

殪

齎

鄒容署



MT
B259.21
8

尙書前錄目
客帝匡謬
分鎮匡謬

尙書前錄目



客帝匡謬

通書前錄

自古以用異國之材爲客卿而今始有客帝客帝者何也曰如滿洲之主中夏是也夫整軍之將司稅之吏一切假客卿於歐美則以雞絲韃鞮之賓旅而爲客帝於中國也何損知是而逐滿之論殆可以息矣抑夫客卿者有用之者也客帝者孰爲之主而與之鑿級者乎明堂大徵不可其勳岱山梁父不載其德盜沃土於中夏而食其賦稅旣無主矣而客於何有曰已矣弗復道矣咸池之均弗可以入里耳矣必若言之吾則曰中夏之天主自漢以來二千餘年而未嘗易其姓也昔者春秋以元統天而以春王爲文王文王孰謂則王愆期以爲仲尼是已歐洲紀年以邪蘇衛臧紀年以釋迦而教皇與達賴刺麻者皆嘗爲其天主中夏之天主非仲尼之世胄則誰乎梅福之訟王章也見新室盜漢之賸而塞之也及王章不可訟而上紹殷之議其指歸則以聖庶奪適爲宗是何忘漢之社稷而爲此闕疏之計邪夫固曰素王不絕黑綠之德不弛則中夏之域亘千百世而有天主若夫攝斧戡掌圖籍者新乎漢乎則猶爾鶴馬蝸之類過乎前而已矣繇福之說苟言大同必有起於側也握石椎而懷神珠者吾民以爲可恃然後君之斯固攤戴也亦不得世及矣若猶是世及也冠冕未裂水

士未西則中夏之共主其必在乎曲阜之小邑而二千年之以帝王自號者特藉周之桓文日本之霸府也苟如是則主其賞罰而不得尸其名位中夏有主則爲霸府於豐鎬秣陵洎維北平者漢乎滿乎亦猶鹵鶴馬蠅之相過乎前而已矣苟攝之者不得其指而自以鎮撫九有若天之有攝提大角斯猶大夫之臚岱其罪不赦此漢唐之所以爲天囚非命而容帝之所以愈迫民以擾逐也難者曰今之衍聖公其蓋則九命其開封則必於京室今倒植其分竊其封之者而帝其受之者其左夫曰已矣弗復道矣吾固曰咸池之均弗可以入里耳矣餘露有言天子不臣二代之後而同時稱王者三是則杞宋之在周世其名則公其實則王也

書梓材以厥臣達士惟邦君止義曰鄒以王爲二王之後

夫以勝國之餘孽不立其圖法不用其官守然猶通三統而王之況朝野皆奉其憲典以綱紀品庶者歟名曰衍聖公其實秦皇也若夫錫命之典自漢之封紹嘉以至於今更十七姓七十有餘主而不能以意廢黜之夫非一代之主所得廢黜者則亦非一代之主所得封也雖微爾封於孔氏之位何損其封則懿主嬪臣之自爲僭濫亦猶乾隆之世英吉利嘗一通聘而遽書之以爲入貢之藩云爾且昔者成周之末王赧已虜而東周特畿內之侯也其於七王當位固不相若亦待祠貢獻惟謹且聽其黜陟焉宋

氏之於金元亦嘗至乎稱臣稱姪矣然而言神州之王統者終不以彼而奪此苟以是爲比則衍聖當帝而人主之常比於桓文霸府也豈顧問哉雖然此猶千載之蠱事臧於石室史官儒生得守空文以持其義而世主未嘗既其實也土箸之后逆取順守尙已方其盛時持重萬鈞環天下而爲臣妾雖臨辟雖固不欲捐其黃屋以朝孔氏之嘗耐斯已泰矣及夫陵夷積弱處逃賁之臺被竊鈇之言大枋旣失執儕於家人寧奉表以臣敵國而猶歸然自謂尊於立聖之裔豈不忸哉乃夫竄旅侵突而爲君者故邇梁遠以華夏爲異類蠶刃所抵類禡厥宗而無所懸痛楊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陰之屠金華之屠昭肉也如黑鷺竊室也如羣鹿其佗培發窖藏掘冢壞陵而取其金鼎玉杯銀尊珠襦之寶以爲儲藏者不可以簿籍計也及統壹天下六官猶耦防營猶設

明末馬阮梁板礮礮爲西防左良玉款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今之駐防則誰防乎名不正言不順二百年泄洩然而不改異夫託

不加賦以爲美名而以胡騎之餽饟剋敵府庫廷有獄訟則漢民必不可以得直廷有劇寇漢臣賢勞而夷其難創夷旣起又置其同族於善地以亂其治吾義士之謀攘逐者亦寧有過職乎遂加於滿人而地割於白人以是爲神州人詢夫故結肝下首而不欲違非其喪志鑑於蜀宋也蜀相之結荆楊也非忘報也彼蔡曹氏則吳不得怨故覆於南郡隳於白帝再

挫之忿而不敢復焉宋與女眞宗禰之痛也引蒙古以滅之終自戕敗廟筭失也故地處其逼執處其陘九世之仇而不敢復焉何者犖牛之鬪玄熊响怒以格其間則二牛皆鬻也且夫今世則又有聖明之客帝椎匈鬻臂以悔二百五十年之過矣彼疏其頑童昵其地主以百姓之不得職爲己大恥將登薦賢輔變革故法使卒越勁使民果毅使吏精廉彊力以禦白人之侮大東辛顛之骨且將倚之以爲安隱若是又可逐乎雖然弗逐則高義殆乎格配天之志殆乎息矣波勝貢於一朝兩族皆償而不顧其後者日莫涂遠之所計雖非少康猶之伍員也中夏雖壞敗寧無其人邪其獲逐滿洲也在今日其不攘逐滿洲也亦在今日客帝誠聖明則必取謨於陸贄引咎降名以方信日處唐書陸贄傳宗議更、大號贄之言皆以時重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禘郊之祭雞次之典天智之玉東序之寶一切上之於孔氏彤弓黃鉞納陸贄一切受之於孔氏遷而改革朝官皆如宗人府丞朝官皆滿漢二員銜宗人府丞則祇一漢員圈地之滿蒙駐防之八旗無置馬甲而除其名糧一切受治於郡縣自將軍以至佐領皆還爲散秩大政既定奏一尺書以告成於孔氏吾讀伊尹書有九主有素王吾讀中經至於勦免鄭注稱猶把也把天子之事有受奕子之帝鄭注謂堯義帝今以素王空帝尸其名位而霸者主其賞罰則吾中夏所君事者固聖豈已其建勦府於域中

則師不陵正而旅不逼師臣民之視客帝非其后辟其長官也霍光也金日磾也李晟也渾瑊也其種系不同而其役使於王室也若一則部曲之翼戴之也漢乎滿乎亦猶菌鷄馬蜩之相過乎前而已矣君臣不屬則報志可以息雖弗攘逐無負於高義然則二族皆寧而梅福之大義且自今始旣其實焉以是流衍於百王而爲憲度其有成勞於中夏也亦大矣難者曰今中國羸病炊之則僵墜五稔必仆雖尊崇孔氏以息內訌其何瘳乎曰尙觀明堂合宮之法官天下則帝孔氏百世丕天之天律非獨爲滑夏之代而已且夫發憤爲天下雄則百稔而不仆怠惰苟安則不及五稔而亦仆吾所議者爲發憤之客帝言也非爲怠惰苟安者言也夫苟怠惰苟安雖采椽茅茨若自處於臣虜可以亡國發憤而爲雄而後以降名主爲可恃也不然則一飯之頃已渙然離邊矣安能五稔

矣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己遠難與尊清者游而作客帝節苟且之心棄本崇教其遠於形執遠矣且漢帝雖孱弱賴其同胤臣民猶或死之滿洲賤族民輕之梃於骨羅其外視亡異歐美故懸軍之陷宛平民稱順民朝士以分主五城食其廩祿伏節而死義者亡一於漢種非人人聞甘備態同異無所擇孰甘其死繇是言之滿洲弗遂欲士之愛

國民之敵，竊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終爲歐美之陪隸已矣。今弗能昌言自主，而以責宣妮之主，拓面欺箝之，以自劾錄而刪是篇。

分鎮匡謬

寇等前錄

與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則莫若分鎮。分鎮尙已，昔唐太宗欲世授節度，而馬周李百藥之倫則謂觀屬且不可以領土，宇其後淮朔不賓，柳宗元祖述其意，作封建論，蓋懼鎮將世及尾大，灑盜黜陟將自主，屬時清明未有外侮，其論議固足以自守也。宋之季而禍發於穹廬，州郡破碎，幕無完樁，里無完室，則李綱始有分鎮之議。雖不竟行，南宋卒賴是以自完。其方部然後知封建有其蹇，而郡縣有其非也。定傾之道一彼而一此，軒轅大角之獸不見，則王者不能以革故及陽節，既盡必守前世故常之論。以外重內輕爲足以虧國家之大，柯此文俗吏之所樂，而知時者故未以是爲權繫也。自明以來，行省則有布政使，主用人治賦，不得操兵柄。其後以輓宇，膠荒非能正衆之丈人，使之節制將吏，不足以爲法。於是，有以大臣爲督撫者，當明之衰，直隸一隅有總督三人，十有三行省，其巡撫乃至二十有九。威權雖衆，簞然所馭，乃不過數郡土宇，既陋不足行其意，終於流寇票突，外患躡迹，如洩澗池而莫之天閤。

此無佗劫於馬李柳氏之論常懼方鎮屈彊不用朝命故寧削弱其土使局促不得自展至於疆宇坼裂而不悔也滿洲起朔方因襲明舊稍省督撫小者不損一行省使教令所下漸及秦遠然猶稟命於六部不敢自擅咸豐之季漢帝已立重以外寇孤清之命陸圻如紮九丸賴大酋明聖樞臣善方畧一昔舉緘膝局之智而破碎之自征自撫自生自殺自予自奪一切屬其權於疆吏是時知兵之臣威令振辟或出其竟外而上不以文法制之卒能讖滅大平盜其天球繇此言之內外之重輕所以爲利害者斷可知矣今方鎮齟齬而四裔乘其敝其極至於虛獨政府使從而劫疆吏一不得有所阻撓割地輸幣無敢有異議彼其所以鉗束者則外輕之效非乎與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則莫若以封建方鎮爲一置燕齊晉宋及東三省爲王畿注措無所變其餘置五道曰關隴附以新疆曰楚蜀附以西藏曰滇黔桂林曰閩粵曰江浙謂三江道各以督撫才者制之冠名以地無以虛辭美稱行政署吏惟其所令歲入貢於泉府者數十萬毋有缺乏扶寸地失惟斯人是問一受其責非喪土錢貢終其身無所易死則代以其屬吏薦於故帥而錫命於朝其布於鄰國則曰斯吾附庸之國也交會約言在是天室弗與知

案聯邦之制雖同等聯邦外交固在中央政府也不同意聯邦無論然清室之於朝館任自遣使既嘗破其例矣

若是則外人不

得挾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歲月以修內政人人親其大吏爭爲效命而天下少安矣夫漢世名位至濫獨壽號乃重於靈龜之鼓蒙古而外非宗室無有處王位者雖五等亦非勳臣不得與此其法昉於漢明之制然明永曆討不庭也何騰蛟則以中湘王封墓其後若金聲桓李定國數子皆剖青圭而正王位其嘗不屯其印不齎何者遭值喪亂則守文之制固運而往矣且古者上公九命子男特五命耳其位乃下於列卿是故成周之典足以度越千世其在中葉惟唐制最中繩其秩親王正一品與三公三司同嗣王郡王則不過從一品降及男國則不過五品故宰相皆公而將帥以郡王封者三十餘輩以李光弼之部王者至于校今俄英之相多以王公稱者遠則唐制而近則西鄰以此崇重方鎮夫何牽於往日之制乎或以唐世河北失馭其端自方鎮之有功始此皆愚儒無知懲旣成之事顧不知其謀始之所以難也使唐無方鎮十道且不能保奚翅失河北而已其卒旅距抗命者以武夫驛突之將勇於趨利而未嘗知方故侵尋至不可制今以文臣而懼其跳踉爲桀寇自唐以來其執覬之哉夫法不外操而兵不中制今自九服以內旬始未出而瓜分固已亟矣瓜分而授之外人孰與瓜分而授之方鎮方鎮雖不肖尙畧得三四人其佗或慝慝無雄畧吾聞曉明之

將帥史可法取劣其次有瞿式耜其次有李定國其次有鄭成功張煌言後出益倥則習於戎事故也始雖愿恣而代之者必雄畧矣其瘡於中制者亦遠矣且夫利不過幅則用足也思不出位則慮周也兵不外募則士附也吏不苟掣則功在也富裔夷之競而求之剽末以覲自全使烝民有立政府緩帶舍是則無長計矣若其檢式羣下和齊縣內徵革更官制則猶篆車之無輶而丁時者或未意是也頌曰皇以閒之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章炳麟曰懷借權之謀言必湊是今督撫色厲中乾諸少年意氣盛壯而新用事者其意畏又過大峯舊臣雖屬以一道弗能任傳曰負且乘盜之招也縱滿洲政府能棄若無收者何夫提挈方夏在新聖不沾沾可以媮取鑑言之莠而剛是篇

魁書目

原學第一

訂孔第二

儒墨第三

儒道第四

儒法第五

儒俠第六

附上武論
徵張良事

儒兵第七

學變第八

學盡第九

王學第十

顏學第十一

清儒第十二

魁書目

學隱第十三

訂實知第十四

通識第十五

原人第十六

序種海上第十七

序種姓下第十八

原變第十九

族制第二十

附許由即
谷諫說

民數第二十一

封禪第二十二

河圖第二十三

方言第二十四

訂文第二十五

附正名
襟義

述圖第二十六

公言第二十七

平等難第二十八

明獨第二十九

冥契第二十

通法第三十一

官統上第三十二

官統中第三十三

官統下第三十四

商鞅第三十五

正葛第三十六

刑官第三十七

定律第三十八

不加賦難第三十九

明農第四十

禁煙草第四十一

定版籍第四十二

制幣第四十三

弭兵難第四十四

經武第四十五

議學第四十六

原教上第四十七

原教下第四十八

爭教第四十九

憂教第五十

訂禮俗第五十一

辨樂第五十二

相宅第五十三

地治第五十四

消極第五十五

尊史第五十六

徵七畧第五十七

哀焚書第五十八

哀清史第五十九 附中國通史略例

襍志第六十

別錄甲第六十一 楊顏 錢

別錄乙第六十二 許二魏 湯李

解辯髮第六十三

叙曰幼慕獨行壯丁患難吾行卻曲廢不中權逐鞠迫言劣自完於皇漢英和二千七百四

十一
年
章
炳
麟
錄

旭
書
目

原學第一

牘書一

視天之鬱蒼蒼立學術者無所因各因地齊政俗材性發舒而名一家希臆言海中有都城
曰韋葢海大神泡斯頓常馳白馬水上而爲渡瀆宗教學中國亦云此非實海者弗能慮造
是也伯禹得龜文謂之九隴惟印度亦曰鴻水作韋斯峯化魚視摩拏以曆史寔曰魚富蘭
那二讖之迹國有大川而饋餉其誣寒冰之地言齊肅善溼之地言舒綽瀛陽之地言恢
詭感也故正名隆禮與於趙竝耕自楚九州五勝怪迂之變在齊稷下地齊然也七雄構爭
故宋鉞尹文始言別宥以聊合驩以調海內雅典共和之政衰貴族執政而道益敗故柏拉
圖欲辨三階以哲學者操主權德在智其次軍士德在勇其次農工商德在節制柏拉圖生於
貴族素處中
民主義至是又懲貴族
主義故構此理想政體周室壞鄭國亂死人多而生人少故列子一推分命歸於厭世御風而行
以近神仙希臆之末甘食好樂而俗淫涵故斯多葛家務爲艱苦作自裁論冀脫離塵垢死
而宴樂其魂魄此其政俗致之矣倍根貪墨爲法官以賄敗以是深觀得其精和故能光
大冥而倡利己路索穿窬脫縱百物無所約制以是深觀得其精和故能光大冥而極自由
莊周曰封侯與治統者其方同也惟其材性也夫地齊限於不通之世一術足以乾量其國

民九隅既達民得以游觀會同斯地齊微矣材性者率特異不過一二人其神智苟上闕青
天違其時則輿人不宜故古者有三因而今之爲術者多觀省社會因其政俗而明一指

訂孔第二

楯書二

遠藤隆吉曰孔子之出於支那實支那之禍本也夫差第韶武制爲邦者四代非守舊也處

於人表至巖高後生自以瞻望弗及神祿其言革一義若有刑戮則守舊自此始故更八十

世而無進取者咎左於孔氏禍本成其詐盡矣遠藤氏支那哲學史章炳麟曰凡說人事固不當以祿詐

應塞惟孔氏聞望之過情有故曰六藝者道墨所周聞故墨子稱詩書春秋多太史中秘書

女商事魏君也衡說之以詩書禮樂從說之以金版六金版六段道家大公書毀也故知女商爲道家異時老墨諸公

不降志於刪定六藝而孔氏擅其威遭焚散復出則關軸自持於孔氏諸子卻走職矣論語

者曖昧三朝記與諸告飭通論多自觸擊也下比孟軻博習故事則賢而短德少歎矣荀卿

以積僞俟化治身以隆禮合羣治天下三代以絕殊魂不貳後王以藝文理百物以禮

宰穀故科條皆務進取而無自蓋荀子王制上言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下言聲則凡非雅者舉廢色則凡非善文者舉廢械用則凡非德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二義亦非

自反雅聲舊文舊器三代所用人間習識者有用五帝之音樂服器於今其正名也世方諸何識論之名學

以爲奇異者則必毀廢故倂汙曰復三代故事則是復古不必遠舉也

而以爲在瓊格拉底亞歷斯大德間桑小勝 說由斯道也雖百里而民獻比肩可也其孔氏

長幼斷可識矣夫孟荀道術皆踊絕孔氏惟才美弗能與等比故終身無魯相之政三千之

化才與道術本各異出而流俗多視是崇墮之近世王守仁之名其學亦席功伐已曾國藩

至微末以橫行爲戎首故士大夫信任其言貴於符節章璽況於孔氏尙有踊者孟軻則躡

矣雖荀卿卻走亦職也荷卿學過孔子尙稱頌以爲本師此則如釋迦初教本近 灰滅及馬嘔龍樹特弘大乘之風而猶以釋迦爲本師也夫自東周之季以至禹

連山息汨作廢九共絕墨子支之祇以自隕老聃喪其徵藏而法守亡五曹無施惟荀卿奄

於先師不用名辯壞故言殺進取失故業墮則其虛譽奪實以至是也雖然孔氏古良史也

輔以北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機玉斗矣談遷嗣之後有七畧孔子死名實足以仇者

漢之劉歆

白河次郎曰從橫家持君主政體所謂壓制主義也老莊派持民主政體所謂自由主義

也孔氏殉皇二者間以合意干繫爲名以權力干繫爲實此儒術所以能爲姦雄利器使

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又不如從橫家明言壓制也案所謂殉皇二者間者本老氏之術儒

者效之猶不若范蠡張良爲甚莊周則於馬臚胠篋諸論特發老氏之覆老莊之爲一家

亦猶輪墨皆爲甄士其攻守則正相反二子亦不可竝論也故今不以利器之說歸曲孔氏餘見儒道篇

儒墨第三

脗書三

春秋孝經皆變周之文從夏之忠而墨子亦曰法禹不法其意而法其度雖知三統不足以爲政蓋於王度者非樂爲大彼苦身勞形以憂天下以若自斃終以自墮者亦非樂爲大何者喜怒生殺之氣作之者聲也故涇然擊鼓士愾怒矣鎗然撞鐃于繼以吹簫而人人知慘悼儒者之頌舞熊經蟻攪以廉制其筋骨使行不愆步戰不愆伐惟以樂倡之故人樂習也無樂則無舞無舞則齠弱多疾疫不能處懍頽將使苦身勞形以憂天下是何以異於騰駕蹇驢而責其登大行之阪矣嗟乎鉅子之傳至秦漢間而斬非其道之不逮申韓商慎惟不自爲計故距之百年而墮夫文始五行之舞遭秦未滅今五經猶可見樂書獨亡其亦昉於六國之季墨者昌言號呼以非樂雖儒者亦鮮誦習焉故灰燼之餘雖有竇公制氏而不能記其尺札也烏虜伏翟之禍至自樊以樊人斯亦酷矣詆其兼愛而謂之無父則未流之曠言有以取譏於君子顧非其本也張載之言曰凡天下疲癯殘疾鰥寡惇獨皆吾兄弟之顛

連而無告者或曰其理一其分殊庸渠知墨氏兼愛之旨將不一理而殊分乎夫墨家宗祀

嚴父以孝視天下孰曰無父詳孝經本夏法說此不具疏至於陵谷之葬三月之服制始於禹禹之世奔命

世也墨翟亦奔命世也伯禽三年而報政曰革其故俗喪三年乃除大公反之五月而報政

然則短喪之制前倡於禹後繼踵於尙父惟晏嬰鑄之廬杖衰麻皆過其職墨子以短喪法

禹於晏嬰則師其熾齋而不能師其居喪斯已左矣雖然以短喪言則禹與大公皆有咎奚

獨墨翟以蔽罪於兼愛謂之無父君子重言之又案水經淇水注論語比考識曰邑名朝歌顏淵不食土

硯凶地故以足盛之使陷車也尋謂水車本墨子事而論語識以爲顏淵此六國儒者從墨非樂之說也至於古樂亦多怪迂誠有宜簡汰者然樂則必無可廢之義

儒道第四 鳩書四

學者謂黃老足以治天下莊氏足以亂天下夫莊周憤世湛濁己不勝其怨而託危言以自

解因以彌論萬物之聚散出於治亂莫得其耦矣其於興廢也何庸老氏之清靜效用於漢

然其言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所以制人者雖范蠡文種不陰鷲於此矣故吾謂儒與道

辨先其陰鷲而後其清靜韓嬰有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國可恥儒道之辨其揚摧

在此耳然自伊尹大公攢亂之才未嘗不以道家言爲急漢苑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大公二百三十七篇迹其行

事與湯文王異術而鉤距之用爲多。今可觀者猶在逸周書。老聃爲柱下史。多識故事。約金版六弢之旨。箸五千言。以爲後世陰謀者法。其治天下同。其術甚異於儒者矣。故周公詆齊國之政。而仲尼不稱伊呂。抑有由也。且夫儒家之術。盜之不過爲新莽。而盜道家之術者。則不失爲田常。漢高祖得木不求。贏財帛。婦女不私取。其始與之。而終以取之。比於誘人以詩禮者。其廟筭已多。夫不幸汗下。以至於盜。而道猶勝於儒。然則憤鳴之夫。有訟言僞儒。無訟言僞道。固其所也。雖然是。亦可謂防竊鉤而逸大盜者也。

儒法第五

尙書五

自管子以形名整齊國。箸書八十六篇。而七略題之曰道家。然則商鞅貴憲。令不害主權術。見韓非定法篇自此始也。道其本已法。其末已今之儒者。聞管仲申商之術。則震栗色變。曰而言襍。

伯惡足與語。治嘗試告以國僑諸葛亮。而誦祝冀爲其後世億。未知僑亮之所以司牧萬民者。其術亦無以異於管仲申商也。然則儒者之道。其不能擯法家亦明已。今夫法家亦得一於周官。而董仲舒之淺事。比引儒附法。則吾不知也。夫法家不厭酷於刑。而厭歧於律。漢文帝時三族法。猶在刑亦酷矣。然斷獄四百。幾於與刑措之治者。其律壹也。律之歧者。不欲妄。

殺人一竊。箠數令一傷人。箠數令大辟之獄。差以米則令誅。自以爲矜。矜用刑。民不妄受。戮矣。不知上歧於律。則下遁於情。而州縣疲於簿書之事。日避吏議。疑疑不暇。給故每蔽一囚。不千金不足以成獄。則寧過而費之。其極上下相蒙。以究於廢弛。是故德意雖深。姦宄瘳。因以暴恣。今日是也。仲舒之沒。事比援附。經讖有事。則有例。比於鄺侯九章。其文已宥。而其例已歧。已用之斯。焚之可也。箠之簡牘。拭之木觚。以教張湯。使一事而進。還於二律。後之廷尉。利其生死。異比。得以因緣爲市。然後棄表。堉之明。而從繆游之蕩。悲夫。儒之盤也。法之弊也。吾觀古爲法者。商鞅無科條。管仲無五曹。令其上如流水。其次不從。則大刑隨之。律不亟見。奚有於歧者。子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烏辱。此可謂儒法之君矣。

儒俠第六

脗書六

漆雕氏之儒。廢而園里有游俠。韓非顯學。漆雕氏之儒。不色撓。不自逃。行曲則違於賊。獲行直則怒於諸侯。是漆雕氏取與游俠相近也。俠者無書。不得附九流。豈惟儒家擯之。八家亦竝擯之。然天下有亟事。非俠士無足屬。疾生之完。趙也。北郭子之白晏嬰也。見呂氏士節篇。自沒一朝。其利及朝野。其視聶政。則擊刺之萌而已矣。且儒者之義。有過於殺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過於除國之大害。扞國之大患者乎。夫平原君。僭上者也。

荀卿以為輔。信陵君矯節者也。荀卿以為拂。見荀子臣道篇世有大儒固舉俠士而并包之。而特其

感慨奮厲。矜一節以自雄者。其稱名有異於儒焉耳。大俠不世出。而擊刺之萌興。雖然。古之

學者。讀書擊劍業成。而武節立。是以司馬相如能論荆軻。說文志樸家荆軻論五篇阿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天下

亂也。義士則狙擊人主。其佗藉交報仇為國民發憤。有為鴟梟於百姓者。則利劍刺之。可以

得志。當世之平刺客則可絕乎。文明之國刑輕而姦諛恆不蔽其辜。非手殺人。未有考竟者

也。康回滔天之在。位賊元元無筭。其事陰沈。法律不得行其罰。議官者廛而去之。雖去其側

黨衆。謹於井里。猶藥疑沮。事當是時。非刺客而鉅姦不息明矣。故擊刺者當亂世則輔民。當

治世則輔法。治世知其輔法而法嚴。嚴於刺客何也。訓曰。大臣能厚蓄積者必浚民以得之。

如子孫之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故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本唐書盧坦傳魏坦語彼攻盜亦掙取

於不道矣。法則無赦。何者。盜與刺客冒法抵禁者衆。則輔法者不得獨貴。以生哲王者知其

裨補於政令。而陰作其氣道之。以義方已矣。今之世資於孔氏之言者寡也。資之莫若十五

儒。雖危起居竟信其志。引重鼎不程其力。鷲蟲攫搏不程勇者。凡言儒者多近仁柔獨行記十五儒皆剛毅特立者。經以孔書記博難

得要領今之教者宜專取儒行。一篇亦猶古人專授教經也。

附上武論徵張良事

楚漢春秋曰淮陰武王反上自擊之淮陰武王韓信也漢世諸王誅死者亦有論無刺王是其比矣言上自擊之者即僞游擊擊事古史文不甚明瞭耳張良居

守上體不安臥輻車中行三四里留侯走東追上簪墮被髮收輻車排戶曰案說文取使也從支取省聲此

非其字當是臂之或字說文拊推獨也從手昔聲此則從支其省聲拊輻車者拊其意陛下即棄天下欲以王葬乎以布衣葬乎上罵曰若翁

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葬乎良曰淮南反於東淮陰害於西案反害字當互諱時淮南未反也淮陰王楚亦在長安東南視淮南則在

西矣恐陛下倚溝壑而終也引見御覽三百九十四世讀大史公書言留侯如婦人好女皆念以為連

謀深婉不兆於聲色間觀其簪墮被髮一何厲也秦漢間游俠之風未墮良又素習於椎

擊者下邳受書而後優游道術以自持忍也而輕俠蹈厲之氣遇亟則亦顯暴固與諸葛

亮謝安之徒異矣武德衰學士慕良樂聞其闊綬寧靖其材性則莫之崇法也是故登為

大帥而不任舉一佩刀謀於軒較之下目可瞻馬

儒兵第七

龜書七

甚矣陰符經之繆也其言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以為殺機之蟄必至是而後起也夫機之在心也疾視作色無往而非殺無殺而非兵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

民之有威力。性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豈必至於折天柱絕地維哉。儒者曰。我善禦寇。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雖文王之用師。莫我勝也。君子曰。田儼其一曰。我善禦敵。仰屋以思。爲兵法百言。雖以不教民戰可也。君子曰。黠而愚。隔差智。故而駭。夫治兵之道。莫徑治氣。以白挺遇刃。十不當二。以刃遇火器。十不當一。以火器遇火器。氣不治。百不當一。治氣者。雖孟荀與穰苴。猶是術也。有本有末而已矣。末而末者。可以擲其本。故蹴鞠列於技巧。漢藝文志。兵家有蹴鞠二十篇。碁勢皇博列於術。藝。隋經籍志。兵家有碁勢四卷。皇博法一卷。案今德意志教墮軍有兵碁。其來遠矣。不知者以爲埃戲也。其知者以爲民性有兵。不能日且而用於寇。故小作其殺機。以鼓其氣。與儒者之鄉射。其練民氣則同。雖孟荀與穰苴。猶是術也。此兵之本也。若夫臨敵之道。則有矣。方機動時。其疾若括。鏃非先治氣。則機不可赴。赴機以先人。而人失其長技矣。故曰。智者善度。巧者善豫。羿死桃楸。不給射。慶忌死劍。不給搏。王守仁知氣。此所以成勝。

學變第八

廌書八

漢晉間。學術則五變。董仲舒以陰陽定法令。垂則博士。教皇也。使學者人人碎義逃難。苟得利祿。而不識遠畧。故楊雄變之以法言。法言持論至剴。易在諸生間。陵矣。王逸因之。爲正部。

論以法言襍錯無主然已亦無高論

正部論元書已亡諸書援引
猶見大略下論亡書準此

顧猥曰顏淵之簞瓢則勝慶封

之玉杯

藝文類聚七十三御
覽七百五十九引

欲以何明而比儼違其倫類蓋忿狷之亢辭也華言積而不足以

昭事理故王充始變其術曰夫筆箸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也作爲論衡趣以正虛妄審鄉背懷疑之論分析百端有所發蘊不避孔氏漢得一人焉足以振恥至於今亦未有能逮者也然善爲蠶芒擢陷而無樞要足以持守斯所謂煩瑣哲學者惟內心之不充頽故言辯而無繼充稱桓君山素丞相之迹存於新論篇定賢新論今亡則桓王之學亦絕或曰今之漢學論在名物不充其文辯其正虛妄審鄉背近之矣東京之衰刑賞無章也儒不可任而發憤者變之以法家王符之爲潛夫論也仲長統之造昌言也崔寔之述政論也皆辨章功實而深嫉浮淫靡靡比於五蠹又惡夫以寬緩之政治衰敝之俗昌言取恢廣上視楊雄諸家牽制儒術奢闊無施而三子閎達矣法家之教任賢考功期於九列皆得其人人有其第官有其伍故姚信士緯作焉亂國學者盛容服而飾辯說以貳人主之心修譽不誅害在詞主二語即阮子正論
之言見意林四引故阮武正論作焉自漢季以至吳魏法家大行而鍾繇陳羣諸葛亮之倫皆以其道見諸行事治法爲章然闢疏者

苟務修古亦欲以是慢其佚蕩故魏衰而說變當魏武任法時孔融已不平於酒幾又嘗論駁肉刑及魏杜恕侗儻任意蓋孟軻之徒也凡法家以爲人性伎驕難與爲善非制之以禮威之以刑不肅故魏世議者言凡人天性多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惟杜恕甚聞之而云已得此盡當乘桴蹈海不能自諧在其間也魏志杜恕傳注引杜恕新書恕爲與性論其書不傳推校之則爲主性善者其作論自謂疏惰飽食父憂行喪在禮多愆孝聲不聞引見意林五荀卿所謂順情性而不事禮義積僞者也蓋自魏武審正名法鍾陳輔之操下至嚴文明以降中州士大夫厭檢括苛碎久矣孰激而遷終以循天性簡小節相上固其道也會在易代興廢之間高朗而不降志者皆陽狂遠人禮法浸微則持論又變其始稽康阮籍之倫極於非堯舜薄湯武載其厭世至導引求神仙而皆崇法老莊立言自此作矣魏晉間言神仙者皆出於其憤激獨葛洪爲金丹藥而疾老莊惡放棄禮法者如仇鑿視抱朴外篇疾謬語其大旨是在是矣蓋吳士未遺禮讓無所忿恚故論多守文及其惑於仙道根諸天性亦視憤世長往者爲甚也凡此五變各從其世雲起海水一東一西一南一北觸高岡象林木而化初世雄逸化成於草昧而取下矣然著書莫易以襍說援比諸家故季漢而降其流不絕漢時周生烈已爲要論其後蔣濟作萬機論譙周作法訓顧譚作新語陸景作典語杜夷作幽求新書楊泉作物理論秦菁唐

滂之徒皆有論箸或稱襍家或緣儒老上者稍見行事興壞其次乃以華言相耀惟荀悅徐
榘爲愈中鑑溫溫懷寶自珍中論樸質理達矣殷基曰質勝文石建文勝質蔡邕文質彬彬
徐幹庶幾也

學盡第九

尙書九

宋之餘烈黷民之學者程朱亡名焉歐陽修蘇軾其孟也修不通六藝正義不習而暇以說
經持之無故譏議以禦人辭人也不辨於名理比合訓言反覆其文自以爲聞道遭大人木
彊而已得尸其名以色取仁居之不疑矣軾之器盡於發策決科上便辭以耀聽者義之正
負朝莫之間不皇計也又飛鉗而善刺也審語默以自衛也不知者一筆墨藏其九知不合
一也九合者不言導人於感忽之間疑立之地以取之故終身言談無覺且聽辯之道甲乙
是非本以簡策校計少多而斷優絀斯道少衰惟後勝以爲倖故軾之詰人媿以後起伏擊
無問其得失盈於算數未也夫程朱雖未竟鈎鈔猶審已求是夸不若修無尋常文墨檢式
不若軾修之烈令媿已者不學而自高賢自謂以文辭承統正體於上立罪素王軾也使人
跌盪而無主設兩可之辯杖無窮之辭遁情以笑謂道可見端而不烈也居謂求學皆若解

閉者以不解解之也。孔子曰：亡而爲有，虛而爲盈，雖乎有恆矣。巫醫尙不可作，況襍學百藝邪？幸有顧炎武、戴震以形名求是之道約之，然猶淺不能勝。何者？淫文破典，駟靡者衆，今即諂士人以程朱，輒勃然以爲侏儒鄙生我矣。諂以修軾，什猶七八，驩舞校其鄉背之數，學之不講，誰之咎也。易說曰：陰羽之鳴，其子和之，不如翰音喪其中孚；中孚之喪，不如大風噫氣落山。風之噫而山材落也，款言所以爲蠱也。嗟乎赫赫皇漢，博士黯之自宋以降，彌又晦蝕來者，雖賢衆寡有數矣。不知新聖哲人持名實以徧詔國民者，將何道也？又不知齊州之學終已不得齒比於西鄰邪？

世言尊君卑臣，小忠爲教，至程朱始甚。此則未是。唐末說春秋者，日衆要以明其事，君盡詔之義，盛均作仲尼，不歷聘解孫郈，作春秋無賢臣論，皆持此旨。宋人張之亦其勢也。然程朱猶有是非然否之辨，程於婦人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蓋一言以爲不智爾。歐陽則壹任名分，無復枉直可辨，其於孫復頌美不盡，正以所見翕合故也。朱元晦亦言明復春秋尊王發微，推言治道療癘可畏，此則歐陽之餘烈已流及朱學矣。吾不謂程朱絕無瑕疵，然即小忠爲教一言，其禍首亦非程朱也。

王學第十

廬書十

王守仁南昌桶岡之功。職其才氣過人而不本於學術。其學術在方策矣。數傳而後。用者徒以濟詐。其言則祇益縵疊。蠱穢何也。王守仁之立義至單也。性情之極意識之微。雖空虛若不可以卷握。其總理紛紜人養魚網。猶將不足。方物是故。古之爲道術者。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莊子天下篇語周官周書。旣然管夷吾韓非。猶因其度而章明之。其後廢絕言無分域。則中夏之科學衰況於言性命者。抱蜀一趣。務爲截削。省要卒不得省。而幾曼衍。則數又亡。以施故校。以浮屠諸論。泰西惟心合理之學說。各爲條牒。參伍以變者。蟄之與昭。跛之與完也。夫浮屠不以單說成義。其末流禪宗者。爲之儒者。習於禪宗。雖經論亦不欲觀。其卒與禪宗偕爲人。鄙義饒乏而尙辭。固齷齪也。嘗試取觀守仁諸說。獨致良知爲自得。其佗皆采自舊聞。工爲集合而無組織。經緯夫其曰人性無善無惡。此本諸胡宏。胡宏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而類者也。陸克所謂人之精神如白紙者也。其曰知行合一。此本諸程頤。程頤曰人必真心了知始發於行如人嘗嗜於虎聞虎則神色乍變其味然貴人聞其名而有好之之色野人則否學者真知亦然若強合於道雖行之必不能持久人性本善以循理而行為順故獨理明則自樂行案此即知行合一之說所始而素者也。徒宋鉅所謂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者也。案以色變爲行是即以心之容爲心之行也。此欲直覺之知本能之行耳。自底倡知德合一說亦謂了解善爲何物。自不得不行之並有先後可序王氏則竟以知行爲一而矣。卒之二者各有兆域。但云不知者必不能行也。云知行合流同起不可也。雖直覺之知本能之行亦必知在行先。得以求其密切忘其距離。猶放鐘而聲發。幾若聲與敏同起。然獨而時除不見。暗爲獨所消。其實每浪光浪。亦非不行而至其間。尚尚有忽微也。要之程氏已滿於一隅。王氏行之其纏甚甚。其於舊書雅記邪。即言堯舜如黃金萬鎰。孔子如黃金九千鎰。則變形於孔融者。融爲聖人優劣論曰。金之優者名曰紫磨。猶人之有聖也。御覽八百十一引即言人心亡時而不求樂。雖喪親者。蓄悲則不悵。哭泣擗踊

所以發舒其哀。且自寧也。則變形於阮籍者。籍爲樂論曰。漢順帝上恭陵。過樊濯。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鳴使左右吟聲。若是豈不佳乎。此謂以悲爲樂也。御覽三百九十二引夫其綴輯故言如此。其衆而世人多震懾之。以爲自得誠自得邪。冥心子思以成於眇合者。其條支必貫其總理。必可以比伍。今讀其書。願若是無組織經緯。邪守仁疾首以攻朱學。且朱學者恆言謂之支離矣。汜濫記志而支離亦職也。今立義至單。其支離猶自若。悲夫。一三三四之數絕。而中夏之科學衰。故持一說者。傀卓於當年。其弟子無由緣循。幹以勝其師。即稍久而浸朽敗。自古皇漢先民以然。非獨守仁一人也。其說曰王氏自得之說。故其知一說此固不可推究。以極其簡何者。其不可言說受。則非良知常言致可能性。衛王氏膠於大學致知之文。以是傳會說。既遠於論理推究之則愈難通。宜其弟子無由快撥也。抑吾聞之守仁以良知自貴。不務誦習。乃者觀

言致可能性。衛王氏膠於大學致知之文。以是傳會說。既遠於論理推究之則愈難通。宜其弟子無由快撥也。

其因襲孔阮其文籍已祕逸矣將鉤沈摭隲以得若說而自諱其讀書邪夫不讀書以爲學學不可久爲是陰務誦習而陽匿藏之自爾漸染其學者若黃宗羲李紱皆博覽侈觀芻及短書然宗羲尙往往以良知自文章言不飾李紱始爲之

顏學第十一

卮書十一

明之衰爲程朱者痿弛而不用爲陸王者奇觚而不恆誦數冥坐與致良知者旣不可任故顏元返道於地官以鄉三物者德行藝也斯之謂格物

案以習行三物爲學無爲傳會格物傳會則格字訓話終不可通

保氏教六

藝者自吉禮以逮芻要三十六凡目也更事久用物多而魂魄疆兵農水火錢穀工虞無不閑習輔世則小大可用不用而氣志亦日以槁駟安用冥求哉觀其折竹爲刀以勝劍客磬控馳射中六的也當明室顛覆東胡入帝而不仕宦蓋不忘乎光復者藉在輓近則騎颿而動旛也故曰勇達德也又數數疚心於宋氏之亡儒生耆老痛摧折才士而不用其尙武則義之所激已然外勅九容九思持之一跬步而不敢墮曲禮自記言行不欺晦冥持志微眇若是斯所以異於陳亮也苦形爲藝以紓民難其至孝惻愴至奔走保塞求亡父北墓以歸講室列弦匏弓矢婦樂而不與衆爲噉斯所以異於墨子也形性內剛字尹芻達體驗駟而

志齊肅。三代之英。羅馬之彥。不遠矣。獨恨其學在物。物物習之。而槩念抽象之用。少其譏朱熹曰。道猶琴也。本作詩書猶琴也。與前後文義皆不合。今以意更正。明於均調節奏之謚。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爲求道。其距千里也。卽又有妄人指謚而曰。是卽琴也。辨音律。協聲均。理性情。通神明。無越於是。謚果可以爲琴乎。故曰。以書爲道。其距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遠也。亦譬之學琴然。歌得其調。撫爛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節。聲求協律。是之謂學琴矣。未爲習琴也。指從志。音從指。清濁疾徐。有常節。鼓有常度。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志與指忘。指與弦忘。私欲不作。而大和在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指不彈。志不會。徒以習謚爲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日不覩耳。不聞徒以謚爲琴。是指薊北而談滇池也。故曰萬里也。錄顏說夫不見其物器而習符號符號。不可用。然筭術之橫從者。數也。數具矣。而物器未形。物器之差率。亦卽無以跳。匿何者。物器叢繆而數抽象也。今夫舍謚以學琴。乃冀其中協音律。亦離於抽象。欲纖息簡而數之也。筭者。謚者。書者。皆符號也。中國自六經百家。以遠官書。旣不能昭晰如謚。故膠於講讀。者。馳繆於古人。而道益遠。非書者。不可用。無良書。則不可用。今不課其良。而課其講讀。

不講讀。即有良書。當一切廢置。邪長書廢而務水火工虞十世以後。將各持一端。以爲教。昔管子明水地以爲集於天地。蒞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惟佗流土人。希臘亦謂宙合皆生於水海。克德斯人。希臘明神火。播於百昌。則爲轉化。藏於海中。乾曠者爲賢人。潤溼者爲愚人。此皆鬼瑣於百物之杪枝。又舉其杪枝以爲大素。則道術自此裂矣。故曰滯於有形。而槩念抽象之用少也。顏氏譏李頤不能以三事三物使人習行。顧終身淪於講說。其學者李憐。王源亦皆懲創空言以有用爲臬。極周之故言。仕學爲一訓。說文仕學也何者。禮不下庶人。非宜於大夫。無所師。故學者猶從掾佐而爲小史。秦法以吏爲師。此革職國之俗而返之三代也九流所萌。藥皆隳人之法。王官之契也。然更歲月久而儒道形名。侵尋張大以爲空言者。社會生生之具。至爻錯古者更世促淺。不煩爲通論。漸漬二三千歲。不推其終始。審其流衍。則維綱不舉。故學有無已而湊於虛。且御者必辨於駿良。玄黃。遠知馬性而近人性之不知射者。必謹於往鏃。擬的。外知物墀而內識墀之不知此其業不火馳乎。其學術不已。懽賴乎。觀今西方之哲學。不齟萬物爲當年效用。和以天倪。上酌其言而民亦沐浴膏澤。雖玄言理學。主於浮屠。末其無云補也。用其不能實事求是而臆理素紛者多。又人人習爲是言。方什伯於三物。是故文實顛

債國以削弱。今即有百人從事於三物。其二則以愛智為空言。言必求是。人之齊量。學之同律。既得矣。雖無用者。方以冥冥膏澤人事。何滯迹之有。顏氏徒見中國久淹於文敵。故一切以地官為事守。而使人無窈窕曠間之地。非有佗也。亦不知槩念抽象則然也。雖然。自荀卿而後。顏氏則可謂大儒矣。案荀子解蔽云。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般。其為人。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妾可謂能自彊矣。有子惡臥而梓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關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強何忍。何危。故濁明外於清明。內景聖人。縱其欲。象其情。而制焉。著理矣。夫何強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據是則至人無危。其次猶有關居。靜思。關欲。遠聲者。以此思仁是非。李侗所謂默坐。激心。體切天理者。邪。故知此事無與禪宗特以藏息自治。任人自為。不容載諸學官。律令。故師保諸職。未有一言及此。顏氏謂非全屏此功。亦視思仁之道。大輕矣。斯其不逮荀子者也。

清儒第十二

樞書十二

古之言虛。以為兩繡之間。當其無繡。本墨子經上繡即樞柱上小方木也。六藝者。凡言六藝。在周為禮樂射御書數。在漢為六經。此自古今異語。各不相因。言者各就便宜。無為。

古詩積三千餘篇。其佗益。翰。觸。無。協。仲。尼。劉。其。什。九。而。弗。能。貫。之。以。繡。問。故。曰。達。於。九。流。非。儒。家。擅。之。也。六。藝。史。也。上。古。以。史。為。天。官。其。記。錄。有。近。於。神。話。宗。教。學。崇。論。曰。古。者。祭。司。皆。僧。侶。其。祭。祀。率。有。定。時。故。因。歲。時。之。計。算。而。與。天。文。之。觀。測。至。於。法。律。組。織。亦。因。測。定。歲。時。以。施。命。令。是。在。僧。侶。則。為。歷。算。之。根。本。教。權。因。掌。歷。數。於。是。掌。紀。年。歷。史。記。錄。之。風。如。猶。奕。列。王。紀。略。民。數。紀。略。並。列。入。聖。書。中。日。本。志。部。氏。亦。掌。古。記。錄。印。度。之。富。蘭。那。即。紀。年。書。也。且。僧。侶。兼。司。教。育。故。學。術。多。出。其。口。或。稱。神。造。則。以。研。究。天。然。為。天。然。科。學。所。自。始。或。因。神。祇。以。立。傳。記。或。說。字。宙。始。終。以。定。教。旨。斯。其。流。源。錄。矣。案。此。則。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也。人。言。六。經。皆。史。未。知。古。史。皆。經。也。

於九流非儒家擅之也。六藝史也。上古以史為天官。其記錄有近於神話。宗。教。學。崇。論。曰。古。者。祭。司。皆。僧。侶。其。祭。祀。率。有。定。時。故。因。歲。時。之。計。算。而。與。天。文。之。觀。測。至。於。法。律。組。織。亦。因。測。定。歲。時。以。施。命。令。是。在。僧。侶。則。為。歷。算。之。根。本。教。權。因。掌。歷。數。於。是。掌。紀。年。歷。史。記。錄。之。風。如。猶。奕。列。王。紀。略。民。數。紀。略。並。列。入。聖。書。中。日。本。志。部。氏。亦。掌。古。記。錄。印。度。之。富。蘭。那。即。紀。年。書。也。且。僧。侶。兼。司。教。育。故。學。術。多。出。其。口。或。稱。神。造。則。以。研。究。天。然。為。天。然。科。學。所。自。始。或。因。神。祇。以。立。傳。記。或。說。字。宙。始。終。以。定。教。旨。斯。其。流。源。錄。矣。案。此。則。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也。人。言。六。經。皆。史。未。知。古。史。皆。經。也。

學說則駁易之爲道披佗告拉斯家希臘學派以爲凡百事物皆模效數理其性質有相爲正

者十種。一曰有限無限。二曰奇耦。三曰一多。四曰左右。五曰牝牡。六曰靜動。七曰直線曲線。

八曰昏明。九曰善惡。十曰平方直角。天地不率其秩序不能以成萬物盡之矣。案是說所謂十性其八皆周易

中恆義。惟直線曲線平方直角。一性易。無明文莊。周易通義曰。曲成萬物在周。轉爲句股。弦引伸之爲和。爲較。言

得一角則諸角可以推也。易不言句股。弦而言曲成何也。句股。弦不能器萬物。故一言曲成萬物。又言不遠也。天之運

行十二辰。曲成也。地之山川。彎澗。曲成也。人物之筋骸。行動。詩若薄伽梵歌。書若富蘭那神話。下取民義

曲成也。故言曲成。可以該周。牌言周。牌不可以該曲成也。詩若薄伽梵歌。書若富蘭那神話。下取民義

而上與九天出王。惟樂猶倭馬。賦陀黑邪柔。大贊論祝詞及諸密語有黑白二邪柔矣。鳥獸將將。天雀率舞。觀其

徵召而怪迂。侏大可知也。禮春秋者。其言雅馴。近人世。故荀子爲之隆禮義。殺詩書。禮義隆

則士禮周官。與夫公冠奔喪之典。襍沓竝出。而借列於經。詩書殺則伏生刪百篇。而爲二十

九。尚書大傳明言六誓五誥其篇具在。伏嘗伏書所無。如湯誥者。雖序在百篇。而不與焉。以是知二十九篇伏生

自定其目。乃就百篇殺之。特此其辭於孔子耳。謂授讀未卒。遽死者。非也。知殺詩書之說。則近儒謂孔子本無百篇

壁中之書者。欲萃篇齊詩之說。五際六情。皮頌與園風。而舉二雅。宗廟之樂也。唯二雅述王者政教。故四

始五際。專用二雅。不用頌。頌案劉子駿。序大常博士曰。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蓋過

矣。三家詩皆殺本經。而專取其一。表今可見者。獨齊詩。齊詩怪誕。誠不可爲典要。以證荀說。行於漢儒。爾雖然治

經。恆以誦法討論。爲劑。誦法者。以其義束身。而有隆殺討論者。以其事觀世。有其隆之。無或

殺也。西京之儒。其誦法。既隱隘。事不周浹。而比次之。是故。齟差失實。猶以師說。效用於王官

制法凌事。茲益害也。杜賈馬鄭之倫。作即知博國不在敦古博其別記。稽其法度。覈其名實。論其社會。以觀世。而六莠復返於史。神話之病。不瀆於今。其源流清濁之所處。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昭然察矣。亂於魏晉。及宋明。益蕩繼漢有作。而次清儒。

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餘。華多忌。故歌詩文史。稽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

三事皆有作者然其弗逮宋明遠甚

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蹕吝矣。始故明職方。郎崑山顧炎武。爲唐韻正。易詩本音。古韻始明。其後言聲音訓詁者。槩焉大原闡若瓊。撰古文尙書疏證。定東晉晚書。爲作僞學者宗。之濟陽張爾岐。始明儀禮。而德清胡渭。審察地望。系之禹貢。皆爲碩儒。然草創未精博。時縲襍。宋明調言。其成學。審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先棟時。有何焯。陳景雲。沈德潛。皆尙洽通。襍治經史文辭。至棟承其父士奇。學揖志。經術撰九經古義。周易述。明堂大道錄。古文尙書考。左傳補注。始精眇。不惑於譏。聞然亦過濫。百家嘗注後漢書。及王士禛詩。其餘筆語。尤衆。棟弟子有江聲。余蕭客。聲爲尙書集注。音疏。蕭客爲古經解。鈎沈大共。篤於尊信。綴次古義。鮮下已見。而王鳴盛。錢大昕。亦被其風。稍益發舒。教於揚州。則汪中。劉台拱。李

博賈田祖以次興起蕭客弟子甘泉江藩復續周易述皆陳義爾雅淵乎古訓是則者也。震生休寧受學婺源江永治小學禮經算術輿地皆深通其鄉里同學有金榜程瑤田後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瑛培暈也皆善治禮而瑤田兼通水地聲律工菽穀食之學震又教於京師任大椿盧文弨孔廣森皆從問業弟子取知名者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玉裁爲六書音韻表以解說文說文明念孫疏廣雅以經傳諸子轉相證明諸古書文義詰詘者皆理解授子引之爲經傳釋詞明三古辭氣漢儒所不能理解其小學訓詁自魏以來未嘗有也。王引之嘗被詔修字典今字典總妄如故嘗虛署其名邪抑朽益之不足刻彫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孫詒讓皆承念孫之學樾爲古書疑義舉例辨古人稱名牴牾者各從條列使人無所疑眩尤微不至世多以段王俞孫爲經儒卒取精者乃在小學往往近名家者流非漢世凡將急就之儕也凡戴學數家分析條理皆今密嚴礫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與蘇州諸學殊矣然自明末有浙東之學萬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師事餘姚黃宗羲稱說禮經禊陳漢宋而斯同獨尊史法其後餘姚邵晉涵鄞全祖望繼之尤善言明末遺事會稽章學誠爲文史校讎諸通義以復歆固之學其卓約過史通而說禮者羈縻不絕定海黃式三傳浙東學始與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禮書

通故。三代度制大定。唯漸江上下諸學說亦至是完集云。初大湖之濱。蘇常松江大倉諸邑。其民佚麗。自晚明以來。意爲文辭比興。歛食會同。以博依相問難。故好劉覽而無紀綱。其流風徧江之南北。惠棟與猶尙該洽。百氏樂文采者。相與依違之。及戴震起。休寧休寧於江南爲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學深邃。言直覈而無溫藉。不便文士。震始入四庫館。諸儒皆震竦之。願斂衽爲弟子。天下視文士漸輕。文士與經儒始交惡。而江淮間治文辭者。故有方苞。姚範。劉大櫆。皆產桐城。以效法曾鞏。歸有光。相高。亦願尸程朱爲後世。謂之桐城義法。震爲孟子字義疏證。以明材性學者。自是薄程朱。桐城諸家。本未得程朱要領。徒援引庸末大言自壯。案方苞田自寒素。雖未識程朱深旨。其孝友嚴整躬行。足多矣。諸姚生於執綉綺縠之間。特稍恬淡。自持席富厚者。自易爲之。其佗躬行未有聞者。既非誠求宋學。委蛇寧澹。亦不足稱實踐斯愈厚也。故尤被輕蔑。範從子姚鼐。欲從震學。震謝之。猶亟以微言匡飭。鼐不平。數持論詆樸學殘碎。其後方東樹爲漢學商兌。徽章益分。陽湖惲敬陸繼輅亦陰自桐城受義法。其餘爲儷辭者衆。或陽奉戴氏。實不與其學相容。儷辭諸家。獨在中。稱頌戴氏學已不類。其佗率多辭人。或略近惠氏。戴則絕遠。夫經說尙樸質。而文辭貴優衍。其分涂自然也。文士旣已墜蕩。自喜又恥。不習經典。於是。有常州今文之學。務爲瑰意眇辭。以便文士。今文者。春秋公羊詩齊尙書伏生而排斥周官左氏春秋毛詩馬鄭尙書。然皆以

公羊爲宗始武進莊存與與戴震同時獨憲治公羊氏作春秋正辭猶稱說周官其徒陽湖劉逢祿始專主董生李育爲公羊釋例屬辭比事類列彰較亦不欲苟爲恢詭然其辭義溫厚能使覽者說繹及長洲宋翔鳳取善傳會牽引飾說或采翼奉諸家而襍以讖緯神秘之辭翔鳳嘗語人曰說文始一而終亥卽古之歸藏也其義瑰璋而文特華妙與治樸學者異術故文士尤利之道光末邵陽魏源夸誕好言經世嘗以術奸說貴人不遇晚官高郵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爲名高然素不知師法畧例又不識字作詩書古微凡詩今文有齊魯韓書今文有歐陽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齊魯大小夏侯尤相攻擊如仇讎源一切混合之所不能通卽歸之古文尤亂越無條理仁和龔自珍段玉裁外孫也稍知書亦治公羊與魏源相稱譽而仁和邵懿辰爲尙書通義禮經通論指逸書十六篇逸禮三十九篇爲劉歆矯造顧反信東晉古文稱論不衰斯所謂倒植者要之三子皆好爲姚易卓犖之辭欲以前漢經術助其文采不素習繩墨故所論支離自陷乃往往如讖語惟德清戴望述公羊以贊論語爲有師法而湘潭王闈運竝注五經闈運弟子有資州廖平傳其學時有新義以莊周爲儒術說雖不根然猶愈魏源輩絕無倫類者大抵清世經儒自今文而外大體與漢儒絕異

不以經術明治亂。故短於風議。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於求是。短長雖異。要之皆徵其文明。何者。傳記通論。闊遠難用。固不周於治亂。建議而不讎。夸誣何益。魘鬼象緯。五行占卦之術。以宗教蔽六藝。怪妄。孰與斷之人道。夷六藝於古史。徒料簡事類。不曰吐言爲律。則上世社會汗鑿之迹。猶大畧可知。以此綜貫。則可以明進化。以此裂分。則可以審因革。故惟惠棟張惠言諸家。其治周易不能無摺。撫陰陽。其佗幾於屏閣。雖或瑣碎。識小庶將遠於巫祝者矣。晚有番禺陳澧。當惠戴學衰。今文家又守章句。不調洽於佗書。始矧合漢宋爲諸通義。及讀書記。以鄭立朱熹遺說。取多故。棄其大體。絕異者。獨取小小翁盍以爲比類。此猶捕豪於干馬。必有其分。別色理同者。澧旣善傳會。諸顯貴務名者。多張之。弟子稍尙記誦。以言談勸說。取人。仲長子曰。天下學士有三姦焉。實不知。詳不言。一也。竊佗人之說。以成己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見意林五引昌言

自古今文師法散絕。則唐有五經周禮儀禮諸疏。宋人斲之。命曰十三經注疏。然易用王弼。書用枚頤。左氏春秋用杜預。孝經用唐立宗。皆不厭人望。枚頤僞爲古文。仍世以爲壁藏於宣父。其當刊正久矣。毛鄭傳注無間也。疏人或未通。故言多違其本。至清世爲疏者。易有惠

棟述江藩李林松述補用荀爽二家為主兼采漢儒各家及乾鑿度諸緯書張惠言虞氏義書有江聲集注音疏孫星衍古

今文注疏皆削僞古文其注孫川大傳史記馬鄭為主江開入己說然皆采自古書未有以意斂析者詩有陳奐傳疏用毛傳周禮有孫詒讓正義

儀禮有胡培塈正義春秋左傳有劉文淇正義用賈服注不具則兼采杜解公羊傳有陳立義疏論語有劉

寶楫正義孝經有皮錫瑞鄭注疏爾雅有邵晉涵正義郝懿行義疏孟子有焦循正義詩疏

稍膠其佗皆過舊釋用物精多時使之也惟禮記穀梁傳獨闕將孔疏翔實後儒弗能加而

穀梁氏淡泊鮮味治之者稀前無所襲非一人所能就故佗易有姚配中著周易姚氏學書有劉逢

祿著書序述開尚詩有馬瑞辰著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著毛詩後箋探賾達旨或高出新疏上若惠士奇段玉

裁之於周禮惠有禮說段段玉裁王鳴盛之於尚書段有古文尚書撰異王有尚書後案劉逢祿凌曙包慎官之於

公羊劉有公羊何氏釋例及解詁箋惠棟之於左氏有補注皆新疏所本也焦循為易通釋取諸卦爻

中文字聲類相比者從其方部觸類而長所到冰釋或以天元一術通之雖陳義屈奇詭更

師法亦足以名其家黃式三為論語後案時有善言異於先師信美而不離其極者也穀梁

傳惟疾康為可觀著穀梁禮證其餘大氏疏闡禮記在三禮間故無專書訓說陳喬樞俞樾均為

鄭詩考江永有訓義擇言皆短促不能具大體其佗禮經綱目江永五禮通考秦蕙田禮箋金檮田

禮說金鶴

禮書通故黃以周

諸書博綜

三禮則四十九篇在其中矣

然流俗言十三經

孟子故

儒家宜出

唯孝經論語七畧入之

六藝使專爲一種亦以尊聖

泰甚

其時俗六藝者官書

異於口說禮堂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

禮記論語聖籍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後漢書曹爽傳新禮以二尺四寸簡是官書之長周漢不異

孝經謙

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

本鉤命淺及

以是知二書故不爲經宜隸論語儒家出

孝經使傳禮記通論

凡名經者不皆正經置子容經亦禮之傳記也

即十三經者當財減也至於古之六藝唐宋注疏所

不存者逸周書則校釋於朱右曾尙書歐陽夏侯遺說則考於陳喬樞三家詩遺說考於陳

澠樞齊詩翼氏學疏證於陳喬樞大戴禮記補注於孔廣森國語疏於龔麗正董增齡其扶

微輔弱亦足多云及夫單篇通論醇美埒固者不可勝數一言一事必求其徵雖時有穿鑿

弗能越其繩尺寧若計簿善承豈視而不惟其道以俟後之咨於故實而考迹上世社會者

舉而措之則質文蕃變較然如丹墨可別也然故明故訓者多說諸子唯古史亦以度制事

狀徵驗其務觀世知化不欲以經術致用灼然矣若康熙雖正乾隆三世纂修七經辭義往

往鄙倍雖蔡沈陳澧爲之臣僕而不敢辭時援古義又椎鈍弗能理解譬如薰蕕襍糶徒觀

其汗點耳而徇俗賤儒如朱彝尊顧棟高任啓運之徒膏學冥行奮筆無忤所謂鄉曲之學

深可忿疾譬之斗管何足選也

學隱第十三

廬書十三

魏源默深爲李申者傳稱乾隆中葉惠定宇戴東原程易疇江叔溼段若膺王懷祖錢曉徵孫淵如及臧在東兄弟爭治漢學錮天下智惠爲無用包世臣慎伯則言東原終身任館職然揣其必能從政二者交岐繇今驗之魏源則信矣吾特未知其言用者爲何主用也處無望之世銜其術畧出則足以佐寇反是欲與寇競卽羅網周密虞候迤互執羽籥除暴終不可得進退蹇能事無所寫非施之訓詁且安施邪古者經師如伏生鄭康成陸元朗竊書箋注豈實泊然不爲生民哀樂亦遭世則然也今觀世儒如李光地湯斌張廷玉者朝讀書百篇夕見行事其用則賢矣若夫袁宏之頌荀彧者曰始救生人終明風槩數子其能瞻望乎哉故曰大儒臚傳小儒壓顛詩禮之用則然比度於無用者孰賢不肖則較然察矣定宇歿漢學數公皆樞樹東原爲大師其識度深淺誠人人殊異若東原者觀其遺書規摹閱遠執志故可知當是時知中夏蹙蹙不可爲爲之無魚子蠃蝨之勢足以藉手士皆思偷惕祿仕久矣則懼夫諧媚爲疏附竊仁義於戾之門者故教之漢學絕其恢譎異謀使廢則中權

出則朝隱。如是足也。借使中用如魏源。能反其所述。聖武記以爲一書。才士悉然。東原方承流。奔命不給。何至彙項自繫。縛漢學之拙哉。或曰。弁冕之制。紳芻之度。今世爲取微。而諸儒流洙討論。以存其概畧。是亦當務之用也。任幼植等弁服釋例。幼植之學。出自東原。張皋文著。儀禮圖畧。文學出金輔之。輔之與東原亦最相善。

訂實知第十四

卮書十四

號鍾樂之至和也。彈以穆羽。惟中期能辨其律者。非號鐘爲中期調。爲佗人流嘶也。千歲之青囊。二代寶之非格人。則不兆。是孰爲神靈哉。夫孔子吹律而知其姓。占鼎折足而知魯人之勝越也。亦若此矣。王充曰。聖人不前知。藉於物也。嘗試截解谷之管。使充以中聲。吹之。能知己姓。所出乎。夫不藉物而知。謂之鬼神。如童善鳥鳴之屬。皆通言鬼神。非謂天神人鬼。藉於物而知。謂之聖人。徒知仁聖義中和。聖本一德。毛詩凱風傳。聖教也。說文。聖通也。故昭明萬形不滯。一隅者。謂之聖人。亦猶今言通人而已。春秋時。稱臧武仲爲聖人。非爲過情之譽。若後世言神聖者。無所取爾。若上中仁智以下。雖藉物猶不知也。古今人表。列上中仁人。上下智人。然非以其德。器材性區。分徒以仁智標目而已。今用其義。詹何聖於牛。楊翁仲聖於馬。樛里子聖於地。其術皆聖也。搏澗壹思不足。以窮通。至於聖人。則具矣。雖然。其末也。夫三統之復。文質之變。聖人以上。知千世下。知千世則不藉於物矣。堯知稷契。後皆王。周公知齊魯。彊弱孰與高祖之測。吳濩。溥。聖五十年。故挈萬祀之風教。而射之崇朝者。非聖哲莫能也。既知政教。又以

暇游菽藉物以誦其姓名人地則綠圖幡薄自此作雖然其纏者在姓名人地而鑿者在政教則聖人所以作綠圖幡薄者其本末可知樓炭也萬歲歷祠也

隋釋籍志五行家
有萬歲歷祠二卷

皇極經世

也筭人之藉物亦以知來其鑿在彼不在此是以非聖人之知也今夫熒惑之占墳星之課無益於民物而巫咸好之然其昭朗則不在是知此者可以知聖人之知矣

通識第十五

卮書十五

積愛爲仁積仁爲靈

說苑修文篇語

夫靈何眩譎奇觚之有以其隱哀人偶萬物而視以己之髮膚

髮膚有觸夫誰不感覺是故其疴養則知之其怖怒哀喜則知之其微聲如蟬如蟋蟀則知之其積筭至不可布筭則知之泰上之讖運而往矣其次生於亡國逸民將冒白刃灌九族

以赴難而不可集內恕孔悲以期來者惟愛惡之相攻取而亦詞謀於千年故史者爲藏往識者爲知來

凡緯書豫言來事徵驗實衆前史所書不可誣也然其說經往往譌謬誠以用在知來而識往非其所事爾近世諸識文義鄙倍多出期未遺賢其言來事亦信多驗而往者所不言也

其次假

設其事已不知來而後卒有應者

如王莽時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此非定知爲劉秀也而光武世此亦無與中夏革命之事而凡謀反者皆喜自稱彌勒及韓山童以是鼓舞其子林兒卒稱號十有二年事雖不集香軍皆奉其正朔雖明祖亦俟林兒歿後始建吳元亦可謂帝王之符矣良由識記既布人心所歸在是而帝者亦就其名以結人望故始雖假設卒應於後也

何者金木毒藥械用接構皆生於惡惡生於愛陶栗愀悲亦生於愛愛而

幾通於蕩漠矣。宗教學樂論曰：熱情惱憤動生人最大之欲求是欲求者或因意識或因半意識而以支配寫象，印至以構造世界內由理想外依神力期於實現圓滿若猶交詩篇所載豫言從全國人心之敬畏以頌美邪和瓦，每飯非諛輒曰何時得見彌塞亞也其在支那是等宗教觀念之發言亦甚不少周雖萬邦其命惟新亦冀望成就之辭也然則世界觀之本於欲求者無往而或異下逮瑣末鄙事寧能適是勿論何人勿執何時有不親歷其境者乎亦有不比於空華然不悟理想雖空其實力所撼動者終至實見其事狀而獲愛之精者口耳勿能諭假於星歷五行以爲旌旗筭術之有代數則然也好方者滯其名象欲一切以是推究來者是以其言殖悍而不婁中章炳麟曰：京房張衡譙周郭璞之倫僵尸干祀不再起矣黃道周哉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原人第十六

檀書十六

赭石赤銅箸乎山荇藻浮乎江湖魚浮乎藪澤果然攫狙攀援乎大陵之麓求明昭蘇而漸爲生人人之始皆一尺之鱗也化有蚤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獲而戎夏殊含生之類不爪牙而能言者古者有戎狄不比於人而輓近諱之余以所聞名家者流斥天下之中央則燕之北越之南是已然則自大瀛海以內外爲渾洲者五赤黑之民冒沒輕儇不與論氣類如歐美者則越海而皆爲中國其與吾華夏黃白之異而皆爲有德慧術知之氓是故古者稱歐

洲曰大秦。大秦即羅馬其曰大秦者明非本籍乃實中國所號猶彼士以震旦稱我也明其同於中國異於葷鬻獠戎之殘忍彼其地非

無戎狄也處冰海者則有哀斯基穆人燼瑞西普魯士而有之者則嘗有北狄倣擾希臘及

於雅典者則嘗有黑拉古利夷族夫孰謂大地神皋之無戎狄而特不得以是乾白人耳戎

狄之生歐美亞一也。在亞細亞者舊國亡。亞細亞比倫亞述之屬禮義冠帶之族厥西曰震旦東曰日本

侘不著錄。本監輔曰朝鮮者韃靼之苗裔余以營州之域自虞氏時箸圖籍矣卒成於箕

子衛滿文教之盛與上國同風宜不得與韃靼為一族意者三韓濊貉之種姓屬處其壤則

猶俄之有鮮卑。西伯利亞或作錫伯即鮮卑與之有匈牙利歟。印匈總之傳於禹籍者近是其佗大幕之南

北蒙古厄魯特之窟蔓延幾萬里犬種曰狄亦自謂出於狼鹿。凡犬種等名皆野人自號及此方以相鄙夷者然其獷悍豈賤不異禽畜

故因其可以非人而非人之說詳序種姓上篇東北絕遠水至乎挹婁多種曰貉。越以東滇交趾以南內及荆楚之深

山蛇種曰蠻。閩河遼之間驅牛羊而食。運酪而飲。旃靡而處者羊種曰羌。錫亦從羊然與羌異義日知錄三十二曰羯本

地名上黨武鄉小羯室晉時匈奴人入居之後因號胡戎為羯是羯為地名非種類名與羌之羊種人防者殊矣自回鶻之入則羌稍陵遲衰微亦掘殺不得

析是數族者在亞細亞洲則謂之戎狄其化皆晚其性皆獷雖合九共之辯有口者而不能

予之華夏之名也。惟西南焦僥從人長三尺莫知其誰氏。要之印度。印度本白種自吠陀以來皆學實勝中夏而北岡之族亦

今尚稱蠻民。衛藏與西域三十六國皆猶有順理之性。則神農黃帝所不能外。亦其種類相似。亦交野半也。與震日比。猶艾之與蒿。猶橘之與枳。夫西徼以外。自古未嘗重得志於中國。而南方三苗之裔。尤獷愚無文理條貫。惟引弓之國。嘗盜有冀州。或割其半。而卒有居三島六武以臨禹之域者。其遂為人乎。非也。其肖人形也。若禹與爲也。其能人言也。若狴狴也。其不敢狂惑大倍於人義也。若羿麟也。羿麟雖馴。天祿辟邪。雖神不列於人。吾珍之字之不獮殺之而止。其種類不足民。其酋豪不足君。烏乎民獸之不秩。紘也。千有五百歲矣。凡大逆無道者。莫勵篡竊。篡竊三世以後。民皆其民。壤皆其壤。苟無大害於其黔首。則從雅俗而後辟之。亦可矣。異種者。雖傳銅瑯。至於萬億世。而不得撫有其民。何者。位蟲獸於屏展之前。居雖崇。令雖行。其君之實安在。虎而冠之。緩狙而衣之。雖設醢醢。非士冠禮也。夫龍舉於華甬之下。乘雲翬。負凌兢。霖雨注天下。號令非不施也。吾不事之以雨師之神。民獸之辨亦居可見矣。案海內南經云。鳥陸國在北胸。之西其爲人人。而長臂。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尋鼻。鼻即鬣鬣。乃亦稱人。稱國蓋人獸之界。此程茂本無一定子之過。濫則鼻鬣。尚以人言。况戎狄邪。若專以文理條貫格之。則戎狄特稍進於鳥陽。宋云人也。不以形不以言。不以地。不以位。不以號。令種性非文。九趨不日人。惟行進乃自變耳。舊唐書突厥傳。頡利部落。來降溫彥博。請置於塞下。曰古先王有教。無賴突厥。以命歸我。教以禮法。盡爲農民。是說以類爲種類。或奉教則種類自化。然雖進於戎狄。而部與中國固殊云。種性文雖以罪辜。磔亦人。若夫華夏而臣胡。

虜之酋者寧自處於牧圍操壘而從之則謂之臣矣雖然德之建也民之無援也以大人
豈弟其忍使七十二王之萌庶戕虐於諸戎而不拊其死不人兮其生也故假手於臣異類
以全秦氏之民既臣矣仁故不代王義故七十而致政臣道也不持以例民力耕冥息珍
食美衣老幼以相字夫婦以相驩朋友以相掖其名與實未嘗聽命於戎人彊與之以聽命
之名則猶曰聽命於龍其何不辨辦之而不濫彈之而不設隱括惟政令之一出一入曰以
是分戎夏烏乎民獸之不秩叙也久矣辨之而不濫彈之而不設隱括曰彼撫有九域自吾
祖禰至今世以食毛踐土據流俗語是則未諦於北山之雅人楚之辛尹之言也彼周世也井田
未廢則天子經畧諸侯正封九咳之土莫不曰王田而置農官以督之則民猶賃而耕者也
其言若是豈不中哉自秦漢以後井田廢約劑在民間後魏至唐雖有均田然無公私之別又
世業在口分外此終與井田異旨也民歸
德於君文飾其辭則亦曰食毛踐土此非事實也譬則以重華之聖頌其君銅印以上皆習
之爲恆言而心知其夸誣也亦明矣當秦漢以後中國之君而猶若是況異類乎彼棄其戈
壁而盜居吾膏腴則踐我土也彼舍其麋鹿雉兔而盜食吾菽粟則食我毛也彼方踐我土
食我毛而曰我踐彼土食彼毛其言之不應其肺腸歟不然何其戾也希臘之臣服土耳其

也數百歲矣。一昔潰去而四鄰輔之以自立。莫敢加之叛亂之名者。無佗。種族殊也。意大利初并於日耳曼。逾年百五十而米蘭與倫巴多人始立民主斯其爲殊類也。間不容翹忽耳。然猶不欲以異佗人。繇是觀之。興復舊物。雖耕夫紅女將有任焉。異國之不忍安忍異種。異教之不耦。俱奚耦。俱無教之狼麀。君子觀於明氏之史。如劉基者。其於爲震旦盡矣。難者曰。淳維之祖猶吳之祖。今獸匈奴而民秦。伯悖曰。匈奴之犬種先淳維生矣。已夏王之胤。娶胡牝以爲婦。而傳胄焉。其胄非人也。豈直淳維鄧瞞在三季矣。苟效吳秦。伯雖被髮文身。以奔楊州之域。地故無異種。孰不曰人。若種類非也。滂石之入帝蒙古之全制。其猶是封豕巨魚也。凡疇姓今雖進化然猶當辨其部族無令紛糅且夫春秋以吳越從狄者。謂其左衽同浴。不自別於異類。故因是以早損之不謂其素非人。若趙盾許止之弑。被之空言。而不敢辭。非曰其以刃刺也。今蠻閩廣東福建之域。宅五帝之子姓矣。其民有世系。其風俗同九州。其與沙漠之異族。舞干戚而盜帝位者。其可同乎。故曰五者不足言。而種性重也。難者曰。必緹亞洲之戎狄。而褒進歐美使歐美之人入而握吾之靈。則震且將降心厭志以事之乎。曰是何言也。其貴同其部族不同。觀於黃書知吾民之皆出於軒轅。余以姜姓之氏族上及烈山與任宿之風。自蒼牙則謂之皆。

出於葛天可也。說詳序種姓上篇海隅蒼生皆葛天之胄廣輪萬里皆葛天之宅以葛天之宅而使侂

人制之是則祭寢廟者亡其大宗而以異姓爲主後也安論其戎狄與貴種哉其拒之一矣

余秩乎民獸辨乎部族故以雲門之樂聽之大司樂注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一切以

種類爲斷是以綜覈人之形名則是非昭乎天地

序種姓上第十七

禮書十七

凡地球以上人種五其色黃白黑赤流黃畫地州處風教語言勿能相通其小別六十有三

西人巴爾科所分然自大古生民近者二十萬歲近世人類學者以石層藥骨推定生民之始最近當距今二十萬年其遠者距今五十萬年如舊約所述不踰萬年其義非是有襍殺則民種羈縻不均古者民知漁獵其次畜牧逐水草而無封豸重以部族戰爭更相

俘虜靡處互效各失其本燥溼槍熱之異而理色變化牡接構之異而顛骨變社會階級之

異而風教變號令契約之異而語言變故今世種同者古或異種異者古或同要以有史爲

限斷則謂之歷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言人種學者一曰太初有黃黑二民或云白黑又曰

生民始黃人各異議亡定說方夏之族自科派利考見石刻訂其出於加爾特亞東踰葱嶺

與九黎三苗戰始自大嶧至禹然後得其志徵之六藝傳記蓋近密合矣其後人文盛自爲

一族與加爾特亞漸別。其比鄰諸部落有禮俗章服食味異者。文謂之夷。野謂之狄。貉羌蠻
閩。擬以蟲獸明其所出。非人自貴。其種而鳥獸殊族者。烝人之性所同也。然自皇世。民未知
父。獨有母。系叢部數姓。集合自本所出。率動植而爲女神者。相與葆祠之。其名曰託德模。見
通古斯
社會學遭侮釀嘲有以也。何者。野人天性闕誕。其語言又簡寡。凡虛墓間穴宅動物。則眩以
死者所化。故埃及人信蠅。蝠亞拉伯人信海麻。海麻者。梟一種也。皆因其翔舞墓地。以爲祖
父神靈所託。其有稱號名諡。各從其性行者。若加倫民族。常舉鷲虎狼。驢自名。達科侖婦人
或名白貂。或名鷓鴣。足或名鼪鼠。箠其白皙。輕趨馬廓落民族。以師子祝其王。亞細亞埃及
諸國。以金牛祝其王。仍世而後。以語簡弗能達意。旨忘其表象。鳥獸其祖。則自是舉以爲族
名矣。故排鳩亞尼民族。有巴加多拉者。鰐族民也。有排鳩衣尼者。鰐族民也。有巴多拉西者。
魚族民也。忒安種有虎族師子族馬爵族鳩亞尼。獸廓名族。其屬科倫克多民族。崇信狼及
白項鳥。其傳爲造種者。是故狼爲大族。其下小別。則有熊族。鷲族。海豚族。亞爾加。海鳥族。白
項鳥爲大族。其下小別。則有鵝族。蝦蟆族。鼈族。梟族。海師子族。狼。白項鳥爲全部神祖。其小
別諸近祖次之植物亦然。加倫民族常以絮名其婦人。亞拉畫科民族常以淡巴菴名久亦

爲祖剖哀柏落人有淡巴菘蘆葦二族謂其自二再生也其近而鄰中夏者蒙古滿州推本其祖一自以爲狼鹿一自以爲朱果藉其寵神久矣中國雖文明古者母系未廢契之子姓自玄馭名禹之似姓自慈苜名知其母吞食而不爲祖亦猶草昧之緒風也夏后與母系始絕往往以官字諡邑爲氏而因生賜姓者寡自是女子稱姓男子稱氏氏復遠迹其姓以別婚姻故有帝繫世本掌之史官所以辨章氏族芻羅爵里且使椎髻鳥言之族無敢干紀以亂大從及漢魏世守其牒則時以門資勳伐援傅要其大體未嘗凌襍也拓跋氏始變戎姓以從漢氏唐世諸歸化人或錫之皇族以爲殊寵明太祖與令北虜割裂姓氏與漢合符則統系燮然焚亂矣懿亦建國大陸之上廣員萬里黔首浩穰其始故不一族太皞以降力政經營并包殊族使種姓和齊以遵率王道者數矣文字政教旣一其始異者其終且醇化是故淳維姜戎出夏后四岳也竄幽爲異卽亦因而異之丹驪朝蜀越朝會稽馴而爲同同則亦同也然則自有書契以世本堯典爲斷庶方駁姓悉爲一宗所謂歷史民族然矣自爾有歸化者因其類例并包兼容魏周金元之民扶服厥角以奔明氏明氏視以攜養彘子宜不於中夏有點若其乘時僭盜比於歸化類例固殊焉有異常不赦善夫王夫之曰聖人先

號萬姓而示以獨貴保其所貴。匡其終亂。施於孫子。須於後聖。可禪可鬻。可革而不可使異類間之。不其然乎。方今歐美諸國。或主國民。或主族民。國民者。湊政府。族民者。湊種姓。其言族民。亦多本歷史起自輓近者。中國故重家族。常自尊賢。自世本以後。晉有賈弼。姓氏簿狀。梁有王僧孺。百家譜。在唐元和。姓纂。宋而姓氏書。辨證皆整。具有期驗。唯廣韻。猶箸錄漢唐諸姓。其重種族如是。元泰定刻廣韻。始一切刊去之。亦足以見九能之士。不貴其種。而甘爲降虜者衆也。顧炎武遭東胡亂。華獨發憤。欲綜理前典。爲姓氏書。未就。其目曰。姓本第一。封國第二。氏別第三。秦漢以來。姓氏合并。第四。北姓第五。遼金元姓第六。襍改姓第七。無徵第八。其條貫度齊。至明烏虜。正大。大夫君子。邦人諸友之知方而治國聞者。戶言師。願君。願弗師。其綜理姓氏。余於顧君。未能執鞭也。亦欲因其凡目。第次種別體大。宜嫻爲一書。今以蠱犢就建姓本氏及蕃族亂氏者。爲序種姓篇。以俟後王之五史。

宗國加爾特亞者。蓋古所謂葛天。

呂氏春秋古樂篇。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古今人表。大曆氏後。十九代。其一曰葛天氏。御覽七十八引。遁甲開山圖。女媧氏沒。

後有十五代。皆漢唐體之。其一曰葛天氏。案自大曆以下。諸氏皆加爾特亞君長東來者。而一代獨得其名。上古稱號不齊之故。其實葛天一國名。歷代所公加爾特亞者。爾亞皆除音中國語。簡去之。遂曰加特。亦曰葛天。

地直小亞細亞南其人種。初爲葉開特亞。後與西米特科種合生。加爾特亞人。其舊紀曰。先鴻水。

有十王凡四十三萬二千年鴻水後八十六王凡三萬三千九十一年其次有崇特亞僭主

八王二百二十四年其次十一王其次爲加爾特亞朝四十九王四百五十八年其次爲亞

拉伯朝九王二百四十五年其次四十五王五百二十六年其書爲巴比倫人披落沙所紀披落沙共和紀元五百八十年人然始

統一加爾特亞者爲薩爾宮一世當共和紀元以前二千九百六十年共和紀元與歐洲邪齋紀元相差八百四十一筭

其後至亞拉伯朝以巴比倫爲京師當共和紀元前七百年其後二百五十年爲小亞細

亞滅之薩爾宮者神農也或稱薩爾宮爲神農古對音正合促其音曰石耳御覽七十八引春秋命歷序曰有神人名石耳號皇神農先薩爾宮

有福巴夫者伏戲也後薩爾宮有尼科黃特者黃帝也其教授文字稱蒼格者蒼頡也其佗

部落或王於循米爾故曰循蜚或王於梯爾基故曰因提或王於丹通故曰禪通東來也

橫度昆侖昆侖者譯言華俗字土也故建國曰華昆侖直拍米爾高原拍米爾者波斯語譯

言屋極也故曰天皇被迹於柱州之昆侖通甲開山圖語極與柱皆狀其山之高其殉行者自衛藏衛藏昔言圖

伯特故曰人皇出刑馬山提地之國通甲開山圖語提地與圖伯特一番之轉華陽國志謂巴蜀本人皇苗裔是人皇由衛藏入蜀也二事皆元和汪榮寶說義證瑣鑿特未知天

則天皇即大暉如命歷序人皇九頭紀以後有五龍紀始漸及伏戲則天皇非其人矣古事茫昧難究明也

州故有四岳長民十二故有十二牧民曰黑頭故稱黔首文字如楔故作八卦陶土爲文故

植碑表尊祀木星故占得歲異名紀月如釋天正月為陔以下十二名巴比倫亦有之故貞孟陬故曰中國種姓之出加爾特亞者此其徵也

上古亞衣倫圖有柏勒罕法典其言部酋之富亡於土地視牛羊繇殖耳凡佗部罪人因事脫竄或以同部爭戰人人離散將入竟牝牛貴人登高陵而集合之編其牧豎為一隊介以征伐畧奪佗部畜產被畧奪者又貸之牝牛貴人則定其賃藉貢納希臘初世及加爾特亞羅馬沙遜佛朗哥斯拉夫人皆然加爾特亞鴻水前第一皇以牝牛獸帶為統治符號斯其所謂牝牛貴人者哉上世畜牧善豢者彊易曰離麗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其卦言畜牝牛吉此謂牝牛貴人集合逋逃以編軍隊者周易釋前史而書其成事若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等語皆非臆造牝牛事特釋隱耳虞州伯稱牧牧亦視牛及夫賃藉貢納悉自貴人定之則井田食邑自此始矣

文明之民戰勝之國大氏起自海濱為其交通易也獨中夏王迹基隴坻垂山間非自殊方東度亡繇五帝本紀曰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一曰玄跽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次曰昌意降居若水索隱曰江水若水皆在蜀水經曰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是為帝顓頊帝嚳高辛者父曰螭極螭極父曰玄跽若然黃帝葬於橋山地在秦隴

而項譽皆自蜀土入帝中國其後譽子放勳以唐侯升帝位稍東及舜之生世本言在西城

所謂媯虛或作西西城於漢隸漢中而公孫尼子曰舜牧羊於潢陽御覽八百三十三引潢陽者漢陽之

譌漢陽凡漢水之陽皆得稱之此所指自在六國表曰禹興西羌湯起於亳集解徐廣曰京兆社縣有亳亭周以豐鎬

伐殷蜀王本紀言禹汶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然則舜禹皆興蜀漢與項譽同地卽上世

封畧舒於西方盛於東南審矣傳稱大暉都陳神農少暉都曲阜顓頊都衛舜虞邑實河東

地禹父曰崇伯鯀後爲夏室在陽城中嶽下是五都皆偏東亦其征伐所至則留戍之而帝

者因以爲宅若周作雒邑以爲天下大濙非其本都察其本都與區阻深以麗王公西方之

人歟

自黃帝入中國與土箸君長蚩尤戰於阪泉夷其宗少皞氏衰九黎亂德顓頊定之當堯時

三苗不庭遏絕其世竄之三危其遺種尙在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不修德義外內相間

下撓其民民無所附夏禹伐之三苗以亡自是俚繇諸族分保荆粵至今自禹滅三苗而齊

州爲寧宅民無返志與加爾特亞浸遠察彼土石刻契者亞細亞人卒居商邑未聞其歸也

至周穆王始從河宗柏夭禮致河典以極西土其傳言西膜者西米特科舊曰西膜亞細亞

及前後巴比倫前巴比倫即加爾特亞皆其種人。膜禱者西膜之穀也。膜拜者西膜之谷也。膜畫者西膜

之酋也。其訓沙漠及南膜拜皆非是。又言至於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此以箋東西同言。至

於黑水。西膜之所謂鴻鷺。鴻鷺者神壇也。加爾特亞人所奉。取上神命曰衣路。其名與希伯

來人所奉哀路西摩亞拉伯人所奉亞拉聲皆展轉相似。則鴻鷺其近之矣。又西膜種事亞

普路神義曰上天之子。姓轉入希臘。變音曰亞泡路。而爲光明潔清之神。聲類皆似鴻鷺。大

氏其神壇在黑水云。當穆王時。蓋先共和紀元二百餘歲。即加爾特亞既滅於亞細亞矣。然

猶覽其風土。省其土女。莊周曰。蒼國舊都望之。嗚然。雖比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猶之。嗚

然。況見見聞聞者也。其後鄴風思西方美人。而小雅言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卷髮

如蠶。臺笠野服。不可施於都人。緇布冠者。始冠冠而做之。後不竟簪。正義亦設此疑而云。士以上

貌而儉者。服緇布。案詩明言。彼都人士。何得以爲庶人。且婦人斂髮無髻。即執親其卷者。正義謂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

非周宗法服。而念在西膜舊民也。

穆傳又曰。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案釋地。以西王母爲四荒西母。與西膜同

音。王閼音也。西膜民族始見。猶矣。舊約本諾亞子名。其後以稱種族。遂名其地。穆王見其部

人之大酋大酋者復以地被號若書有將蒲姑齊桓之斬孤竹皆以國名名其君也古者人君執神權常自謂攝天帝是故西山經言西王母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頭戴勝宜卽加爾特亞所奉尼加爾神其形半如人半如虎者非大酋形體然其所攝之神則然也漢地理志言臨羌西北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及弱水崑崙山洞此其寢廟適在而地絕遠矣

穆傳又曰至於羣玉之山容成氏之所守先王之所謂卅府此亦信矣自薩爾宮一世已建置書藏其書皆陶瓦爲之而彫刻楔文於方面其厚三寸其長三寸或至三尺六寸寶書復朽陶土於外更刻其文故歷五千餘祀以至今日外雖毀剝內書尙完具可讀中國初爲書

契亦然觀說文訓專爲紡專又訓曰六寸簿足明古者以紡專任書其後有簿忽今字作笏笏也簿也手版也三者異名同實書思對命亦以專名厥後稱諸卅籍曰簿其義相引申矣夫上世無竹帛赫隲獨取

陶瓦任文籍之用其山產玉則亦因而采之足以攝代故羣玉爲卅府宜也薩爾宮之在中國斲木爲柶揉木爲耒不舉文學而亦無教令獨爲書藏於其故國後王懷之知其自來稱之曰先王穆王旣西狩因紀銘迹於縣圃之上弇山之石亦以西膜民族本以瓦石爲書則而效之所以崇法先民則刻石紀功自此始

章炳麟曰：尙考方夏種族所出得其符驗而姓氏次之。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其後亦或以官賜姓。故曰：徹官有百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自品以下皆稱曰氏。而得氏者亦多術。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諡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祝匠陶段梓倉庚，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鳥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然上世自母系廢，絕諸姓會，取而爲父系同盟，則邦邑種族姓氏三者時替，亂弗能理。何者？大上民各保其邑，落百里之國，而種族以是爲稱。其後稍有蹊隧，乃更以王者之都爲號。故舜稱其民曰庶虞，大戴禮記四代篇於時雜三號，與庶虞庶虞動盡征。禹稱其民曰諸夏，說文夏中，周稱殷民曰庶殷，書召作于乘，爲所王年，稱民命及帝綬，盡征庶虞，草是也。既命殷庶，庶殷不作，皆以京師，遂言民種。近世四裔或稱吾民曰漢，亦或曰唐，則邑居種族其弗辨哉。姜姓也。逋子爲氏羌，後漢書曰西羌之別，本蓋姜姓之別。馬氏也。援之潰卒爲馬留，隋書時稱馬留，今曰馬來由。其種族又因姓氏起。云自帝繫世本推述民族，其姓氏放，出五帝五帝之臣庶，非斬無苗裔爾。晉語曰：黃帝以

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河圖亦言慶都生堯於伊祁御覽一百三十五引然則豪右貴種因其邦實爲姓細民無姓而亦從其長者黃帝十四子分長一部則因之姓其國地與民盟誓合符同徽不得異志亦猶北虜烏桓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後漢書烏桓傳援之遺卒隋末學衍至三百戶而皆從其故帥同氏曰馬矣當是時史籍較略民無謚諡仍世相習則人人自謂出於帝子稷契之託高辛是也又上世習於戰鬪鈔暴而攤衆多者常勝其遇外族亡命常尉薦拊循之以爲己子希臘古史有言受諸神以赫喬里神爲養子而羅馬尼爾巴帝之世其俗日浸惟中國亦然離言牝牛則詳矣又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說曰突者六也倒子爲去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然則異族亡命倍其家長而畜逋逃者方啣嫗之其後亦共爲一姓所謂技工兄弟者矣社會學以技工兄弟別於天屬兄弟近在明世薦紳之家蒼頭百人是時承平亡戰特以飢寒質鬻然猶舍其氏族以從主人況於五帝部落至疆攻伐所至則摧破以術招携而佗族革而從之也則宜及夫分氣受形正體於上以守宗祊者雖多亦十而一已若緯書苗興之說恆以帝者受命功在遠祖雖起自草茅必其前世嘗爲貴種陵夷而在早隸者以實推之不亦遠乎謚系至周世始精鑿可信夏商猶懼未諦前此多亂緯書尤甚上世同部男女苟午交會無夫婦名戰勝畧佗

族女始專屬得正其位號故敗則丁壯旄倪悉裁獨處女被矜全使侍房閨蔣濟萬機論曰黃帝不好戰四帝各以方色稱號邊城日警介冑不釋黃帝歎曰主失於國其臣再嫁厥病

之由非養寇邪遂即營壘以滅四帝令黃帝不虎變與俗同道則其民臣亦嫁於四帝矣御覽

七十九引案將許魏人其言必有所據 誦是言之師失其律則弱女流嫁彰也其次不以纍囚罽器使服力役於

是有漸養隸圉則勝者常在督制系統而敗者常在供給系統一部悉主一部悉伏地爲僮

僕轉相掘殺同處一域猶不能廢階級印度摩尼法典制國人爲四階象世異禮中國亦云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早早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

臣臺馬有園牛有牧以共百事隸僚以下其始皆俘虜而後漸以懲謫罪人一人一族升降

不恆則階級自是廢也然其賈販齊民猶以財力相君江左區區旅寓葦葦一婢之身重婢

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繡漿酒糶肉者故不可勝紀至有列戟以游敖飾兵以驅

叱宋書周朗傳痛夫十等之法隸以下迭相君臣其名則喪實故在也夫妃匹亞旅始皆畧自

佗族而與玉石重器金布畜產同俘故一切資產視之後世傳其遺法帑者金幣所藏也說文

則稱婦子曰帑藏本者文書器物之府也周禮宰而婢僕以臧獲稱書序有俘寶玉春秋

傳言內實四政明其所克獲撫有則人與資產不殊也其次怯懦者亡所畧取而歆專有故
 矧合部人相爲盟誓使凡畧於佗部之婦其息女皆從母姓則無嫌於內娶自是一部得并
 包數姓而多縣屬母系及父系既盛豈俗未變猶丈夫稱氏女子稱姓然其名實愆矣父系
 之始造丈夫各私其子其媚妬甚故羌胡殺首子所以盪腸正世漢王章對成帝語而越東有軼沐之
 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墨子節葬下篇何者婦初來也疑挾佗姓遺腹以至故生子則
 棄長而畜穉其傳世受胙亦在少子至今蒙古猶然名少子則增言幹赤斤幹赤斤譯言竈
 也謂其世守父竈若言不喪七鬯矣中國自三后代起宗法立長獨荆楚居南方其風教與
 冀沈徐豫間殊時襍百濮諸民種其俗立少故傳曰楚國之舉恒在少者左氏文元年傳文戶水寬人春秋時代楚國相
續法曰秦楚熊渠卒子熊樂紅立樂紅卒其弟代立曰熊延又熊嚴有子四人長子伯霜次子仲雪
 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熊霜卒三弟爭立是亦未嘗立少蓋楚國民間之法也其成法然也宗
 法雖萌芽夏商間逮周始定以適長承祀凡宗別子爲祖繼別者爲大宗繼高曾祖禰者爲
 小宗大宗百世不遷小宗四親盡絕服竭而移矣婚姻則別以姓宗法則別以氏置司商以
 協名姓而小史掌奠繫世辨昭穆警矇鼓琴瑟以諷誦之故能昭明百姓無失舊貫遭戰國
 兵亂官失其守人知氏而忘繫姓賴有世本公子謹等識其始卒然弗能人人籀讀故自周

季至今宗法顛墜。豪宗有族長皆推其長老有德者。不以宗子婚姻。亦以氏別。雖崔郭唐杜灼然知出於一姓。猶相與為匹。罔禮極而遷。固所以為後王之道也。凡姓世世不易。然其緣因母族。不廢父系者。或一人二姓。故舜姓兼姚。越為禹後。則姓似為楚族。則姓錫。土因生而各統其德者。父子則亦殊姓。咎繇偃姓。其子伯益而嬴。唐堯祁姓。其子丹朱而狸。矣。及夫異系同姓。惟部落禩。更迭雄長。以為故然。則黃帝十四子。其一釐姓。釐亦作儻其一依姓。晉語禹生均國。其後為毛民。亦以依姓。山海經長狄氏。亦以釐姓。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猶釐姓也。山海經凡山海經姓氏世系之說。多有糞亂姑依用之。凡氏數傳。則易有支庶。別氏於大宗。孟孫之有子服。季孫之有公鉏。荀氏之有中行。也有亡逃懼禍。而更氏。夫繁王奔楚。為堂谿氏。伍員屬子於齊。為王孫氏。智果別族於大史。為輔氏。也有兼官邑字。而為數氏。士又曰隨。范荀。又曰智。郤。又曰冀也。夫氏於國邑者。封君以為恆義。及漢末絕。故趙兼因國。以氏周陽。漢書酷吏傳而折像者。其先折侯張江。後漢書方術折像傳然氏王父字者。竟亡。其以事志。則久更。躋駮。喪實。晉之羊舌大夫者。或傳說。李果事。夸矣。中行穆子。嘗一相投壺。因以事氏。風俗通義案相投壺。事在左氏昭十二年。而投氏亦言本之郇伯。以投策稱。此其割裂。而成譌者。廣韻十九。以漢有郇。郇投壺。本自郇伯。為周繆內族。桓王伐鄭。投先驅。以策其後。氏焉。壽郇伯投策。史傳無徵。而中行本分於荀氏。則知投壺氏。變為投氏。其人尚自知。

荀比苗裔然已忘得氏所由遂造投策之說凡姓氏書多
展謂傳論而變復爲單之氏尤易傳會所謂割裂成論也 姓氏之大別炳炳如此其失男子猶或稱姓當

周時楚有彭仲爽於鄭姚句耳也而漢有東平嬴公姜姓箸者尤衆宜慕本返始者所爲觀

晉士氏出於劉曼絕迹千年不稱其族及士會藥子在秦則復故爲劉氏氏有返始其或返

而稱姓宜矣亦有姓氏同言弗能審別若僖姓任姓出黃帝祁姓出堯曹姓出祝融其在周

世曹有僖負羈晉有祁奚潛夫論志氏姓云晉之公族祁氏亦有祁氏是也其於黃帝子祁姓下亦引晉祁奚則非也 皆以其謚號封邑氏風姓之

任周之曹叔末裔竝氏其國與彼四姓者絕異故彭姚嬴姜或其氏族適與古姓同言不詭

自更也獨漢子南君嘉褒魯侯公子寬用奉二王先聖祠祀返姓曰姬漢書恩澤族表 是乃爲慕本

耳氏同者公孫桓穆之倫國有而非一姓及夫夏出陳之少西齊出衛之齊惡秦出魯之莖

父非伯禹尙父非子之裔以故國爲氏者其不同亦猶負羈與僖姓之別也夫王基產東

萊與大原王沈爲婚孔思晦祖尼父而與孔末之後別族見元史孔思晦傳 雖在叔季猶知其文字適

同其繫世則不一祖古之人乎宜觀於是察矣章炳麟曰余以姓氏分際貞之世本芻蕪六

韞故言而志姓謚蓋堯典言百姓今可箸錄者五十有二大睥風姓炎帝姜姓黃帝姬姓其

子青陽蒼林因之其一亦稱青陽是爲少暉與夷鼓同爲己姓餘子爲酉姓祁姓滕姓晉語作滕

潛夫論 葳姓任姓荷姓音語誤為荷從廣 姑姓儂姓依姓而堯亦為祁姓高辛之子棄

亦為姬姓高辛為房姓古史考見御覽七十八引 子契為子姓堯子丹朱為狸姓虞舜為姚姓亦曰媯姓夏

后禹為鈞姓詩下 顯頊孫吳回為火正亦曰回祿有子陸終生長子樊為己姓其後董父別

為董姓三子篋為彭姓後復別為禿姓四子求言為妘姓五子安為曹姓後復別為斟姓六

子季連為季姓咎繇顯頊裔子也為偃姓子化益為嬴姓此三十姓皆有譜牒繫世出於帝

王夏時有仍曰緡姓左哀元年傳后稽方娠女子舉姓故賈侍中曰緡有仍之姓也 周以前霍國曰真姓史記三代世表索隱引世本 殷遺民在

晉者曰懷姓左定四年傳 樊氏尹氏曰慶姓潛夫論志氏姓 春秋時四國胡曰歸姓鄧曰曼姓狄曰隗姓

陰戎曰允姓此八姓者不知所自出而山海經復有句姓似即荷姓疑不能明也 於姓阿姓盼姓桑姓幾

姓鮑姓威姓銷姓烈姓氣姓或絜神聖而分在夷狄之域說文有玆姓嬖姓嬖姓說文又云嬖殷諸侯為亂

疑姓也春秋傳曰商有妣邵洪亮吉曰妣妣類幸並同音蓋即有莘國也則說文言疑姓者不為定據又曰偃人姓段氏據廣韻知出何承天靈文又曰靈姓也亦屬妄增是等皆後世撰氏為姓者故皆不錄 皆史官所

不載者山海經雖夸其道神歷有巫咸巫即巫勝巫彭巫姑巫真水經涑水注作真 巫禮亦作履 巫抵巫

謝巫羅大荒西經 巫陽巫相巫凡濟內西經 咸彭盼真咸即 姓也其他九巫宜皆以姓箸者疑事之不

可質尚已其國風姓任宿須句顛奧巴流黃辛氏流黃鄧氏見海內經海內西經巴鄧與姬姓之巴鄧異國周之辛甲蓋出大皞鄧舒則不

知何別也凡山海經不盡可信節取其雅馴者如此姜姓有逢齊紀焦申呂許向州萊姜戎姬姓黃帝子絕已姓沈似葦黃

鄰酉姓白狄潛夫論志氏姓作酒婚即酉祁姓黃帝子絕膝姓絕臧姓滑齊潛夫論志氏姓非周時滑齊任姓謝章薛舒呂

與莘寄姜姓之呂異國祝終泉畢過擊隄苟姓樓疏據潛夫論有之然其為國為氏未諳姑據為國僖姓長狄作倭者由來誤黍也姑姓南燕密須

偃儂姓依姓絕堯之祁姓唐杜鑄棄之姬姓周也分爲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郟離曹滕畢原

鄠郚邠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吳虞虢東號鄭丹鄭語桓公取十邑中有丹國呂覽直諫荆文王得丹之姬故潛夫論五德志姬姓有丹燕隗楊

芮彤賈耿魏滑密沈唐隨息巴方養潛夫論五德志有劉單召榮甘鮮虞驪戎大戎房姓絕子姓殷也

分爲來宋空桐稚髦北殷時蕭黎小戎狸姓房傅氏不知其國也姚姓媯姓虞遂陳廬似姓

夏也分爲有扈有南斟灌斟尋彤城費杞鄆褰莘冥越匈奴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葛董姓謨

夷參龍彭姓大彭豕韋禿姓舟人妘姓鄆檜路偃陽郟曹姓鄆莒鄭語明言莒為曹姓韋解又言莒為已姓大史公又以莒

為風姓是鄭斟姓絕牟姓楚夔羅越偃姓六蓼舒庸舒鳩桐許英氏嬴姓秦徐梁趙葛郟莒鄭

三姓也姓莒鍾離運奄菟裘將梁江黃修魚白冥緡姓有仍真姓霍懷姓國絕慶姓尹樊駘潛夫論

三姓樊尹駘秦駘宜即駘越世家正義引輿地志交趾周時為駘越秦時曰西甌南越及甌駘皆牟姓也言姓氏者古今不一此無多怪歸姓胡曼姓鄆陳姓赤狄也分爲洛

泉徐蒲甲氏留吁鐸辰膚咎如皋落氏允姓陰戎句姓以下國在山海經者皆不能正言其

地姬。然。亦。然。惟。威。氏。有。南。威。不。知。其。女。出。何。國。也。

威國策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朝女子舉姓南之威猶莊子齊物論言麗之姬也尋說文威姑也

漢律曰婦告威姑然威姑即君姑說文君威則威可借為君明矣訓威為姑殊非本義廣雅釋親姑謂之威亦承其誤竊以威本人姓故其字從女爾南威之國尚無所考至廣韻引風俗通義云威姓齊威王之後此則男子繫氏而非周封黃帝之後於薊重黎之後有程伯高辛之後有商比大夏不識其姓以一人苗裔分數姓故凡此有姓之國大略具矣其支庶分析各為氏族則不具記曰芟夷其偽者而本氏可觀也

序種姓下第十八

魁書十八

堯舜彭鏗雖在世古之名族箸於世本潛夫論者不二三而在亦未能指其廬井識其裔木也大人不悲故姓之彫而悲夫戎部代起以滑吾宗室者明大祖革虜姓令就漢族漢族文二者削其一自是繫謀凌襍不可辯理顧炎武嘗憤痛之然夷漢之殺何渠自明世當晉之衰而拏錯相亂者既有萌矣若淵勒稱劉石與赤縣箸族相棍非獨一二獨孤曰劉而相似者三杜伯自堯獨孤渾曰杜而相似者四房自丹朱屋引曰房而相似者五世皆曰中夏無金氏盡金曰禪裔也至廣韻則本其出於白帝金天之胃又複姓有金留氏其後削一不可知隋文帝時新羅王金真平遣使入貢隋東蕃風俗記曰金姓相承三十餘葉矣通典一百八十五引新

羅本辰韓種辰韓耆老自言秦時亡命至此自隋而上三十餘葉則金氏故秦族也今在中國者曰碑與金天亦不知何別也齊大夫有長孫修世本曰食邑於唐其孫仕晉後號唐孫氏漢世治孝經者猶曰長孫見漢書文志 暉暉自神明出拓跋之部亦有長孫氏若無忌等粲然爲索虜其淪隱者未能明也叔孫亦然與魯三家同號周姬姓也魏獻帝次兄普氏署焉寤風姓也宿六斤氏署焉梁羸姓也拔列蘭氏署焉周之單子自文武魏之單氏自可單上黨之黎自黎侯河南之黎自素黎凡朱氏自邾婁索頭之朱自渴獨渾于之鼻祖自邾叔其在東海有定國爲漢丞相北庭之于自万忸于更氏曰侯侂本於宣多自賀吐更氏曰竇侂本於廣國自沒鹿回鮑氏箸者於漢有宣在齊曰叔牙竊之者自俟力伐寇氏在漢恂取卓犖爲大官本蘇忿生爲周司寇後以官氏竊之者自若口引羽之韻爲大夫於鄭竊之者自羽弗連之稱齊臣也竊之者自是連費之長房在漢爲方士禱於蜀執國兵秉一曰自大費至紂臣費仲亦曰自夏禹出於江夏一曰魯季孫後也竊之者自費連田千秋者以乘小車稱車丞相子孫氏之竊之者自車焜黃帝之師或曰封鉅者實受族曰封竊之者自是賁字云或曰祝融後也又曰縉雲氏者受族曰雲竊之者自宥連畢公之子曰季孫食采於潘楚則

有潘崇破多羅氏。撫之共叔與段干木後。皆曰段檀石槐之後。匹碑撫之揚之在晉。食於步以爲族。步鹿根氏。撫之漢之興而有陸賈妻。敬陸者步六孤氏。撫之婁者伊婁氏。匹婁氏。撫之漢之亡而王莽有臣曰甄豐。都原甄氏。撫之北林氏曰林。錯於放北。敦氏曰北。錯於北。明侯伏斤氏曰伏。錯於博士勝賀兒氏曰兒。錯於御史大夫寬。可地延氏曰延。錯於京兆尹篤如羅氏曰如。錯於陳郡丞淳漢之守巴郡者鹿旗。見風俗通義戎亂之自阿鹿桓。龐儉母曰艾。見風俗通義戎亂之自去斤。齊建之後曰王家。戎亂之自阿布思。此惟安東王氏唐成德節度使王庭湊即胡種也且拓跋曰元齊。見風俗通義歡曰高。尉遲曰尉。胡臧曰渾。則元暉高奚尉繚渾罕之裔。殆皆絕矣。漢唐事有蒲昌。見風俗通義武都之氏而有蒲洪。洪更氏曰符。符今遷諱爲符云中古魯頌公孫雅仕秦爲符璽令。以得符氏望於琅邪。此故有符也。漢大尉曰橋玄。望於梁國。其後書不正爲喬。喬者匈奴貴姓。而世爲輔相。箸於前代錄。漢則不旣是其文籍。躋駁以亂官族。亦以悲矣。何氏亦有廬江東海陳郡三望。本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譌變而爲何。武仕晚漢爲名臣。妥父以緹。脚胡入郢。而竊其宗。吳公子柯廬其後爲柯。利用於柯拔。夔有之。獨風俗通義言吳夫槩奔楚。其子在國。以夫餘爲氏。其後百濟王亦氏。夫餘世莫知其同。異漢則有鮮于。妄人薦第五倫者。鮮于褒。

也。應氏以爲箕子之世。今在朝鮮者。尙氏。鮮于。二國與神州故同。祗同祗者。其玉步同。異祗者。其玉步異。是以有黃中而無陰血。無所析也。非是則驛於石民。烝嘗於炎慮者。謂之沴氣。自江左及唐。旣有販鬻圖謚。自傳甲族者。北人尤嗜進。不恥腥羶。若元高長孫尉。渾之屬。雖一二出炎黃。亦自引致於近貴明矣。上世戎狄有樹惇者。其享覲共主。白鶴之血以飲之。牛馬之漣以洗之。魚鞞絞駿以衛之。翠羽菌鶴以觀之。白旄紕屬以薦之。內向非不誠也。報之則胙以俟。王隆以大長明有旌節。幽有玉匣。獨氏族未嘗錫之。以爲寵至。唐則有賜姓蠻夷。降虜或冠以李氏。阿史那之削上。羗佚。鬻重胤。故烏石蘭氏自更曰烏。以援枝鳴。雖韓愈。依違其間。夷漢互買僞辭。茲沓昭穆無質。官氏自此而廟濯。自彼其不蘖芽於蒙州。受命之世。灼灼也。然猶幸有高儉。柳芳。林寶之倫。辨倫脊察。條貫成周。小史之職。未廢於地。先是賈王諸鉅人。多有^其錄。其後雖鄧名世。王應麟。皆章章有功。自永嘉喪亂。以至晚宋。更九百年。戎夏粹久矣。猶有畛畧。不卽於汗漫無紀。亦二三明哲。辨章之力哉。蒙古入。遂放紛無次。至明大祖。以行氣致南面。李善長。宋濂。王禕。竝起。自蒿萊不覩。金匱古學廢。秬而姓氏失其律度。茲無謫焉。今又有忙氏。完氏。黏氏。諸族。皆金元遺裔。遭明時未北徙。此其畧可辨程者。其餘

回種亦日以蕃息不可究度萬物莫不知懷土而樂歸其本不知地望不能推陵谷不自知其氣類不能觀廟怪故思古之情弛合羣恩國之念亦儻儻益衰古者貞繫世辨鄉望皆樹之官府銘之宗彝誓之皇門然則其民重棄種類當其流散而魂魄猶斟酌飽滿永懷其故老至於臺笠襍佩一簪一履悽悽愴愴有事則率其類醜以赴亟難自荆翼之亡賴三閩九宗得復存立江左衰微其民挾注本郡而不土斷閭伍不修賦無所出亦以愛類得不淪於芄野有以也間者經緯諸子歷算地形六書彙器諸說所在匡飭而謄學不紹曠六百年故王道日替民以風波悲夫議者欲舉晉衰以來夷漢之種姓一切疏通分北之使無干瀆愚以爲畧域秦嚴則視聽變易而戰鬪之心生且其存者大氏前於洪武與漢民通婚媾婚至七世故胡之血液百二十八而遺其一今載祀五百矣七世猶倍進之與漢民比肩若日本之蕃別則可也要之無曠謫官使流別昭彰諸夷漢部族其物色故不相提者董理則易也相提者雖微昧不可察或白屋無乘載宜諷其遷徙所自遞蹤迹之以得其郡望必秩然無所遁虜姓則得與至九命而不與握圖籍以示統極國之本幹所以胙胤百世而不易矣巴樊寶蠶弔詭之族或分於楚越亦與諸華甥舅宜稍優游之爲定差等勿使自外獨有滿洲

與新徙塞內諸蒙古今在赤縣猶自爲妃耦不問名於華夏其民康回虐饕墨賊無莠有聖
王作儻攘斥之乎攘斥而不殫流蔡無土視之若日本之視蝦夷則可也

原變第十九

楯書十九

人謂紫脫華於層冰其草最靈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魏斗威儀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而
浮生之草斯卽紫脫矣本
方獻其珠英紫脫紫脫北方之物生植紫宮案紫脫卽北極今北冰洋亦有
非奇卉以致遠物爲奇爾紫脫非最靈也其能寒過於歛冬已鼠游於火忍熱甚也海有象馬噓

吸善也物苟有志彊力以與天地競此古今萬物之所以變變至於人遂止不變乎人之相
競也以器風胡子曰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斲樹木爲宮室死而龍臧黃帝時以玉
爲兵以伐樹木爲宮室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
下通平治爲宮室當今之時作鐵兵爲龍淵泰阿工布屨之至於猛獸歐瞻江水折揚晉鄭
之頭畢白見越絕書外
傳記寶劍石也銅也鐵也則瞻地者以其刀辨古今之期者也惟玉獨無所見於
故書軼事章炳麟曰闔胡觀於鞞琫璠具之用以知璋之邸射古之刀也圭之上剡古之鉞
也大圭杼上而終葵首古之鐵椎也琮之八隅古之矛與戟也及玉不足以刃人而僅存其
瓊璆以爲容觀武庫之兵出之典瑞以爲聘祭之幣斯無以競矣競以器競以禮昔之有用

者皆今之無用者也。民無獸患，則狩苗可以廢。社無鬼神，則朱絲攻鼓可以息。自是以推，坐不隱地而跪饋。案坐不隱地者多不欲爭，請元史憲宗紀禽欽察部魯巴齊馬。廟不揆景而刻石，大臣戮者不賜盤水而尋恩，名實既詭，則皆可以善競以禮競以形昔之有用者皆今之無用者也。冰期非茸毛不足與寒，氣格戰至於今，則須髮為無用，湊理之上遂無短彘矣。秦古之馬其蹶四指足以破沮洳，今海內有大陸而馬財一指，然則滄熱燥溼之度，變物之與之競者，其體亦變。且萬族之相軋，非直滄熱燥溼之比者也。若是人且得無變乎？浸益其智，其變也侗長碩岸而神明，浸損其智，其變也若跛鼈而愚。其變之物，吾不能知也。要之蛻其故用而成其新用，吾不敢道其日益而道其日損。下觀於深隧，魚鰕皆瞽，非素無目也。至此無所用其目焉。鯨有足而不以馮，殺有角而不以觸，馬爵有翼而不以飛，三體勿能用久之則將失其三體。故知人之怠用其智力者，萎廢而為糜，雌防風釐姓也。後為僑如馬留天漢之士卒也。唐書南蠻環王傳又有西屠夷得用其智力者亦萎廢而為糜，雌防風釐姓也。後為僑如馬留天漢之士卒也。蓋馬援還留不去者才十戶，隋末萃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所南寬案今馬留徧殖南洋，萃乳固廣而彼十故棟亦沿其稱號也。今其顏色蒼黑，其思慮不徇通自亞洲之域，中國日本衛藏山度有蟻，其佗不產，與洲無蟻亦無反嚙之獸，其無者化而為

野人矣其有者庸知非放流之族檣杻竊奇之餘裔宅岫窟以御离慙者從而變其形也以是爲憂故無逸之說興而合羣明分之義立矣章炳麟曰物不知羣益州之金馬碧雞大古有其畜矣沾沾以自喜踽踽以喪羣而亡其種今僅徵其枯腊凡僵石皆生物所化亦有本是金石去而佗金石之質往代其殼與原式無異知羣之道細若貞蟲其動翊翊有部曲乖還而物不能害而生物留其印迹者又有生物已化者是蓋雞馬枯殼已化而金碧代之也山林之士避世離俗以爲亢者其侏張不羣與夫貪墨傭驚之役夫誠極去遠矣然而其弊將挈生民以爲虞雖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合羣之義其說在王制富國知人之變其說在八索

族制第二十

脍書二十

形天無首而舞跋難陀龍無耳而聽阿那律陀無目而見嚴經藉弟令非誣其抑者若珊瑚

與水母動物而虛其腦也若夫五鑿異處而視聽之舍殊此奚足眩矣思士不妻思女不夫

孕也舜若多神之無身觸也亦見楞嚴經此非殊舍也而猶若是意者其猶電魚之儲氣將不行

而至者邪以電臥人能使前知若遠游所觀星辰水波山谷人物蟲獸車馬詭譎殊狀皆如

其志瑞典人箸催眠術言以電氣使人就睡能知未來及知佗人所念或見異物殊狀有千里眼夢游諸名其原出於希臘晚有曼司莫立士姆及漢坡諾忒斯沒諸書今皆命曰精神學蓋列子西極化人易人之慮謂王同游諸事

皆非 要之萬物莫神於辟歷苟非骸質猶無以覺無以傳矣聖王因是以卻鬼神而天所生

上古受姓皆以母而姬姜媯姚從女自黃帝子爲十二姓箸之圖錄冀統以父然不能無絲

亂是故嬴氏之祖不章而秦之先乃謀繫顛頊以出於其孫女脩故秦本紀秦之先帝顛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頊

卯女脩吞之生子大業索隱曰秦趙以母族而祖顛頊非生人之義也左傳鄭國少暉之後而嬴姓蓋其族也秦趙宜祖少暉案少暉已姓索隱誤且諸侯皆一本惟六蓼則竝祖咎

繇庭堅庭堅者顛頊之才子古今人表列高陽才子八人以咎繇代庭堅竟謂一人二名此誤女脩於庭堅蓋媯姚姊妹母系者傳甥

景以舅甥兩名其祖族制進化論曰世有不傳官位於子而傳姊妹之子者此由女系親族法故拔德兒曰羅安高之市府會長四人皆國王甥也王子不得嗣位海衣說中節亞非利加之俗亦然然倫斯佐

士史載日耳曼古代風俗曰舅與從母之愛其甥猶父之愛其子甥愛舅與從母或過其父繳國交質不取子而取甥獨財產傳之其子耳印度之連波人夫以財物少許與婦買其子歸冠以己族始得專有其女則必歸婦家而夫不得

有也班古羅夫之書所載亞美利加之其尼路人傳財產於女系子孫初克倫人兒童將入學校父不命而舅命之皆重甥之徵也傳稱咎繇子爲皋子列女辭通傳皋即咎惟咎繇亦

稱陶叔易林需之大畜而許由者定咎繇之異稱附說以是知繇者其名咎則猶咎犯也舅犯古多咎繇

既傳於母系已亦從其憲典而授之甥自甥稱之曰咎其後遂以爲成俗習言猶咎犯也故

化益雖以繇子而別其姓曰嬴獨國邑未蒞以授人耳見後附說胥臣曰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

鼓彤魚氏之甥也方以明彰族姓而亟言甥即黃帝子猶有母系無疑也嗟乎核絲之遠近

蕃萎繫焉傳稱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故父黨母黨七世以內皆當禁其相婚以血緣大近故也遺傳之優劣愈智繫焉血液之衿襍彊弱繫焉

言人種改良者謂劣種優種其子則得優劣之血液各半又婚優種其子則得優種血液八分之六至七世則劣種血液僅存白二十八分之一幾全爲優種矣細胞之絲簡死生繫焉之說謂單細胞動物萬古不死異細胞動物則無不死然其生殖質之裔亦萬古不死

民之有統也固勿能斥外其妣矣觀於深山大澤而知其將生龍蛇素成之道書之玉版其慎始敬終也民之蔡哉平等之說盛而第高下者持其故以相詰曰女智必不如士胡遑以爭女也而華其羽毛雞以爭女故生冠距師子惟爭女故修項被鬣其麗且武皆以爭而擅於其牡雖人亦動物也自大上而靜惑者不增其材力又常迫妊娠至不能事事是以梓材憐之曰媼婦也鰥寡也嫗之必厚其權則必不得均於士矣聖王因是以貴世適而尊禰廟天子則及其大祖雖文母猶繫之子世適之貴也亦曰遺傳爾其徹至於任用一姓而貴戚之卿守其胙守胙者誠胙其祖父不喪蟬媼世卿奚譏焉夫遺傳若冰之隱熱矣隱於數世越世以發以類其鼻祖不必父子故商均不宵舜而宵瞽賤周幽不宵宣而宵汾王且性猶竹箭也括而羽之鏃而弦之則學也不學則遺傳雖美能蘭然成就乎登齧肥乘墜之童而擯羊裘之駿雄於椽杵其道莫頗聖王因是以革世卿而官天下曰弗乎弗乎白雉不貢泗水不出鼎吾已矣夫仲尼之過於季孫田成子而不得進子弓之驛角而不得十二游以南面遏之也力故創之也甚雖然使上古無世卿又安得仲

尼子弓也。彼共和而往其任國子者非以貴貴惟競存其族故不然。今吾中夏之氏族。樞落彰較皆出於五帝。五帝之民何爲而皆絕其祀也。是無佗夫自然之淘汰。與人爲之淘汰。優者必勝而劣者必敗。叡哲如五帝。氓固奔逐。喘弗能逮矣。則又封建親戚。以自屏翰。迫劫其異族。使爲一宗。不宗者以律令放流。屏於大荒。深阻叢棘。白草之間。以伍戎狄。繇軒轅以至孔氏。豈二千年其名子姓者。至於百姓。千品萬官。億醜非其類者。又安所容其趾乎。且古之淘汰。亟矣。故戚施直鑄。籬籬蒙矇。侏儒扶盧。矇駘修聲。聾聵司火。有時而用之。若夫童昏。瞽瘖。焦僂。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屏之裔土者。懼其傳疾。以敗吾華夏之種。故蹙蹙焉。淘汰之也。凡負傷遺傳如狸犬或失其尾則所產者亦無尾人或墮指其子亦無指又駢指至六七者或數代皆同此則形骸疾苦皆有遺傳矣古之人未嘗不僭濫於賞罰。欲良其種也。則固弗能舍。是比端門之有命。而種旣良矣。盡天下而皆出於厲山。有熊則孰爲其優。而孰爲其劣。於是廢世。卿釋胥。靡與天下更始。三古之世。卿若執桃荊。以赤友。其不材之種。然後九州去其狼扈。而集其清淑。雖競存非私也。今至於桓文。四裔之孤僕。其有以干吾族。紀乎其皆吾昆弟。與皇之耳孫矣。雖不競存。無進於其公也。自非前世之競存。則仲尼子弓。雕額。冒彰也。久矣。又安得淵聖之材。而制是法乎。制法有程。而種之日進也。無程。使

人人之皆角犀豐盈者必革其恒翰革翰之道非直嚴父亦賴母儀焉十翼以歸妹爲天地之大義上釋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虞注出象四時也兩儀謂乾坤也乾二五之坤成坎離震兌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故兩儀生四象歸妹卦備故家獨稱天地之大義也此則風始開離書首蓋隆義皆該之矣又案自大極而兩而四而八則自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自可比類非邵雍之私說也今生物學家謂細胞極球一裂爲二二裂爲四自此爲八爲十六爲三十二爲六十四是即歸妹之旨其成績究乎使跛能履使眇能視集解本能作而履卦亦然然釋文不出異文據虞注則作而據履卦疾果注則作能案廢疾負傷若夫婦同病則必爲遺傳若婦非跛眇則幸可改良凡改良之說視此烏虜民之蔡哉

附許由卽咎繇說

唐虞以貴族行禪讓瞽瞍者虞君而舜其世適也不欲以天位授庶人大史公稱堯讓天下於許由宋氏尙書畧說以爲伯夷其義曰大傳陽伯鄭謂伯夷掌之左隱十一年傳夫許大岳之胤也墨子所染呂氏當染皆云舜染於許由伯陽伯陽陽伯也故知許由卽伯夷矣史言堯讓許由正傳會咨岳巽位之文也此其說知放勳之不禪布衣其實猶未審諦案呂氏高注謂伯陽卽老子說誠謬繆然尸子言舜得六人曰雒陶方回續耳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御覽八十一引是固別有伯陽非許由矣余以許由卽咎繇古今人表書作許繇正與咎繇同字夏本紀曰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皋陶卽咎繇古者多以

後嗣封邑逆稱其先人以其子姓封許而因稱咎繇曰許繇亦猶契曰殷契殷康遷殷始有殷名契始封商

不曰殷也而殷本紀亦稱殷契棄曰周棄大王遷岐始有周名棄始封部不曰周也而魯語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不一一曲譬也禪讓之說本在夏世

夏本紀言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後乃展轉為遷以為堯讓古事茫昧未足怪也伯夷列傳云余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冢夏本紀言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

箕山之陽益固咎繇子也高注呂氏當梁以許由為陽城人箕山者下臨陽城括地志曰陽城縣在箕山

北十由冢在是歸葬故里也益辟在是誓守父墓也亦猶禹辟商均於陽城陽城以北為崇伯之國將守故封而視終身不好天室之政矣夏本紀正義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案嵩本

若皇覺言咎繇冢在廬江六縣與許由箕山不相應此猶堯葬濟陰五帝本紀集解引劉向及皇覽而墨子

節葬以為蜃山呂氏安死以為穀林舜葬九疑五帝本紀而孟子離婁以為鳴條古事茫昧亦未足怪也又御覽一百七十七引戴延之西征記曰許昌城本許由所居大城東北九里

有許由臺高六丈廣三十步長六十步由恥聞堯讓而登此山邑人慕德故立此臺是說則後起者然許昌即許縣與陽城同屬潁川續漢郡國志則意咎繇封邑本自陽城達許其後

世封許者亦即守其故土未可遽定也或曰墨呂既簪舜染許由之文又言禹染於皋陶

伯益誠使許由咎繇爲一人何故變名更舉是則以堯讓之謬言遠起三季墨呂固習聞焉而不察其爲異稱也

民數第二十一

脩書二十一

陰陽之氣發斂之度無古今一也叢林喬木不一日而茲惟蟻螻醯雞歟蹶動羣飛其卵育亦不進人者獨異是自嬴氏以前里閭什伍之數尙已蓋漢平帝元始二年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後漢和帝永興元年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此據續漢郡國志注引伏無忌所記東漢戶口此爲最盛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明神宗萬曆六年口六千六十九萬清興以來康熙四十九年口二千三百三十一萬乾隆五十九年口三萬七百四十六萬道光二十八年口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三萬其辜較如此夫自元始以來至於康熙千七百年民數不相越及乾隆之季相去財八十年而民增十三倍此何說也借曰天下久無事民不見水火蠶刃故日以孳乳然自建武以逮和安由天寶溯貞觀中原無狗吠之警者其距年亦相等而倍不至是借曰疆域蔓延前代所未有者卽回部耳漢嘗開朝鮮高句驪以爲樂浪玄菟今亦未能郡縣之也蒙古今爲汗羈屬理藩唐時則且

滅突厥以置刺史較其長短闊隘亦略相當且沙漠之地固稀人而曠土其戶口何足選天府所登未越九州也章炳麟曰均庸調於地者始自康熙朝自康熙而往上虢秦漢民皆有口賦有口賦則民以身爲患雖有編審必爭自匿矣有司懼負課會計其數又十而匿三四口賦既免貧優於富厚游惰優於勤生民不患有身雖不編審而爭以其名效於上矣故乾隆之民數增於前十三倍者鄉之隱竄伏匿者多也且升平之世疆吏喜以廳盛媚於上彼將曰衮益民數旣不足以壘郡縣聖靈斐然宜有所潤色以樂主聽則寔增之可也非直虛增爾戶籍屬草葉多受成於保甲一人而遠游地旣隔越有司不相知榜其名家復榜其名在所及要取旣上無校讎者卒不爲刪除踵復若是則以一人爲二人也一隱之一增之故相去若芘谷至十三倍其舊然則元始以來民必有盈萬萬者也乾隆道光之世民不過倍萬萬也雖然古者樂蕃遮而近世以人滿爲慮常懼疆宇隘小其物產不足以襲衣食今淮漢以南江皋河瀕沮洳之地蓋樹蕪無甌脫矣東南之民數宜必數倍前代使闢地於巨島灌莽間則鄰國先之使從事於河雒昔之膏腴今乃爲沙磧地質易矣不可以植稻粱而猶宜於嘉卉莫掣之則窟也故弱者道殣彊者畧奪終則畧奪不可得而人且畧奪之章炳麟

讀小雅至於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慨然歎曰：烏虜後司農見之矣。言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也。

封禪第二十二

滄書二十二

烏虜後世之封禪。侈心中之而假於升中燔柴。以恣其佚樂。斯無足論者。夫古之升中燔柴者。曷爲者也。封大山禪梁父。七十有二家。以無懷爲最近。當是時也。天造草昧。榛蕪四塞。雄虺長蝮。盡爲顛民。害人主。方教民佃漁。以避蜚征之螫。何暇議禮。然則其所以封禪者。必有所職矣。吾嘗以爲古之中夏。羸於西極。而縮於東南。東南以岱爲竟。徐楊淮海禹迹之所蹈。同於羈縻。有道則後服。無道則先疆。故春秋夷吳越。成周之盛。淮夷徐戎。其種族猶吾人。而以其椎髻之俗。憬然犯南甸。若然自岱而南。王教之所不及。帝王治神州。設險守固。其封大山者。於周禮則溝封之典也。因大麓之阻。紮土爲高。以限戎馬。其制比於蒙古之鄂博。是故封禪爲武事。非爲文事。彼夷俗事上帝。故文之以祭天。以肅其志。文之以祀后土。以順其禮。文之以秩羣神。以揚其職。是其示威也。則猶偃伯靈臺者也。三王接迹。文肆而質。齷而本意浸微。喪其本意。而曰行以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者。爲仁物也。夫國有嶠墮。不崇其高。墮

之鑿之。藉之蕩之。以爲魁陵。糞土。卽有大寇。其何以禦。傷爲封域計。土石可傷邪。古者野廬。幾竟。宿息井樹。單襄公有言。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故至於俠溝叢樹。而戎車靈矣。爲封域計。草木可傷邪。然則所以惡傷土石草木者。在彼不在此。所以用蒲車者。在彼不在。當先王以仁物。叫號於九圍。而實陰收其利。故封禪可尙也。嗟乎。嬴劉之君。南殄滇粵。而北逐引弓之民。其所經畧。則跨越乎七十二家之城矣。去病以武夫。知狼居胥之可封。而人不以僭越罪之也。使漢武寤於此。則岱宗之徹迹。可以息矣。

河圖第二十三

胤書二十三

亡人至於五鹿而得塊。以爲天賜。其實野人也。慮犧之王也。其形龍蛇。不知所自。始傳者以爲出於加爾特亞。隩矣。枳棘之未伐。九有之未列。雖趨中夏。無以知中夏之形也。河圖者。括地者也。獲於行迷。而以寫青黑黃赤。雖腐敗則珍之。吾安知夫。矍駭河圖。以爲天賜者。非亡人之塊邪。蟾蜍化而爲復育。復育化而爲蟬物之更迭生也。惟人亦然。昔者美洲有紅人。當明中世而驅人。以其前爲蛟。腐素貝之族也。然而今之竊地於美洲者。得華屋焉。吾安知夫前乎慮犧者。非有聖哲之士邪。彼且儀其地之象。而淪於河慮犧得之。而以爲陳冢斯猶蕭。

何之收秦圖籍以知地形隄塞也夫何瑰偉矣哉禹之雒書其猶是圖夫有周行於裨海以立碑者泛書其度劑票忽遇而拾之籠靈其書以爲天賜也亦宜烏虓夏氏所以爲四國綴游者其地形吾見於書矣大焱之熾蟄地中而發浸假而積沙與潭以閼巨流則山川之變曾不鎔金與埴之在陶若當夏氏之未奠吾未之覩也吾觀於江今之潮濤乎廣陵而古之潮上薄乎武昌王仲任曰江漢朝宗於海唐虞之前也論衡書繇是言之當慮犧之時則吳千舒桐盡瀛海矣惜乎吾不得河圖而讀之也潮沙致日漸長論曰古月離地十二萬里時攝潮之力大今二百十六倍

方言第二十四

脗書二十四

中國之燕樂輓世以南曲爲安雅而宛平成都會六百年趨市朝者習其言其樂浸隆今南紀諸倡優皆效幽冀爲殺伐悲壯矣章炳麟曰格以聲音之倫而燕趙間多清急陸法言曰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此以紐切言之燕趙多以輕楚則時傷輕屑爲牙音故云重濁若音響之緩急剛柔則反是所謂噉音也且京師者有時而爲陵谷聲樂之大湊必以水地察其恆爲都會者齊州以河漢分南北河衛之岸謂之唐虞漢之左右謂之夏楚舜以南風紂以北鄙劉向辨其違矣周人作四始而音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取說苑修文篇義古者北方有五聲至文武始增和穆二變明南音獨進化完具故韓詩之說周召以爲其地在南陽

南郡間。大史公曰：潁川南陽禹之所都。至今謂之夏人。南郡固全楚時郢都也。孫卿有言：君子居楚而楚，居夏而夏。居越而越。夏之與越，相爲正。乏夏之與楚，相爲扶持。故質驗之以地。二南如此。質驗之以水。沔漢之川下流，入荊州而命之曰夏水。其國曰楚。若然，夏楚者同音而互稱。楚從疋聲，聲本同夏，其說詳後。晉名於晉水，齊名於天齊，楚名於夏水，其比類一也。母其南陽南郡者，故爲二夏。若鎬池伊雒之爲二周，與殷之有三薄邪。齊州之音以夏楚爲正，與河衛絕殊。故曰能夏則大，然猶謂楚聲南蠻，伏離此河衛之間。里巷婦子之私言未足，以爲權量也。察文王之化，西南被於庸蜀，濮彭而江漢間尤美。故克殷之役，史岑稱之曰蒼生，更始朔風變楚頌。出師審師文王者，必不夷俗，表音楚矣。二南廣之以爲雅雅之義，訓爲鳥不反哺者，而古文爲疋。疋者，卽人腓脛，樂府無所取其度。此以知雅則同夏，而疋與楚同聲。其文皆段借，故二雅者，夏楚之謂也。二雅張之以爲頌，頌者在周官則隸九夏。故金奏肆夏者，頌之時邁也。繇是言之，四始之聲，惟楚夏以爲極。十二國獨楚無風，儒者皆言以僭王不貢包茅，擯棄之失也。元氣廣厚而物博，而用者當其無有黃鍾小素，不以名宮元音含少，惟同律則不專其月。何者以十二調所公也。詩三百皆以楚言爲中聲，尙安取楚風矣。今夫種族之分，合必以其

言辭異同爲大齊故自變楚以更始則殷薄之族爲頑民自此始也天之草昧大陸之先民必賓巨川以爲宅舟楫旣盛資其流衍溯之泗之杭之然則百貨殷賑市里良輿方五千里之間而都會山出碁置矣惟齊州人自西方來一自秦一自蜀北賓河衛而居之南賓江淮而居之然先周帝王之宅東南以大山梁父爲眡略岱南徐楊羈縻不絕於漢若有朱厓九真矣帝王者樂得殖民之地從其喜好繇俗甘食宴居而憎故都僻隘故蜀亦浸廢荊州處徐楊蜀間則終古淪爲要服周而始有楚聲而非莫也熊嚴之作與上國抗衡諸吳越復繼起及孫氏王於武昌金陵訖晉之東冠帶在是矣案抱朴外篇審舉曰昔吳土初附其貢土見偃見同於左狂之類據此晉初中原人士猶賤視吳楚至東晉始翕合無間也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此乃然至唐世仕宦者猶不欲得南方揚詡以爲樂土亡與比隴者其在雒師鄴下是何也王景之治河功施于年始永平卒之開運河無遽潰是故砥柱可漕孟津可下商旅駢闐亭候修飭都邑士女幸以閱其氣不彫益暇南方者卑溼陿促得與比邪熙寧以降河則歲歲橫洩水門崩圯隄繇不息下自勃碣上至二陵三千里間水道所在梗塞故其榜船絕迹化居邕滯民日蔽轅亡職業而獷不狎非獨被金元之殺掠爲然也河之不治則有焉當是時南方江漢之水其波淪如故以是使其行旅日通俊民日蕃乃幾

與北方異氣。中國謂谿谷諸苗蠻滿洲謂漢人蠻。見揚州十日記淮北人謂淮南人蠻。距隔川瀆耳。

而相鄙賤者異種矣。迹江漢之盛有輪郭於春秋。張於吳晉。彌於宋。以至今。然其萌芽。卽自

變楚始。夫聲樂者。因於水地。而蒼生當從其文者。以更始幽冀之音。其道不久矣。凡今語言。

略分十種。河之朔暨於北塞。東傳海。直隸山東。西南得彰德衛輝懷慶。爲一種。紐功不具。

亢而鮮入。唐虞之遺音也。陝西爲一種。明徹正平。甘肅宵之不與關東同。惟開封以西。卻上。

陸法言曰。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至今猶然。此卽陝西與關東諸部無入者之異也。

汝寧南陽。今日河南。故荆豫錯壤也。及沿江而下。湖。

北至於鎮江。爲一種。武昌漢陽。尤嘽緩當宛平。二言其南。湖南自爲一種。福建廣東各爲一。

種。漳泉惠潮。又相射也。不足論。開封而東。山東曹沅沂。至江淮間。大略似朔方。而具四聲。爲。

一種。江南蘇州松江大倉常州浙江湖州嘉興杭州寧波紹興。爲一種。賓海下瀝。而內多渠。

澮湖沼。故聲濡弱。東南之地。獨徽州寧國處高原。爲一種。厥附屬者。浙江衢州金華嚴州江。

西廣信饒州也。浙江溫處台附屬於福建。而從福寧福建之江。附屬於江西。而從贛然。山國。

陵阜多自高。絕雖鄉邑。不能無異語。大略似也。四川上下與秦楚接。而雲南貴州廣西三部。

取爲僻左。然音皆大類。關中爲一種。滇黔則沐英以兵力略定。脅從中聲。故其餘波播於廣。

西湖南之沅州亦與貴州同音江寧在江南杭州在浙江其督撫治所音與佗府縣絕異。似中原用晉宋嘗徙都故夫十土同文字而欲通其口語當正以秦蜀楚漢之聲然執不舍徑而趣回曲觀於水地異時夏口之鐵道南走廣州北走蘆溝橋東西本其中道也。卽四鄉皆午貫於是君子知夏口則爲都會而宛平王迹之磨滅不終朝是故言必上楚反朔方之聲於二南而隆周召。

訂文第二十五

尙書二十五

秦遜之人款其皋門而觀政令於文字之盈歎則卜其世之盛衰矣。昔之以書契代結繩者非好其繇也。萬事之意萌皆伏於蠱名實惑眩將爲之別異而假躡近以爲文字然則自大上以至今日解垢益甚則文以益繇亦孰自然也。先師荀子曰後王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是故國有政者其倫脊必析綱紀必秩官事民志日以孟晉雖欲文之不孟晉不可得也。國無政者其出話不然其爲猶不遠官事民志日以啾媮雖欲文之不啾媮不可得也。吾聞斯賓塞爾之言曰有語言然後有文字文字與繪畫故非有二也。皆昉乎營造宮室而有斯制營造之始則昉乎神治有神治然後有王治故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禹之鑄鼎

而爲禹彫屈原之觀楚寢廟而作天間。古之中國嘗有是矣。奧大利亞與南亞非利加之野人嘗聖涅其地。彫漆其壁以爲畫圖。其圖則生人戰鬪與上古之異事。以敬鬼神。埃及小亞細亞之法。自祠廟宮寢而外不得畫壁。其名器愈陵當是時。布政之堂與祠廟爲一。故以畫圖爲吏之政。以揚於王庭。其朝覲儀式繪諸此。其戰勝奏凱繪諸此。其民志馴服壺箠以迎繪諸此。其頑梗方命終爲俘馘繪諸此。其于圖也。史視之且六典視之。而民之震動恪恭。乃不專於神而流馳於圖。見圖則爽然師保。隸其前矣。君人者藉此以相臨制。使民馴擾於事。益便。頃之以畫圖過。絲稍稍刻省。則馬牛鳧鷖多以尾足相別而已。於是有墨西哥之象形字。其後愈省。凡數十畫者殺而成一畫。於是有埃及之象形字。凡象形字其溝陌又爲二。一以寫體貌。一以借形爲象。所謂人希見生象而按其圖以得仿佛者也。乃若夫人之姓氏。洲國山川之主名。主形者困窮乃假同音之字以依託之。於是有諧聲字。則西域字母根株於是矣。人之有語言也。固不能徧包衆有其形色志念之相近者。則引伸緣傳以爲稱。俄而聆其言者眩惑如占覆矣。乃不得不爲之分其涂。眇而文字以之孳乳。故數字之義祖禰一名久而莫蹤迹之也。今英語取數無慮六萬言。斯氏道當時語言各成義不相陵越。東西之有書契。莫

繇是者故足以表西海章炳麟曰烏虜此夫中國之所以日削也自史籀之作書凡九千名非苟爲之也有其文者必有其諺言秦篆殺之凡將諸篇繼作及鄒氏時亦九千名衍乎鄒氏者自玉篇以逮集韻不損三萬字非苟爲之也有其文者必有其諺言北宋之亡而民日蹙媮其隸書無所增增者起於俗儒鄙夫猶無增也是故層吻所待千名而足檄移所待二千名而足細旃之所承金匱之所藏箸於文史者三千名而足清廟之所奏同律之所被箸於賦頌者四千名而足其佗則視以爲腐木敗革也已矣若其所以治百官察萬民者則齋乎檄移之二千而止以神州之廣庶事之博而以佐治者廬是其庸得不澶漫搥殺使政令逡巡以日廢也且夫文因於言其末則言摯迫而因於文何者文之瑣細所以爲簡也詞之苛碎所以爲樸也刻玉曰琢刻竹以爲書曰篆黑馬之黑與黑絲之黑名實眩也則別以驪緇青石之青爭筍之青名實眩也則別以蒼篋琅玕耦怨匹也合耦匹也其匹同其匹之情異則別以速仇馬之重遲物之重厚其重同其重之情異則別以篤竺本木曰楨本厓氏曰氏仰視蒼也謂之天髮際曰顛此猶單辭也辭或冗矣而進言動辭者勿便使造字無神祇則終古曰天之引出萬物地之提出萬物者爾斯則劇口且煩簡書也故號以神祇而一言

瞻矣。此猶物名也。歷物之意志念祈嚮之曲折其變若雲氣而言或以十數莫曰輟則終古曰車小缺復合也。莫曰毋則終古曰女欲姦訶止之勿令姦也。其冗曼勿便也。尤甚故號以輟毋而一言瞻矣。然則名之箸者文從其言也不可苟紆於祈嚮而饌具一名以引導之。其必自史官之達書名使民率從以爲言無疑也。今自與異域互市械器日更志念之新者日彙猶暖暖以二千名與夫六萬言者相角其靈便既相萬及緣傳以譯而其道大竅。今夫含生之屬必從其便者也。然則必有弟靡以從彼者。雖吾文字亦將弃不用矣。孟晉之後王必修述文字其形色志念故有其名。今不能舉者循而摭之故無其名。今匱於用者則自我作之。其所稱謂足以厭塞人之所欲欲廢墜得乎。若是則布政之言明清長弟較然如引繩以切墨。品庶昭蘇而盜媮者競矣。吾聞古之道君人者曰審諦如帝。

附正名禠義

管子曰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法七其在七法以爲一官覃及異域言正名者衆矣。夫三段之條五旌之教是有專家不得采摭今取文字聲音明其畧例與夫修辭之術宜審正者集爲禠義非誠正名而附其班蓋匡謬正俗之次也。

西方以數聲成言，乃爲一字。震且則否釋，故釋言而外復有釋訓，非聯誦兩字，卽以雙聲疊韻成語。此異於單舉者，又若事物名號，合用數言。歲陽歲陰義，則難解放勳重華古聖之建名。阿衡所父官僚之定命，是皆兩義和合，并爲一稱。苟自西方言之，亦何異一字邪？今通俗所用，雖塵蹠二千，其不至甚憂困匱者，固賴此轉移爾。繇是言之，插於文俗者，亦逾萬字。然於理財正辭，其憂不逮甚矣。若有創作用續舊文，故字一訓字數兩端皆名一字，是則書童竹筴數必盈億也。

六書之從形聲，十固七八。自叔然弘嗣，則有切音，其後或以婆羅門法貫之，宜若調瑟有準，觀其紐切，而知其音讀者，然抽諷廣韻，則二百六者，勿能辨也。其能辨者，而九服又各異其歛侈也。音不弔當，彼是不明人，各相非執，爲雅言察此，其所由生，則嘗正字母之讀，以貫雙聲，未嘗正二百六部建首之讀，以貫疊韻。故呿喙同概，而韻不可知。夔孫章切音之術，而弗整理，其切則襍舉散字，以爲用，未嘗一用字母部首，故樞軸繇亂，而讀不可知。世言漢文難識，不若歐洲之易簡，若專以字母韻首爲綱，上去傳於平聲，加之點識，以示區別，所識不過百名，而切字既有定矣。雖咳笑擊音之子，使無歧聲布於一國，若鄉邑相

通可也。

上世語言簡寡故文字少而足以達情。及其分析非孳乳則辭不窮。若彼上世者與未開之國相類本無其事固不必有其言矣。案柏修門人種以同部女子爲男子所公有。故無夫婦妃耦之言。婦人處子語亦弗別徵之說。文婦服也。從女持帚灑埽。曲禮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斯適人之定名可知也。然士喪禮婦人俠牀注謂妻妾子姓語無區別。與柏修門種勿殊。蓋處韃僂皮以前之遺語爾。又父子君臣夫婦儻友各有正文。而昆弟獨段於韋束之次。弟其後乃因緣以製。器字說文兄雖訓長。毛公故訓義實爲茲。蓋繇茲長而爲長者亦猶令長之引伸矣。斯則兄弟昆弟古無其文。蓋亦無其語也。大宗嗣始祖。小宗嗣四親。族人爲宗。服齊衰三月。宗之重於家族政體久矣。其始鑑於立少懼其動搖而尊之。使隋不可登。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亦不得以其戚。戚宗子故餘子於適長無敢有兄與昆之稱。雖適長亦以臣庶視餘子。未嘗言弟也。其諸庶相謂則孟仲及季而已。本無兄弟昆弟之名。故亦不製其字。及其立名借字則社會已開。必在三王之際也。又加路脫稱達馬拉人以淡巴菘二本易羊一匹。淡巴菘十本易犢一頭。然其祿數知五而止。自五以上無

其語言亦無會計故見淡巴菘十本者擴張兩手以指切近略知其合於二五之數而不知其十也又其黽頑者識數至三而止及奧大利亞人則三數猶不能憭夫世無衡量齷算人之紀數固以指爾以五指爲極數而不能使左右相代以定位則五以上宜不能知也汪容甫作釋三九篇徧徵古籍凡欲甚言多數者或則舉三或則舉九余以爲舉九者在社會開明而後若舉三則上古之遺言也當是時以爲數至於三無可增矣且慮犧已有十言之教而易言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律歷志言五六天地之中合其佗五行五色五聲五味之屬大氏以五爲度蓋當時亦特慮犧知十耳元元之民則以爲數至於五無可增矣後世雖漸文明而數極三五之說傳之故老習於胥頰故亦相引而弗置乎又古之言人仁夷同旨案說文古文仁字作巨而古夷字亦爲巨

漢書樊噲傳與司馬巨戰傷東注巨

與夷同孝經仲尼居釋文巨古夷字

此段仁爲夷也海內西經百神之所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

上岡之巖仁羿者夷羿傳云夷羿收之是也說文言夷俗仁仁者蓄故夷與仁聲訓本通脂眞之轉字得互借表記中庸皆云仁者人也表記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韓勅碑有四方士仁皆借仁爲人矣乃知人與仁夷古祇一字蓋種類之辨夷字從大而爲人自

禹別九士始以夏爲中國之稱。製字從頁曰夂以肖其形。自禹而上夷夏並號曰人耳。夷俗仁。故就稱其種爲人以就人聲。而命德曰仁。仁卽人字。自名家言之。人爲察名。仁爲立名。而簡樸之世未能理也。古彝器人有作夂者。重人則爲夂。以小畫二代重文則爲仁。明其非兩字矣。自夷夏旣分不容通言爲人。始就人之轉音而製夷字。然說文几字下云。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夫古文與小篆一字耳。何故別訓爲仁人。則知古史官之製几字。蓋專以稱東夷以別夏人。夷俗仁。故訓曰仁人。此義治小學者多不瞭。非深察古今變故不知。白虎通義謂夷者蹲夷。無禮義。故几字下體詰屈。說文几字下引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以象蹲夷。且海內西經仁羿說文繫傳几字下注引作人羿。是几夷一字異讀之明徵。通其源流正變言之。則人几夷夂仁巨六字於古特一字一言及社會日進而音義分爲四五。夫語言文字之繅簡。從於社會。實文顧不信哉。

六書初造。形事意聲皆以組成。本義惟言語筆札之用。則段借爲多。小徐繫說文始有引伸一例。然鄙君以令長爲段。借令者發號長者久遠。而以爲司命。位尊高者之稱。是則段借卽引伸。與夫意義絕異。而徒以同聲通用者。其趣殊矣。夫號物之數曰萬。動植金石

械器之屬已不能盡爲其名。至於人事之端。心理之微。本無體象。則不得不段用佗名以表之。若動靜形容之字。諸有形者。已不能物爲其號。而多以一言櫟括。諸無形者。則益不得不段借以爲表象。是亦執也。姊嶠正治曰。表象主義亦一病質也。凡有生者。其所以生之機能。即病態所從起。故人世之有精神見象。社會見象也。必與病質偕存。馬科斯牟拉以神話爲言語之癭疣。是則然矣。抑言語者。本不能與外物混合。則表象固不得已。若言雨降。案降下也。本謂人自陵阜而下。風吹人口出氣也。皆略以人事表象繇是進而爲抽象思想之言。則其特徵愈著。若言思想之深遠。度量之寬宏。深者所以度水遠者。所以記里寬宏者。所以形狀空中之器。莫非有形者也。而精神見象。以此爲表矣。若言宇宙爲理性。此以人之材性表象宇宙也。若言真理。則主觀客觀。初無二致。此以主觀之承初客觀之存在。而表象真理也。要之。生人思想。必不能騰躍於表象主義之外。有表象主義。卽有病質馮之。其推段借引伸之原精矣。然取爲多病者。莫若神話。以瑞麥來牟爲天所來。而訓行來。以乞至得子爲嘉美之。而造孔字。斯則真不失爲癭疣哉。惟夫庶事繇興。文字亦日孳。乳則漸離。表象之義。而爲正文。如能如豪如羣如朋。其始表以猛獸羊雀。此猶埃及古文。以雌蠶表至

尊以牡牛表有力以馬爵之羽表性行愷直者

設利亞英文學史

久之能則有態蒙則有勢羣則

有宥朋則有側皆特製正文矣而施於文辭者猶習用舊文而怠更新體繇是表象主義

日益浸淫然賦頌之文聲對之體或反以代表爲工質言爲拙是則以病質爲美疾也楊

泉物理論有云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繁在人曰賢

藝文類聚人部引

此謂本繇一語甲子而爲

數文者然特就簡畢常言以爲條別已不盡得其本義

緊本義訓繩絲急引伸施於草木

斯義益衰則治小

學與爲文辭者所繇忿爭互詬而文學之事彌以紛頌矣

如右所述言語不能無病然則文辭愈工者病亦愈劇是其分際則在文言質言而已文

辭雖以存質爲本榦然業曰文矣其不能一從質言可知也文益離質則表象益多而病

亦益篤斯非直魏晉以後然也雖上自周孔下逮嬴劉其病已淹久矣湯武革命而及黃

牛之革皿蟲爲蠱而云榦父之蠱易者象也表象尤繁故治故訓者亦始自易而病質

亦於今爲烈焉雖然人未有生而無病者而病必祈其少穢汗漬染寧知所屆荀氏有言

亂世之徵文章匿采

樂論

焉可長也近世奏牘闢移語本直覈純出史胥其病猶少而庸妄

賓僚謬施塗墜案一事也不云纖悉畢呈而云水落石出排一難也不云禍胎可絕而云

釜底抽薪。表象既多。鄙倍斯甚。夫言苛則曰吹毛求疵。喻猛則曰鷹擊毛鷲。遷固雅材。有其病矣。厚味腊毒。物極必反。遂於文格。取爲備下。是則表象之病。自古爲昭。去昏就明。亦尙訓說。求是而已。自昔文士。不錄章句。而劉彥和獨云。注釋爲詞。解散論體。襍文雖異。總會是同。文心雕龍論說篇斯固文辭之極致也。若鄭君之詭毛詩。公彥之釋士禮。武子之訓穀梁。臺卿之讀孟子師法。義例容有周疏。其文辭則皆斐然信美矣。當文學陵遲。躁人喋喋。欲使漸持名實。非此莫由也。

有通俗之言。有科學之言。此學說與常語不能不分之由。今若稱舉其畧。炭也。鉛也。金剛石也。此三者質素相同。而成形各異。在化學家可均謂之炭。日與列宿。地與行星。在天文亦豈殊物。然施之官府。民俗則較然殊矣。夫盤盂鐘鐃。皆冶以金。几案杯箸。皆彫以木。而立名各異。此自然之理。然苟無新造之字。則器用之新增者。其名必彼此相借矣。即如泉煤。曰煤。古樹入地所化。亦因其形似。而曰煤。不知此正宜作墨爾。曩令古無墨字。則必當特造矣。

有農牧之言。有士大夫之言。此文言與鄙語不能不分之由。天下之士大夫少。而農牧多。

故農牧所言之紛地也。而世欲更文籍以從鄙語，冀人人可以理解，則文化易流。斯則左矣。今言道義，其旨固殊也。農牧之言道，則曰道理，其言義亦曰道理。今言仁人善人，其旨亦有辨也。農牧之言仁人，則曰好人，其言善人亦曰好人。更文籍而從之，當何以爲別矣。夫里巷恒言，大體不具，以是教授，適使真意譌殺，安得理解也。昔釋典言般若者，中國義曰智慧，以般若義廣而智慧不足以盡之，然又無詞以攝代，爲是不譯其義而審其音。何者超於物質之詞，高文典冊則愈完，遞下而詞遞缺，缺則兩義混矣。故教者不以鄙語易文，言譯者不以文言易學說，非好爲詰詘也。苟取徑便而殺真意，寧勿徑便也。

志念之曲折不可字字而造之，然切用者不宜匱乏。此如直行曰徑，易言也。一曲一直曰迂，若不特爲之名，則於言冗矣。如物有大小，易言也。自圓心以出輻線，稍前益大曰奕，若不特爲之名，則於言冗矣。如形式之分合，易言也。望兩物平行者漸遠而合成交角曰豎，若不特爲之名，則於言冗矣。古義有精眇翔實者，而今弗用舉而措之，亦猶修廢官也。如火車中止少頃，即行此宜用輟字，古義如鐵路中斷，濟水復瀕，此宜特爲製字，譚寔擊物。昔稱曰震火山之發，上變陵谷下遷地，臧今宜何稱，釜氣上蒸，昔號曰融，旣蒸復變，旣蒸

復擬今宜何號南北極半歲見日半歲不見日昔名之暨赤道下晝夜平等者今宜何名
東西半球兩足相抵昔謂之僞正當東西背馳終相會遇者今宜何謂以此比例不翅千
萬擇其要者爲之製字則可矣

故有之字今彊借以名侘物者宜削去更定若錯錡本火齊珠也今以錡爲金類元素之
名汽水水澗也今以汽爲蒸氣之名名實混殺易令眩惑其在六書誠有段借一科然爲
用字法非爲造字法至於同聲通用益不可與造字竝論矣是故錡汽等文必當更定

官吏立名彊域大號其稱謂與事權不同者自古有之如秦以御史爲三公於周特簪筆
之吏唐以侍中爲宰相於漢則奉壺之役也然封駁之官謂之給事一羣之長號以千總
則已甚矣若夫展轉沿襲至不可通者則始於元後如升州爲府而府仍號以某州取爲
無義今官書文牘輒言各直省此復襲明而誤彼時有南北直隸故曰各直有十三省故
曰各省今直隸非有二也且亦一行省耳然則稱各省已足省當稱司或當稱部前
人已言之此始從俗仍言各直
所指安在乃觀於日本之官號何其剴切雅馴也近法東鄰庶幾復古哉

轉譯官號其事尤難蓋各國異制無緣相擬或謂宜一切譯音如漢時且渠當戶例然左

右賢王僮僕都尉則固譯義矣要之中國當自定官號名實既覈則相切者多必不能比
傳然後如賢王僕尉非漢所有而特爲作名可也并不能爲之作名者然後從且渠當戶
例可也

人名地名雖舉音而當知其義從說之古越生子命曰陽州人以地名也蒲姑東土奄君
之號人地互稱也懷壤汎汎繇事得稱仲中妮和義事兼具此其模畧可知也橫說之釋
典言世間名字或有因緣或無因緣其大齊曰有因緣者如舍利弗母名舍利因母立字
故名舍利弗如摩輸羅道人生摩輸羅國因國立名故名摩輸羅無因緣者如曼陀婆一
名二寶一名殿堂二名飲漿堂不飲漿亦復得名爲曼陀婆如薩婆車多名爲蛇蓋實非
蛇蓋然則渠接以爾義名支那以蠶絲名世謂震旦支那譯皆言秦今人考得實爲蠶義域多利以英吉利主名非律
賓以西班牙王名是亦地名之有因緣者也若能蒐集故言如昔儒之爲春秋名字解詁
者其於古訓當愈明也

狗有縣躡曰犬文說犬未成蒙曰狗畜釋通言則同析言則異故辨於墨子者曰狗犬也而殺
狗非殺犬也可經下鳥白曰皤霜雪白曰皚玉石白曰皦文說色舉則類形舉則殊故駁於孟

子者曰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子告中夏言詞有流馳而無疑止多支別而乏中央觀斯二事則可知矣釋故以三十餘言總持一義諒以八代殊名方國異語靡不集合非一時能具數詞也方言列訓大者十二語列訓至者七語而云別國之言初不往來舊書雅記俗語不失其方今則或同是知閉關裹足之世人操土風名實符號局於一言而文辭亦無僂語也若史通襍說載姚最梁後畧述高祖語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以爲變我稱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繇僂辭盛行語須耦對故也此於僂辭固傷繁鄧抑觀莊周山木已云吾無糧我無食矣近世多謂我爲餓從釋文所舉一本也然使辭此亦未必非互文使祇有我字而無同訓之予則斯語不得就也臧洪與陳琳書足下徼利於竟外吾子託身於盟主許靖與曹公書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尋其辭例是亦同揆使稱人者徒曰足下莫曰吾子執事者則斯語亦不得就也爰在柏舟則觀閱既多受侮不少義趣兩同而表裏各異非一訓數文之限若乃素王十翼史冊一經捶句皆雙僂辭是昉察其文義獨多對待然老云爲天下谿爲天下谷谿谷大同釋水水注谿曰谷此廣陔之異釋山山谿無所通谿說文水出通川爲谷此通塞之異而廣雅釋山則直云谿谷也故謂大同直取相變孔云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義有正

負文實互施晉語章解傾危也釋故平易也陸績說此即云易平也非有一訓數文亦不得為斯語矣雖然儷體為用故

繇意有殊條辭須翕關子句無施施不可已所以晉宋作者皆取對待為工不以同訓為

尚亦見駢枝同物義無機要者也明張燧作千百年眼十二卷有說古人文辭一條曰條稜序絲竹管弦本出前漢張禹傳又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

高朗介終宋玉賦云且為朝雲古樂府云莫夜不歸左傳云遠哉遙遙邠邠淳碑云其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云吾無猶我無食後漢書云食不充糲古人文辭不厭鄭重在今人則以為復矣案張氏所舉非必同訓若云明而未融莫而不填則明融慕墳自有辨也然析言則殊道言則一用之文辭固取大同而遺小異則雖謂一訓可也

夫琴瑟專一不可為聽分間布白鄉背乃章故儷體之用同訓者千不一二而非同訓

者擅其全部矣辭氣不殊名物異用於是乎辭例作焉辭例者即又不可執也若言上下

無常進退無恆易文處而不底行而不流左襄二十九年傳一則同趣謂上下與進退常與恆皆同趣一則儷馳謂處與行底與

流義相反對要其辭例則一詞性亦同義有正負而度無修短者也至如墨子經說下云白馬

多白視馬不多視視馬謂馬之善視者白馬視馬辭例一也而白為全體視為一部觀念既殊則詞

性亦殊矣謝惠連雪賦云皓鶴奪鮮白鷗失素奪鮮失素辭例一也而素為舉性鮮為加

性墨子經上有移舉加之文謂言詞分移舉加三性經說上釋之曰狗犬舉也叱狗加也蓋直指形質謂之舉意存高下謂之加如素即白色是為直指形質如鮮方言訓好淮南俶真訓注訓明好好者絲人意好之是為意存高下如平氣稱狗是為直指形質如激氣叱狗是為意存高下同一言狗而有舉加之別是猶長言短言固不繫文字之殊矣至如鮮素之風皆形容詞也而當定其科別故今取墨子語命之曰舉性形容詞加性形容詞觀

觀

念既殊則詞性亦殊矣推是以言春爲蒼天秋爲旻天釋天仁覆愍下而言旻遠視蒼然而

言蒼南德與表色不同也天子曰后庶人曰妻禮曲君母得言太后民母不得言大妻尊號

與常名不同也且元年一年其實同也遞數之始於一曰元駢列之舉其一不曰元故孔

子書元年子夏問曰曷不起初哉首基張揖上廣雅表引春秋元命苞若言一人不得言初人哉人矣中國

內國其實同也在外而正亦曰中在內而倚不曰中故憲施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

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莊子天下無外者尺度絕而亦無中然未嘗無內若膠執辭例而謂

準度兩語分判無差至於白視素鮮亦必爲之穿穴形聲改字易訓則是削性以適例也

近世作者高郵王氏實惟大師其後諸儒漸多皮傳觀其甚者雖似渙解方更詰籟宜有

所殺止矣

古人文義與今世習用者或殊而世必以近語繩之或舉孟子萬章篇親之欲其貴也愛

之欲其富也謂之其同義而用之不得不異野哉其未知蓋闕也康誥孟侯朕其弟小子

封朕其弟即朕之弟也書序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即堯聞其聰明也左定二年傳奪之

杖以敲之奪之杖即奪其杖也夫何不可代用乎蓋之其是者四文古實同義互用特語

有輕重則相變耳。鴻範曰時五者來備。宋世家作五是來備。後漢書李雲傳作五氏氏是同音通用荀悅傳作五陸以聽訓是非其義也以是同者訓矣。且五是亦時五之倒語也。藝文志儒家者流以今世文義言之者字甚詰誦。通尋說文者別事詞也。喪服注者者明為下出也。故者義與是與此相類。至今有者番者回等語。儒家者流儒家宜讀者流為句者流。猶言此流也。釋訓之子者是子也。故之亦與是此義同。比類觀之知古人於普通代名詞通言互用不得以孟子之其偶異而謂辭氣異施矣。

高郵王氏以其絕學釋姬漢古書。冰解壤分無所凝滯。信哉千五百年未有其人也。猶有未豁然者。一曰倒植。一曰間語。倒植者草味未開之世。語言必先名詞次及動詞。又次及助動詞。譬小兒欲啖棗者。皆先言棗而後言啖。百姓昭明。壤土割裂。或順是以成語學。或逆是以為文辭。支那幅土言皆有序。若其蹤迹未盡。滌除書禹貢言祗台德先。鄭注其敬悅天子之德即先祗台德也。無逸言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俾服即康功田功。偽孔作卑服今從釋文引馬本馬云俾使也。是謂大王王季。使文王就服康功田功。即俾文王即服康功田功也。墨子非樂引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即飲食於野也。此與室於怒市於色一例最易非命上引仲虺之告曰。帝式之惡。冀喪厥師。即帝式

惡之也。今本式作伐據非命中非命下更正案非命中云帝式是惡用闕師非命下云帝式是增用爽賦飾式用也帝用之惡即帝用惡之也。詩日月言逝不古處傳訓逝

爲逮即不逮古處也逝不相好傳云不及我以相好即不逮相好也公羊襄二十七年傳

言味雉彼視即視彼味雉也此其排列亦不能盡合榘度要之此方古語必有特別者矣

問語者問介於有義之詞似若解穴例以今世文義又如詰詘難通如卷耳言采采卷耳

而傳云采采事采之也訓上采字爲事以今觀之似迂曲不情又如載馳言載馳載驅傳

云載辭也其佗載可訓辭者多訓爲事如釋故云言問也。問即助詞又云言我也若詩言告師

氏言告言歸受言臧之之輩以今觀之皆可訓問而傳皆訓我箋則言訓我者凡十七見

近人率以詰詘不通病之毛公生於衰周文學方盛寧於助詞尙不能通鄭君雖專治樸

學不尙文采觀其謚序與戒子書固文章之傑也然其訓說必如是云者正以二公深通

古語耳夫絕代方言或在異域日本與我隔海而近周秦之際往者雲屬故其言有可以

證古語者彼凡涉人事之辭語未率加事字或以曰卜代之曰卜亦事也又凡語不煩言

我而必舉我字者往往而有如事采輩特以事字居前其排列稍異東方而言告言臧之

訓我則正與東方一致以今觀古覺其詰詘猶以漢觀和爾在彼則調達如簧矣雖然訓

事訓我。又不得膠執讀之事。與我即為助詞。故載之訓事。與訓辭同言之。訓我與訓間同。同條共貫。皆以助唇吻之發聲轉氣而已。當高郵時斯二事。尙未大審。故必更易舊訓。然後辭義就部。是亦千慮之一失乎。疏通古文發為凡例。故來者之任也。

史通襍說篇云。積字成文。由趨聲對。然則有韻之文。或以數字成句。度不可增損。或取協音律。不能曲隨。已意彊相支配。疣贅實多。故又有訓故常法。所不能限者。如古辭雞鳴高

樹顛云。黃金絡馬頭。頰頰何煌煌。頰頰煌煌。義無大異。釋故頰光也。說文頰火也。音韻篇。煌光也。說文煌煌也。輝也。並同。而中間以何字直以取足五言耳。其有非韻文而文義類此者。如書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層有辭。據多士大淫。洗疑是簡札爛筆。非具本然。不則古詞泰無規則矣。亦有當時常語。非訓故所能割解者。魏武帝蒲生

篇。東阿王明月篇。皆云。今日樂相樂。魏文帝朝日篇。云。朝日樂相樂。是樂相樂為當時常語也。斯二者。必求其文義。則空闕難通。誠以韻語異於佗文耳。詩卷阿言亦集爰止。集止鵝羽傳義一也。集止也。爰有于於曰三訓。釋問於集止之間。皆不安。耶斯非。頰頰何煌煌之例。邪

式微言式微式微傳云。式用也用微用微語難憶矣。釋傳釋詞以式為發聲。語其實調用者亦發聲。斯非樂相樂之例。邪。雖然類是者亦千百之十一焉。爾不通斯例。則古義不完。逐流忘返。則繆說茲起。世有

妄人意云讀書不求甚解故不得以余說爲杓乘也。

前世作述其篇題多無義例和氏盜跖以人名爲符號馬蹏駢拇以章首爲楊槩穿鑿者或因緣生義信無常於本旨也至韵文則復有特別者蓋其弦誦相授素繇耳治久則音節諧孰觸激唇舌不假思慮而天縱其聲此如心理學有曰聯念者醒醉之夫或書一札涵亂易譌固其職矣而譌者或有文義可通要必其平日所習書者此手有聯動也歌謠舊曲成響在喉及其抒意倡歌語多因彼此口有聯聲也是故後人新曲往往襲用古辭義實去以千里若呂氏春秋古樂曰湯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夫晨露爲義大氏如小雅所言匪陽不暉者也而音諧語變則遂爲振鷺周頌云振鷺于飛于彼西雝以是名篇魯頌有駉亦云振振鷺鷺于下皆自此流變者也漢鼓吹鐃歌十八曲有朱鷺篇其辭曰朱鷺魚以鳥路訾邪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者及何承天擬作朱路篇則曰朱路揚和鸞葦燿金華音均遞代以水鳥爲輪輿是卽晨露振鷺轉變之例也鐃歌又有攤離其辭曰攤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葺之蕙用蘭攤離趾中及承天擬作攤離篇則曰攤士多離心荆民懷怨情以攤爲攤州矣又有上邪其辭曰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及承天擬作上邪篇，則曰：上邪，下難正，衆枉不可矯，以邪爲邪，正矣。是皆聲類相同，辭情大異。其名實譌變，又不可以訓。故常法限之也。亦有義訓相近而取舍絕殊者。若呂氏古樂所載有娥二女作歌曰：燕燕往飛，而鄭風曰：燕燕于飛，塗山女作歌曰：候人兮猗。而曹風曰：彼候人兮，孔甲作破斧之歌，而豳風亦有破斧，尋其事指絕非一揆，而文句相同。義訓亦近，斯皆所謂音節諧執，天縱其聲者也。必欲彼此互證，豈非陷於兩傷者乎？復有用古調以成新曲，而其篇題與詩情絕遠者，乃賦曲傳合以就之。如古黃爵釣竿二行，未知何指及傳，立作鼓吹曲，以頌晉德，則因黃爵而傳合於伯益之知鳥言，因釣竿而傳合於大公之善射，術然後可以言神雀來游，飛龍戾天，而與晉德相會。夫古之黃爵釣竿，亦未必取於致嘉瑞用陰符也。此賦曲遷就者，又爲一例。三百五篇蓋未之見，雖然六代之樂，今盡崩隳，文始五行，唐後亦闕古樂章之篇題，既不可覩，寧知三百五篇必無是例乎？世言希臘文學自然發達，觀其秩序如一，其氣候梅華先發，次及櫻華桃實，先成次及禪實，故韻文完具，而後有筆語史詩，功善而後有雜詩。魏江保希臘新馬史學韻文先史詩，次樂詩，後舞

詩筆語先歷史哲學後演說其所謂史詩者一大史詩述複襍大事者也二裨詩述小說者也三物語四歌曲短篇簡單者也五正史詩卽有韻歷史也六半樂詩樂詩史詩摻合者也七牧歌八散行作話訛於街談巷語者也徵之吾黨秩序亦同夫三科五家文質各異然商周誓誥語多磔格帝典蕩蕩乃反易知繇彼直錄其語而此乃裁成有韻之史者也顧命陳教則歸結不逸江叔法說重言辯者病甚氣喘而語吃其說最是夫以爛氣塞吃猶無脚卽是知商周記言一切淺書本語無史官潤色之辭也帝典陳叙大事不得多錄口說以燕史體故刊落盈辭矣蓋古者文字未興口耳之傳漸則忘失綴以韻文斯便唸詠而易記憶意者蒼沮以前亦直有史詩而已下及勳華簡篇已具故帝典雖言皆有韻而文句參差恣其修短與詩殊流矣其體廢於史官其業存於朦瞽繇是二雅踵起藉歌陳政詩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同波異瀾斯各爲派別焉春秋以降史皆不韻而哲學演說亦繇斯作原夫九流肇起分於王官故諸子初興舊章未變立均出度管老所同逮及孔父優爲儷辭墨子諄諄言多不辯奇耦雖異筆語未殊六國諸子皆承其風烈矣斯哲學所繇昉乎從橫出自行人短長諸策實多口語尋理本旨無過數言而務爲紛葩期於造次可聽溯其流別實不歌而誦之賦也秦代儀軫之辭所以異於子虛大人者亦有韻無韻云爾名家出自禮官墨師史角固清廟

之守也。故經說上下權輿於是。龍施相紹。其流遂昌。辯士凌粹。固非韵文所能檢押矣。然則從橫近於雄辯。雖言或循規而口給。可用名家契於論理。苟語差以米。則條貫已歧。一為無法。一為有法。而皆隸於演說者也。抑名家所籌為演說之法。程彼固施諸筆籥。猶與

演說有殊。至於戰國游說。惟在立談。言語文學厥科本異。凡集錄文辭者。宜無取焉。戰國陳說與宋人語錄近世演說為類。本言語非文學也。效戰國口說以為文辭者。語必僞俗且私。術筆端苛炫。文采浮言妨。要其傷實多。唐杜牧宋蘇軾便其譁。露至今為梗。故宜辨分。眇域無使兩傷。文辭則務合體。要口說則在動聽。開庶幾各就部伍爾。

武島又次郎作修辭學曰。言語三種。適於文辭曰見。在語國民語。著名語是為善用法。反之亦有三種。曰廢棄語。千百年以上所必用而令亡佚者曰廢棄語。外來語。新造語。施於文辭。是為不善用法。世人

或取其慕死語。彊令蘇生語。既久廢人所不曉。輒令神味滅失。如外來語。破純粹之國語。而駁之。亦非盡人理解。有時執所逼迫。非佗語可以備代。則用之可也。若務為虛飾。適示

其言語匱乏耳。美詩人普來烏德氏嘗語其友曰。觀君數用法。隨西文果使精練。英語無論何種。感想自有語。言可表安用。借法語也。武島又次郎案美語匱乏。不得不藉佗國輸入。然普來烏德猶為是言。則外來語不得悉用明矣。新造語者。蓋言語發達之端。新陳代謝之用也。今世紀為進步發見之時代。有

新事物。誠非新造語不明。然其用此。或為華言虛飾。或為執不可已。是有辨矣。古者日本

思想簡單卽簡易之漢語已足指明而作者意用險怪多畫之文何其陋也案武島以外來新造有時需用廢棄語則直爲官師所不材是於日本容可云爾至於禹域進化雖紆人事萬端本殊偏島頃歲或需新造尋檢蒼雅則廢語多有可用爲新語者若戛巨輟暨諸文是也東人鮮通小學不知其可相攝代則宜以爲一瞶而不復視矣詔有惡其冗長施用遺言則一二字可了者於執固取爲徑便西方新語多取希臘或本梵文腐殍之化神奇道則不易寧若樊盧諸子憲爲險怪以眩視惑聽邪夫惟官號地望箸於榜題施於傳志誼錄者必用今名而佗語皆不得代械器輿服古今異宜亦又同此故崔鴻易撫盤以推案百藥變脫帽爲免冠物非所有飾從雅言見譏於子玄矣見史通敘事篇今之言者非權旄剖符之率而亟稱擊節處髡首辮髮之俗而自述抽簪此之宜絕蓋文辭之恆例也若其雅俗稱名新故雜用是寧有厲禁邪至云人所不曉致滅神味說尤鄙淺夫廢棄之語固有施於文辭則爲間見行於繇諺反爲達稱者矣顏籀作匡謬正俗嘗舉數條若釋故云畧利也而唐人謂厲刃爲畧刃釋故云洋多也而山東謂衆爲洋釋言云恫痛也而大原謂痛而呻吟爲通喚顏云通恫恫晉令有覆達而唐人謂檢察探試爲覆圻此竝曠絕千年

或數百稔不見於文辭久矣然耕夫販婦尚人人能言之至於今日斯例猶多方言云儂

反丁小縣也今稱縣繫曰弔則其遺語也塞安也今杭人謂安寧曰利塞則其遺語也慮者

子也音泉湘沉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慮聲如今湘粵人謂兒童曰慮聲如則其遺語也儂

謂謂之侂注船動搖之貌也今南人皆謂動搖船曰划則其遺語也自秦以後人臣不敢稱朕而今

北人猶自稱替斯朕之音變矣晉人言寧馨唐人言某享見匡謬正俗云俗呼某人處為某享享音火剛反今吳越人

竝有是語斯亦關雒之舊言矣至於貧重之呼邪許痛苦之呼煥休應人曰若以諾而從

若聲拒人曰杏以否而從杏語如此類者何可勝道又況思字從凶息音切俗學不曉其音

而里巷稱小兒囹蓋猶曰凶門禮有追胥律令譌為緝捕而鄙諺謂俛俛伺猶存胥語

地官小司徒以此追胥注胥同捕盜賊也此本釋故胥相也為訓今律緝捕義亦為伺然緝字本義借義皆與伺訓絕遠此必習用胥字展轉傳譌變胥字作冑多譌為冑官書又增偏旁遂為緝字今楊越言俛俛伺則音如疏

故文辭則千年曠絕繇諺則百姓與能亦與顏籀所舉一也夫十基之變猶不可窳而況

天下之言乎吾儕足跡所涉無幾猶能舉此數端然則不曉者僅一部之文人而曉者乃

散在全部之國民何為其惛憒滅味也繇是以言廢棄語之待用亦與外來新造無殊特

當審舉而戒濫耳亞諾路得評判論曰孰為見在在視其施於體格關於目的者而定之

不在常談之有無也此則廢語所施各於其黨其在學說稱名有界先後同條雖言兩而
間以言二不可也其在常文趨於達意無問周魯雖言光明而增言緝熙可也詩敬之學有
緝熙于光明
箋註熙光明也
本釋故文王傳寧以惝惺無常之辭恣其狂舉者乎

顧寧人曰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是則然矣余
以覬勉密勿毛恆魯通而世多有用密勿者匍匐伏詩恆傳通而世多有用蒲伏者若
不推類例抑彼揚此則顧議亦無以立也至乎六書本義廢置已夙經籍仍用假借爲多
舍借用眞茲爲復始其與好書通用正負不同膏者不覩字例之條一切訾以難字非其
例矣陸務觀曰近時或掇史漢中字入文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如彼瑯琊實可歎鄙
循研其實今昔又殊夫天子曰乘輿名非今之憲典朝士曰薦紳物非今之章服乘輿薦
紳皆史
漢正若實異者無郵而名通者受譙方之陸義不其遠乎乃夫一字所商周包曲折晚世
廢絕辭不慊志必當采用故言然後義無遺缺野者不聞正名之愒一切訾以藻糞非其
例矣知爾雅之爲近正明民之以共財奇恆今古視若游塵取舍不同惟其弔當斯則華
士設聞鄙夫翫習其皆有所砥正乎

章炳麟曰後王置文部之官以同一文字比合形名勿使僭差其道則猶齊度量一衡槩也文辭者亦因制其律令其巧拙則無問何者修辭之術上者闕雅其次隱約知諛辭之不令則碑表符命不作明直言之無忌則變雅楚辭不興故世亂則文辭盛學說衰世治則學說盛文辭衰如六國學說盛於周漢此爲學說始造之世不與後代並論若其訓辭深厚數典翔博者獨史官之籍爾又與文辭異職者也九變知言出於莊周則百世不能易矣曰天也道德也仁義也分守也形名也因任也原省也是非也賞罰也以此大平

述圖第二十六

滄書二十六

畫圖之山川不足以程遠近人物不足以窺形相廛而被壁則當官者放不用矣今之爲畫者獨續地自遠西來規方辨度自徑易也而佗圖史皆曖昧凡畫圖之亟亡亟於軍旅版籍軍旅之間山海竊冥林麓回閉未戰固圖也旣戰亦宜圖其出入知其方畧以貽後人昭於文字營目而辨版籍之於地體華離一事也近世以地繫丁而後王之法治以頭會季冬則街彈三歲則大比皆登其畫象以知民數及其少壯老耄與處險阻易以匿逃者姦究之萌偷穴攻盜殺人亡命無蹤迹者異國之賓旅杭江海以款關者必把握其容法足以辨識故

治於簞席不勞西方軍有勝負必褻而畫之古者得其方類漢建昭四年春正月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羣臣上鬻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

服虔曰討郅支之圖書也右見漢書元帝紀

此以知告捷者兼

寫其狀也西方以光學取民物形景人必有象以上有司游觀初至者入於傳舍則警吏徵

之古者得其方類唐開元二十五年戶令曰諸戶計年將入丁老疾應徵免課役及給侍者

皆縣令貌形狀以為定簿一定以後不須更貌若有姦欺者聽隨事貌定以附於實天寶九

載制天下雖三載定戶每載亦有闈貌自今以後計其轉年合入中男成丁五十者任追闈

貌通典此以知民不匿形足以拱柙也夫古者績事雖眇麗比於西方猶不盡空積忽微後

王所崇法誠在彼矣然往世獨漢唐文牘有圖而宋元至今浸絕者何也曰山川不足以程

遠近人物不足以窳形相廬而被壁則當官者放不用也古之尊官器三簪中圖云散氏盤

曰甝付散氏田器而賈子說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先甝甝簪皆志也

官保章氏注志古文識甝小史掌邦國之志則然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臧之小

司寇登中于天府中者計簿也

天府注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小司寇注上其所斷獄訟之數皆謂中即計簿也余以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升中即登中謂自陳功德上計

本義叟從又持筆可互證中不可汗漫。簪足以昭視意旨。獨畫無分刊度齊。使人自爲量。故至今猶用簪中

而不用圖。今鄉邑靈敏縣亦有冊圖之然獵物無足言者新聖觀於甌人所爲。樸樸小故。而昭其時物。亂世之徵。文辯反

覆而無徵。驗樂府通韻而違今古。既非今韻又非古音吳棫毛奇齡以索其流蘇矣篆刻譎繆而棄形聲。草書繁繞而難

識。知比類萬端。苟爲噲事。以不徵於民用者衆矣。不畫而止也。雖然云能之長短。雖小足明

其所緣矣。古之畫者侂於工師。今之畫者侂於名士。

公言第二十七

廌書二十七

求朝夕於大地。而千歲不定。橫赤道之帶是也。藉假吾手。所左右以期之。而上下於半球者

異言矣。是以一方之人爲公者也。黃赤碧涅修廣以目。異徵角清商叫嘯。喁于以耳。異。酢甘

辛。鹹苦。澀雋。永百旨以口。異芳。必腐。腥。腥。羶。朽以鼻。異。溫寒。熙溼。平棘。堅。疏。枯。澤以肌骨

異。是以人類爲公者也。生而樂死而哀。同類則愛。異類則憎。是以生物之類爲公者也。公有

大小而人不啻。度公其小者。其去自私不間。以白羸是故。至人謂之曩。儻之智。雖然。以黃赤

碧涅之異。緣於人之眸子可也。以目之青者。視火而有青炎。因是以爲火之色。不恆其悖矣。

取歧光之壁。流離蔽遮之於白日。而白者爲七色。非壁流離之成之日色。固有七。不歧光則

不見也。火之有青炎，火者實射之，不皆目則亦不可見也。燭炮鈞冶之上七色，而外有虹火。

變火可以鎔金鐵，而人目不能見，不見其光而不得謂之無色，見者異其光而不得謂之無

恒之色。雖緣眸子以爲蕪極，有不緣者矣。右論 大魚始生，卵割於海水，久漬而不知其鹹，苟

以是論鹹味之無成極，而坐知鹹者以舌臆之妄緣。荀子正名篇已言緣，天官又言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釋典未入中國，始書言緣者始此。

夫緣非妄也，雖化合亦有其受化者也。且人日茹飲於酸素之內，而不知其酢及其食鹽梅。

則酢者覺矣，苟日寢處於醃梅而嚙之，雖醃梅亦不知其酢也。乃酢於醃梅者，則知之是故

分劑有細大而淡鹹，無亂味以忘微鹹者，而欲沒鹹之達性，固不厭也。右論 單穆公曰：目之

察色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清濁不過一人之所勝，故制鐘大不出鈞重，不過石過是

則聽樂而震觀美而眩聲一秒之動，下至於十六高，至於三萬八千而聽不逮日赤之餘，結

說文：炎，火光上也。結，炎光也。案：炎光即今所謂光線，光自發點以至人目皆煩繞行至目則成圓錐形，即炎光上銳之義。 電亦之餘，結光力萬然蒸而視不逮，余嘗西

登黃鶴山，瞻星漢，陽閃屍乍見，屑屑如有聲，以是知河漢以外有華臧焉。有鈞天廣樂之九

奏，萬舞焉。體巨而吾耳目勿能以聞見也。以不聞見，毅言其滅沒其厭人乎。右論聲 夫物各

緣天官所合以爲言，則又譬稱之以期至於不合，然後爲大共名也。雖然，其已可譬稱者，其

必非無成極。而可恣瀆。腹以爲擬議者也。今吾已範人之形。而勿能求其異。合於非人之形。其不從大共以爲名者。數也。及夫宗教之士。知其宥。不知其別。以杜塞人智慮。則進化之幾。自此阻。吾與之陟靈臺。曰道型乎域中。而智周九天之上。

平等難第二十八

樞書二十八

天地之道。無平不陂。故曰水平而不流。無原則邀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邀已。政平而無威。則不行。然則平非撥亂之要也。昔者平等之說起於浮屠。浮屠之言平等也。蓋虧盈流謙以救時弊。非從而縱之。若奔馬之委轡矣。何者。天毒之俗。區人類爲四等。以婆羅門爲貴種。世讀書主祭。其次曰刹利。則爲君相將士。其次曰毗舍。則爲商賈。其次曰首陀羅。則苦身勞形。以事剛畝監門畜之。而臧獲任之。是四類者。慶弔不通。婚媾不遂。載在冊府。世世無有移易。夫橢圓方趾。一也。而高下之殊。至是此釋迦所以不平。而黨言平等以矯正之也。揉曲木者。不得不過其直。恣言至其極。則以爲敲叩毛鱗。皆有佛性。其冥極亦與人等。此特其左證之義。覲以齊一四類。而闕侈不經。以至於濫有牛鼎之意焉。愚者滯其說。因是欲去君臣。絕父子。齊男女。是其於浮屠也可謂儀豪而失牆矣。且平等之說行之。南北朝則足以救

傲行之唐宋以後則不切事情是何也當門地之說盛時公卿不足貴壘囚俘虜不足賤而一於種胄乎辨之至唐高儉定氏族志猶返新門進舊望右膏梁左寒賤蓋其俗尚之敝與天毒同風觀夫王源與富陽滿氏爲婚班列不當無損於禮教豪髮而沈約彈之以爲生死點辱於事爲甚若以茲事爲至儻回者嘻其舉也於斯時也而倡平等之說於其間則膏蔽之棄蕉萃之哀息矣其有助於政教必不訾矣今自包衣而外民無僮僕昔之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臺者今亦及身而息自冕黼旒鉞以逮藍縷敝衣者苟同處里閭一切無所高下然則以種族言吾九皇六十四民之裔其平等也已夙矣復從而平之則惟去君臣絕父子齊男女耳昔者白虎通德論之言以人皆上天所生故父殺其子當誅晉獻公罪棄市以殺其大子申生故夫忍戾至於戕賊其所愛則何人而不戕賊又上絕其考妣之性使無遺育其在辟宜也今繆推其同出於上天以立義雖夏楚之教沒其慈愛而誣之以酷烈責之以自擅若是雖法吏之囚錮役作其罷民亦酷烈自擅也歐美法有囚錮役作無夏楚說者必謂夏楚酷於囚錮役作亦思數日之困悴與一時之呼養在受者果孰甚乎父之於子必不忍囚錮役作之成年而後或施以夏楚亦與榜掠異狀得倒置其重輕也乃夫男女之辨非苟爲抑揚而已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淮南陸形訓澤女不駢適則不夫山女不適駢則不養俄羅斯人威斯特馬科婚姻進化論有此說今本之確也中

國無媒氏以會男女。其數不彰一歲之爲盜賊罪人勞作餓夫以死者皆男也。男之彫喪則怨女自多而不得不制妾媵以通之。且人類者欲其蕃衍與一女伉數男則不若一男而伉數女。夫以一男而伉數女此猶三十輻共一轂卽其執固不可以平等就除妾媵矣。有生與之技有形與之材官其劑量則焉可平也。第馬而殊駿騫第人而殊傭下與卓躒亦劑量殊爾然猶以其第厚薄之雖舜與造父者亦若是厚薄之況不易之劑量哉。案普魯士憲法女子不得嗣君依此大陸主義亦劑量然也昔樊英有疾其妻使婢候問英則下牀荅拜曰妻齊也禮無不荅。後漢書方術樊英傳君子齊其禮而不齊其權也。古者謂君曰林丞其義爲羣此以知人君與丞民等其義誠大彰明較箸也。及其驛然獨立於民上欲引而下之則不能已夫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雖號以民主其崇卑之度無大殊絕而其實固已長人故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彼道家之言曰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然則以投鉤定賞罰以三載考績易總統是特當軸處中者之所以避怨讟顧賢桀安取乎。夫父子夫婦之間不可引繩而整齊之旣若是矣君臣雖可平抑於事故無取故曰平等之說非撥亂之要也。雖然吾嘗有取矣取夫君臣之權非平等而其褻貶則可以平等也。昔者埃及之王稱法老死大行至窆所或頌其德或指其郵

以得失相庚償過多則不得入墓其王亦深自亟救懼羅罪辟莫敢縱欲是故中國稱天以誅天王而春秋有罪者不書其葬

明獨第二十九

庖書二十九

遇靈星舞僮而謂之曰子材衆庶也則按劍而嚙俄而曰子材固卓犖天下所獨也則笑屑然有聲矣則又曰子入世不能與人羣獨行而已則又按劍嚙鳥虜是何於名譽則欲其獨而入世則以獨爲大郵也彼痼俗也僮子且然而況丈夫哉昧夫其亂於獨之名實夫大獨必羣不羣非獨也是故卓詭其行號然與俗爭無是非必勝如有捲勇如不可敵者則謂之鷲夫而已矣厚其泉貝膏其田園守之如天府之窠非己也莫肯費半菽也則謂之齋夫而已矣深谿博林幽間以自樂菴華矣不蓄人也觴鳥矣不觴賓也過此而覩和精端容務以尊其生則謂之曠夫而已矣三者皆似獨惟不能羣故靳與之獨也大獨必羣羣必以獨成日紅采而光於鼉天下震動也日禪色而光於夕天下震動也使日與五緯羣尙不能照寸壤何暇及六合海嘗欲與江河羣矣羣則成一渠不羣則百谷東流以注壑其灌及天表曰與羣而成獨不如獨而爲羣王靈鼓之翁博惟不與吹管羣也故能進衆也使嘉木與齋羣

則莫蔭其下。且安得遠聲香鳳之馮風也。止雖不能羣。故卒從以萬數。貞蟲之無耦。使其獨也。以是有君臣。其類泡盛。繇是言之。小羣。大羣之賊也。大獨。大羣之母也。不昧於獨。古者謂之聖之合莫。抱蜀不言。而四海謹。應人君之獨也。握其節。莫與分其祿。士卒無敢不用命。大率之獨也。用心不枝。子然與精神往來。其立言。誦千人。和萬人。儒墨之獨也。閉閣而省事。思湊單微。發其政教。百姓悅從。如蒲葦。卿大夫之獨也。總是襍術也。以一身教鄉井。有賢不肖。或饋之。或撻之。或具染請之。皆磬折而願爲之。尸父師之獨也。吾讀范氏書。至獨行傳。迹其行事。或出入黨錮。嗟乎。非獨何以黨哉。古之人歟。其獨而羣者。則衣冠與骨俱朽矣。今之人。則有錢唐汪翁。其性廉制。與流俗不合。自湖北罷知縣歸。人呼曰獨頭。案獨頭語甚古。水經河注。河北靈首山。引關關十三州志云。山一名獨頭。山南有古家陵。柏蔚然。橫茂。北阜。俗謂之夷齊墓。是則以其狷介赴義。號曰獨頭。因名其山矣。自命曰獨翁。署所居曰獨居。章炳麟入其居。曰翁之獨。抑其羣也。其爲令。幹權稅。雖一鑑不自私。府臧益充。而同官以課不得比怨之。其羣於州部也。罷歸。遇鄉里有不平。必爭之。罷其氏豪右。銜忿而寡弱者。得其職。姓其羣於無告者也。詩禮必抨彈。繇禮必撻其羣於知方之士也。夫至性恟天下。博愛尙同軌。錄以任之。雖賈怨不悔。其羣至矣。其可謂獨歟。入督師之室。則視者獨矣。入傴巫跋擊之室。則行者獨。

矣。視與行至羣也。而有時諡之曰獨。故夫獨者羣則羣者獨矣。人獨翁翁亦自獨也。案以知羣者之鮮也。烏虜吾求羣而不可得也久矣。抑豈無計辭以定民者。吾與之稱天下多敗羣。故西入周南而東亡命郁鍊之野。儻得一二。當是時水陸未移官號未革。權槩未變。節蕩未毀。俎猶若俎。鉦猶若鉦。羽猶若羽。籥猶若籥。戚猶若戚。而文武解弛。舉事喪實。引弓持柄。無政若雨。是爲大羣之將。渙雖有合者財。比於蟻。適於是。慢然而流汗曰於斯時也。是天地閉。賢人隱之世也。雖然目覩其支體骨肉之裂而不忍去之。而不可則惟彊力忍詬以圖之。余越之賤氓也。生又羸弱無驥騫之氣。焦明之志。猶懜懜怛悲世之不淑。恥不逮重華而哀非吾徒者。竊閔夫志士之合而莫之爲綴游也。其任俠者又籲羣而失其人也。知不獨行不足以樹大萃。雖然吾又求獨而不可得也。於斯時也。是天地閉。賢人隱之世也。吾不能爲狂接輿之行。唵吾不能爲逢子慶之戴盆。吾流汗於後世必矣。

冥契第三十

廌書三十

章炳麟曰。吾不徵伯夷不尙觀於斟雉之史。委蛇黃宗羲之言。而放君祿曰天子之於輔相。猶縣令之於丞尉。非尊高無等若天之不可以階級升也。輓近五洲諸大國或建聯邦。或以

貴族共和。貴族之弊曰寡人。則大君之尊。日以齟損。而與列侯庶尹同班。黃氏發之於二百年之前。而徵信於二百年之後。聖夫且夫。雞離桔梗。場圃以爲至賤。而中其疾。則以爲上藥。自古妄人之議。常冒沒以施。當時卒其所言之中。亦與黃氏等者。蓋未嘗絕也。予觀明武宗自號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兵部宣敕。雖御名不諱。傳之後世。以爲談笑。又上求之。則漢靈帝。嘗內許涼伍宕之說。謂大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因講武平樂觀。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此事稍不章。要之二君。皆淫醜昏虐之主。佻狎自喪。誓其赤刀。誠無不釀嘲於後世者。然輓近尙武之國。其君皆自稱元率。或受鄰國武臣官號。佩其章。鞞慙然。勿以爲怪。而戎事日修。則天子誠與庶官等夷矣。嗟乎。彼漢明二主者。其慙歟。其逆計至是也。事之闐然而得之者。千世以後。輒與之相契。合章炳麟曰。歸乎君子大哉。黃中通理。南人曰。夏姬之蹙。類其里。連衽戚施。效之蹙。其類其里。無炊竈。章炳麟曰。戚施之蹙。類其里。無炊竈。夏姬效之蹙。其類其里。連衽名實未虧。而愛憎相質。於是知妄人之議。不竟非而舉其事。以釀嘲者。適咫尺之見也。章炳麟曰。中夏之王者。謂之天子。是故言蒼牙者。以爲出於東皇。大一而創業之主。其母必上帝。馮身以儀之。吾讀浮屠書。稱帝曰。帝釋。亦曰。釋提桓因。是無佗彼塞種者。其氏曰。

釋迦以其王爲出於上天而因以其氏被之惟牟尼陞小其說攢排上帝而猶謂之瞿釋迦氏一作憍尸迦亦稱憍陳如並一音之轉彼神靈其國主翕然以爲出於朱鳥權衡之宿其於中夏豈何其禁范

之合也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凡長人者必雄桀足以欺其下以此羨民是故拱揖指麾而百姓趨令若牛馬章炳麟曰大哉黃中通理章炳麟曰封禪書有八神將大公以來作之而天主其一也則邪蘇以爲號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一馬行無徹迹詣營求謁大

公曰此天方之神來受事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見舊唐書禮儀志引太平御覽十二引陰謀所載與此略同則穆罕

默德以爲號是二子者西隔昆侖而南隔黃支之海未嘗一覲尙父之苗裔誦其圖籍而稱號卒同天主天方皆譯語然不失本意豈姜姓四岳之掌賓餞者其怪迂之說固多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章

炳麟曰歸乎君子大哉黃中通理

通法第三十一

脩書三十一

帝王之政不期於純法八代其次審法維清緝熙合符節於後王足以變制者則美矣周之克商矢珪矢憲與九鼎比尊憲者前代之圖法今以因革者也明昭有劉施於朱氏漢之政可法有二焉天子曰縣官亦曰國家漢馬第伯封禪儀記國家御首益人輓升山又云國家臺上北面是稱天子爲國家也法王路易十四曰朕即國家中國固用此義此

其過制淫名以土之毛當會斂於已然其名實自違卒有私財足以增修宮館得無虧大農經費新論有曰漢定以來百姓賦斂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奉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爲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

御覽六百二十七引桓譚新論案少府所入不應倍於賦

斂蓋是積歲羨餘非一年收入如此然不審所據爲何年要指其著書時也

此爲少府與主賦斂者分帝有私產不異編戶後王以皇室

典範所錄別於賦稅者也景武集權於中央其郡縣猶得自治古之王度方伯之國則有三監大國相也其命曰守故管仲言有天子之二守左傳十二年傳欒盈亦以士甸爲王守臣左襄二十一年傳

小國相也其命曰令故楚以子男令尹輔之及秦罷侯而闔置其孤卿郡則御史監之其主

者言守其下縣道言令皆因前世建國之差率以爲比

晉侯問原守史起爲鄆令先秦之世以方部大吏爲守令業有萌芽要被以相國之號以爲

尊榮亦猶後世滯鎮之帶京衙也集成筭法則自秦始

是故郡縣之始亡大異封建漢氏因之大守上與天子剖符而下得

刑賞辟除一郡之吏無慮千人皆承流修職故舉事易而循吏多成哀之末綱紀敗於朝吏理整於府至於元始戶口甑盛矣其縣邑猶有議院棠長蔡湛碑陰曰賤民議民與三老故吏處士義民異列議民者西方以爲議員良輿通達之士以公民參知縣政者也賤民者西方以爲私人漸役扈養不及以政不得選人亦不得被選者也此其名號炳然國命不出於

議郎而縣願獨與議民圖事與今俄羅斯相類凡漢世道路河渠之役今難其費彼舉之徑易者無慮議阮之效後王嚴望於斯制如其初政則因是也新與晉魏隋唐之政可法有一焉漢承秦傲尊獎兼并上家素鉅億斥地侔封君行苞直以亂執政養劍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擬人主故下戶踣躄無所跼足乃父子氏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帑爲之服役故富者席餘而日熾貧者躡短而歲蹶歷代爲虜猶不贖於衣食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傷心廢藏不可勝陳通典一引崔寔政論語如此新帝復千載絕迹更制王田男不盈八田不得過一井此於古制少奢苟悅以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田布列在蒙疆卒而革之竝有怨心則生紛亂此其所以敗也然分田劫假之害自是少息訖建武以後鄉曲之豪無有兼田數郡爲盜跖於民間如墜漢者矣大功之成虧亦不於一世也晉之平吳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然仕者猶差第官品以得蔭客及元魏制均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初受田者男夫

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北齊之授露田。夫婦丁牛皆倍魏制。亦每丁給永業二十畝。以爲桑田。周制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隋居宅從魏。永業露田從齊。而陞鄉每丁財二十畝。唐男子丁中者。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老男疾廢。口分半之。寡妻妾。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子及老男疾廢。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陞鄉所受口分。視寬鄉而半。易田倍給。大氏先後所制。丁男受田。取多百畝。少不損六十畝。畝以二百四十步爲劑。視古百步。則嬴民無偏。幸故魏齊兵而不殫。隋世暴而不貧。詭於貞觀。開元治過。文景識均田之爲效。而新室其權首也。夫農耕者。因壤而穫。巧拙同利。一國之壤。其穀果桑榆有數。雖開草辟土。孰不倍增。而商工百技。各自以材能致利。多寡其業不形。是故有均田。無均富有均地。簪無均智慧。今夏民并兼。視佗國爲取。穀又以商工百技方興。因執調度。其均則易。後王以是正社會主義者也。朱梁之政。可法有一焉。奄寺周而

有之至漢轉盛江左晉宋幾絕而不能濺盡也案晉宋二志惟太后三嬪似爲奄官其餘未見有位者西晉實后時有宦者董猛稍稍用事東晉及宋史傳雖開見奄兒然其甚者極鮮固諒於重流品不使刑人于位又元帝以相王章劾宋武素不好弄故裁減奄官幾於盡絕也唐法魏周中官復貴此非獨以分權陵主當去

無罪而宮人固無說焉梁太祖襲行其罰踐位以後切齒於薰楸改樞密院曰崇政院以敬翔爲院使不任中人雖趨走禁掖者亦絕及李氏破汴詔天下求故唐宦者悉送京師此梁無奄寺之徵也嗟乎淫昏不道之君作法於齊猶高世主生民載祀四千而間十七文德之流軼於湯武矣後王欲循理飭俗觀視四夷可無鑑是邪明之政可法有一焉初罷行省主疆域者曰布政使凡理財長民課吏皆責之西方之知事是也按察使掌刑名廉劾之事西方諸裁判所是也都指揮使秩正二品與當時布政使同秩掌治軍政率其衛所以隸於五府而聽於兵部西方之師團是也三司同位不相長弟賢於後嗣常設督撫後王式之按察與布政分則司法行政異官之隧也都指揮與布政分則治戎佐民異官之劑也哀乎中夏之統一二千年矣量其善政不過於五然世猶希道之斯足爲摧心失氣者也及夫東晉之世君臣有禮而唐陳詩不諱得盡見朝政得失民間疾苦此亦其可法者然當時自以習貫率行將法典之非成文者故不陳於大禘也

官統上第三十二

煇書三十二

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筭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於事故不官於物而旁通於道管子宙合篇語蓋先聖劉歆有言書曰先其筭命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

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大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

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

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律歷志說本史記律書而去其餘分自子至亥數以三積易曰亥子之明夷

易筮子之明夷趙賓作亥茲云萬物方亥茲也惠定宇以爲亥子雖非其本文而謂請則極當律歷志云茲闕於亥筮萌於子是其義也筮命所取法則在於是彼明夷者筮子

文王所公也然陰陽氣無筮子筮子言五行出於雜書文王言八卦河圖也是故言元年者

以王爲文王而指筮子於海外營部之域使無亂統如彼積數至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

七者是安用邪章炳麟曰此謂官制之大數在察玉衡筭於方明者也凡官皆以一統三普

者管仲之治齊也曰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齊語而臨下相統亦往往以三三積之文王之立政也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庶慎者何

也公羊董仲舒官制象天曰三臣而成一慎故八十一元士爲二十七慎以持二十七大夫

二十七大夫爲九慎以持九卿九卿爲三慎以持三公三公爲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積四十

慎以爲四選選一慎三臣皆天數也然則慎者三之別稱秦風小戎傳曰奮驅慎駕具所以

止入也此因止驂馬之入以爲名慎駕具者若言三馬之駕具矣乘馬實有軀牡然驂之命名實因

兩也慎駕具亦本此爲名而驂馬之兩驂駕具即因名於是厥以慎名官者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厥次疾爰類以慎將元

年從起留慎將爲楚漢時官號猶明之參將也明職官志總兵官副總兵參將無品級無定員此參將與

義甚迂曲漢初厥將督刺客將等命名皆從其職無總兵副總兵爲三慎將之名猶此矣師古言以謹慎爲將

以空言立號者以慎爲三周秦漢之通言故董氏用之夫慎者三物之稱自上以下積乘以三故曰庶

慎僚佐輔殿置自上官故文王罔兼此則官以三乘之義明矣先聖荀卿曰後王之成名正

名從周正明三百六十官者其法爲春秋所因及夫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

成百二十官如不契合然百二十官未及中下士也三百六十官者下逮是矣因元士八十

一而參之則二百四十三爲中下士數以增百二十官則爲三百六十有三故董氏壽國篇

曰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又曰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而謂之周制夫何
不合之有乎案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中下士皆謂其職名非謂其員數也如言以大夫爲長官者
有二十七職以元士爲長官者有四十一職非謂大夫祇有二十七人元士祇有八十一人也周禮一
官而有數大夫數士者不少然其官祇三百六十耳况鄉遂都鄙之正長同此一官而其員以千百計雖盡中下士之
數猶不足充乎又案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說王制及尙書大傳皆同鄭君注大傳曰自三公至元士
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周之官三百六十禮志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百股二百周三百近之未得其實也據夏周
推其差則有虞之官六十夏后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爲有所法部意明堂位說似與此不相涉大傳又
言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則又謂堯舜時已有百二十官亦與明堂位官五十相戾竊
謂古制茫昧學者多以周制說虞夏或以虞夏制說周紛如糾纏今從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之文定爲周制至
所謂九卿者即六卿與三孤而三孤亦必兼六卿自午以下至亥六等其數至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
十七是爲胥史陪屬遞統而相增六等者何也士之所臣曰早早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
僕僕臣臺也是在春秋傳則比十日今乃比於十二辰者傳有王公大夫士而大夫弗別於
卿士又弗別元與中下是以爲十別之是以爲十二非其相舛蓋也周官府史胥徒之制不
皆以三相乘雖其上亦然如大夫亦不止二十七職也要之道其較略而已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
不可平以準苟大意得不以小鼓爲傷必若引繩切墨而以三制之者雖僇商高爲政固勿
能也且夫壽名則因於周若春秋所爲斟酌損益者億甚衆矣是故荀子有序官王制其名或
異周禮然猶十取其七八故曰文王之法云爾及夫箕子所颺言則以五行爲臬楫斯大古

夏殷之成憲而周時毀棄久矣荀子道桀紂之世曰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以是百官令行於竟內謂之君論夫其千官者則鄭語言合十數以

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楚語言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是也是皆以十相乘然其本則在以土

與金木水火襍以成百物語鄭所謂五物之官則傳言物有其官故有五行之官列受氏姓是

已左昭二十九年傳古者計官自士而止不及早與陪屬故以三乘者其下雖尚有六等而曰三百

六十矣以十乘者其下雖有萬官億醜而曰千官矣千官之法本於五行是則曉頊夏商所

闔置金氏求古錄謂周以前皆五官甘誓召六卿鄭謂即周之六卿不知周官所云軍將皆命卿者謂選將而命之爲卿必非使大宰司徒等六卿將之也不可據此謂夏有六官其說取牆下曲禮天子建六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

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鄭曰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爲天

官大宗曰宗伯宗伯爲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司土屬司馬府則皆屬司徒工則皆屬司空案此爲殷時五官之明證周

時始立六官通典二十三云自宋齊以來多定爲六曹稍似周禮至隋六部其制益明大唐武太后遂以六部爲天地

春夏秋冬六官若參詳古今徵考職任則天官大宰當爲尚書令非吏部之任今吏部之始宜出夏官之司土杜君此

說精審絕倫周代家宰實爲三公之副若漢時以御史大夫副丞相矣故小宰注謂君今御史中丞明大宰若御史大

夫也後漢以御史大夫爲司空則爲論道之職而衆務悉歸尚書故家宰又若後漢以來之尚書令也杜君又謂筆計

之任本出於天官之司會案近世普魯士有會計檢察院直屬國王爲特立官古者則以直隸宰臣漢初張敖善筆以

列侯主計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謂之計相然則司會屬於天官猶計相居於相府益明大宰是副相矣又世人多怪

禁撥冗官隸於大宰不知大宰實兼統五官而官於禁掖者於五官並無所歸故直隸大宰耳其與五官同列爲六者

猶後漢至唐以令僕與諸曹尚書同爲八坐也而六官取法則與夏商以前取法五行者大異蓋神權始衰矣又尋

其所任蓋官吏名籍集於司士所謂德功能久者自據其長官所考以詔王非自任益選也此與漢世選部略似而權尚不逮若殷置司士乃爲五官之一則與晉後之吏部一致進退黜陟專制於一人矣上選卿尹則非敬忌擇人之道下選翰佐則非庶慎罔知之義此魏晉以來之積弊而殷法已爲其前導故文王立政而箕子以爲王府之祿大革斯制然則以大宰爲神官以司士執銜柄皆殷法之乖繆者是以密名從周也

臧者隋書倭國傳其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夫以五官分職實始五行之官日本文教受自百濟王仁隋百濟傳罔言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則必出於箕子也當殷之衰景天不饗者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厥登名民三百六十夫故

能不顯亦不賓滅逸周書度邑篇以是知文王之爲方伯既嘗改官卽每職舉其一人以上殷室故

周官非肇制於公且父子積思以成斯業信其精勤矣自周而下設官在乎理財正辭禁民

爲非而司天屬神之職有所勿尙象物以五者特兵事之斥候旌旃耳儒有一孔不法後王

而眩於神運故荀子之譏子思孟軻曰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非十子則箕子之法必不行於

域中而文王得持其元故曰大一統也春秋傳於昭之五年箠叔孫氏箠得明夷事則曰明

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

且日爲三亦以見明夷之以日定位久矣而其言亥子者則周室取之以爲官成之大齊者

也

問曰斥候旌旃象物以五何事也應之曰春秋傳曰明其五候賈逵曰五候五方之候敬授

民時四方中央也昭二十三年 其後軍儀亦如之故曰軍行右轅左追摹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

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宣十二年 物者旗物也上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玄武雀今本 左

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則轅者葦也注從律聲說文雀讀若和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

門即和門轅音葦近和故可通借 考工鮑人言欲其荼白茶者葦詩 右葦即右白矣葦者鹿蓐草也釋草所

謂荼王芻者某氏注謂鹿蓐葦炎注謂蓐草郭注亦同 其色綠小雅終朝采綠則是矣追畫也詩追琢其章傳追雕也廣雅

詁作彫弓說文葦畫弓也是彫本有畫義追則與彫雙聲通借 左追摹即左畫青也茅慮無者茅慮則釋草所謂茹慮茅蒐也無

其餘聲茅蒐可以染絳其聲合則為韎前茅慮而前朱明矣權者釋草曰黃華釋木曰黃英

郭璞曰牛芸草也小雅芸其黃矣傳亦云芸黃盛也故中權者中央用黃色也勁者釋草曰

勤鼠尾孫炎以為可染早後勁後玄也凡七入之緇六入之玄皆得以早通稱 曲禮獨以軍行載旗為義傳即剡

及斥候舊解傳者皆支離今考正如此 軍中以徽識物色教目依於五方非以為神怪及其末流而有衛侯官

十二篇入陰陽家漢疏 侯官者候官也

官統中第三十三 隄書三十三

七十一聖之官命祿盡於今陳諸東序不為下國綴游然其稱號磨滅或儻見於四裔與後

嗣王所布法而幽隱不著者第而錄之非苟爲采獲異聞凡近世鴻臚中允即中諸職因名於古而十世以後稱其卓詭考迹者猶吾世也

虞書堯典稱內于大麓鄭君說大傳曰麓者錄也新論亦云昔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天子事

如今尚書官矣劉昭百官志注引論衡正說曰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位大總錄二公事其說

雖異古文以爲山足要之言相位者必有所從受及擬以錄尚書事則誣也繇漢而上官號

多難知若長秋光祿勳其解詁猶近鉤鉞寧獨上世余讀漢書烏孫傳說其國官制曰相大

祿左右大將二人候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

自左右大將以下皆漢語譯錄獨大祿非漢稱傳又言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大

子有子曰岑陬其下言岑陬者官號也此則烏孫自以官稱其人即大祿爲烏孫語明矣相

大祿者一官大祿從主人相從中國史官所記音義偕箸之也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

大監皆可賜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明大祿爲股肱貴臣而與大麓譯音正同則虞書所

說爲相位烏孫取於古官舊號豁然矣烏孫故在祁連敦煌燉間後乃佗徙見張鷟傳與瓜州允姓

故鄰壤當舜時則邸成地也隋西域傳言高昌王坐室畫魯哀公問政孔子像其官曰令尹

曰公多取周秦以上高昌於漢則車師前王庭今爲土魯番關展二城當中世聲教殊絕猶上法周官以爲光寵況於舜世東西固未隔也故孔子稱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而楊子雲喜識絕代方言信其有徵哉

義和作占日尙儀作占月世本及呂氏春秋勿躬文義和分而皆有仲叔及王莽則合義和爲一官亦猶秦

之合僕射也上禮弓扶君下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注下當爲僕射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實正君服位者故秦置謂者侍中尙書皆有僕射并僕人射人爲號謂者蓋皆近臣也其後遂汎及佗官取其領事之號

百官公卿表謂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非其實也綜校其實既遠起東周矣文侯之命言父義和者鄭以爲晉仇其字

義和固無徵也馬從孔安國故以爲晉重耳其云父能以義和我諸侯亦愈曼衍矣義和者

義和也賜弓矢響鬯以爲侯伯比於唐官分宅四方者故取其尊號而曰義和義和故分尙

儀亦非一名大傳曰儀伯之樂舞鞀哉此其儀也大傳注儀當爲義義仲之後也案下又有義伯之樂舞將陽則此非義之誤鄭以下言義伯爲義叔之後此爲

義仲之後然同言義伯不應如此無辨故知此儀伯爲尙儀之儀非義伯也周世法之大雅有維師尙父故訓傳以爲可尙可父惟別錄

亦言師之尙之父之此皆近望文生義師者大師尙父者尙也大公之賜履而征五侯其職

儕於儀伯故曰尙父周之爵號祕逸者多矣二晉之世天子賞魏文侯以上聞見呂氏春秋下賢舊作上卿漢

書變增傳如淳注引作上聞若義和尙父者寧一事邪

周之六典亡三老五更三老公也五更者世疑其出於秦官秦壽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皆以主領更卒部其役使凡將軍有前後左右百官公卿表而大將軍居中而主莫府故主領更卒者五人章炳麟曰秦無儒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壽而酌尚首虜之國不有也夫庶長不更之號夙箸於春秋緯書文耀鉤曰成周改號襄弘分官綴漢書律歷志虞恭宗訴等引弘其取於秦官而建五更矣今叔旦所制既出山巖屋壁獨襄弘後定者不傳然其足以撥亂反正寧不得與於蒼姬之典乎

屈原稱其君曰靈修此非詭辭也古銅器以靈終為令終而楚辭傳自淮南楚辭傳本非一然淮南王安為騷騷傳則知定本出於淮南以父諱更長曰修其本令長也秦之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此其名本諸

近古楚相曰令尹上比國君尹即古君字故左氏春秋君氏公羊作尹氏上世家族政體君父同尊父從又持杖尹亦從又持杖喪禮傳曰杖者爵也其君曰令長下比百僚楚官有莫敖其君早瘡及弒者亦曰莫敖敖本會豪字猶西旅獻豪今作葵也此亦君號同臣之一事南國之法章君臣猶以官位辨高下故參

用親羈而無世卿夫萬物尊天而貴風雨者為其不私暱近不孽疏遠也管子版法解語

官統下第三十四

脩書三十四

後王擇一相大吏自相任守令自司授輔殷自府辟如是則教令壹吏部廢世胥散矣章炳

麟曰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建官之法中今之卒病猶有六術焉捐納則廢年資則廢科舉則廢將論官者必於大學求材於學治定之制也今後王暴興而置學堂待其畢業猶十有八歲將空位不可以待矣梅福有言不循伯者之道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時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也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夫遭時阽危則數澤之才者必盛於平世數心優賢不在校官矣明大祖令中外諸臣下至倉庫襍流皆得舉士傳相引擢是時山林竊居皆得自達故草昧一切之政不舉於學校而舉於薦引一術議院者別於科道治定之制也上書者別於通政司之守定與未定之通制也當其未定語無取翹博言無取成文典苟便於事跡之黏牡越人之不龜手方僮僕以承之若其勿便雖不愆於舊章蜚蓬之間三王所不賓雖然上書則新舊襍糅而持新者制之羣議則新舊襍糅而持舊者制之故據亂則通封事亂已定則置議院二術稷之善農大費之善虞咎繇之善李法雖賢聖勿能以代官因國之關道出乎總理按察使出乎刑部彙猶以爲事守而久更慢弛其他之凌亂則舊矣是故改革之政相材而授之職自治官法吏軍帥專對之使帑臧之守起自卒史上至乎上卿終身不出其曹雖有大勳止乎

賜爵矣三術處戰國者以軍隊爲國之大邪其孰則不得不右武兵法旣異因國之文臣雖握神雀刀持邊必隆之七首不足以統馭士卒八國比合以陷宛平其主跳走督撫則先與密爲誓盟夫以疆圉抗詔叛也又遠遁多畏而弗能自立爲小國虛設節鎮也孰用後王廢督撫而建師團內受命於本兵外有承宣布政使以長一部四術明制監司長吏以下皆避本省宋政和制則授官無過三十驛議者善宋以朱買臣畢安敬張漢周范仲淹之守本郡爲故之二議者其失則均也必不用鄉人則曹於風土其舉戾民必專用鄰比而勿遠取僻陋之地風俗弗革其民將老死不相往來夫豪俊雖超軼於里閭之士其材性則大抵不出其里閭東方日本有少連焉禮記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族鮪臚貴賤混敬違天武天皇十三年詔定八等之姓曰真人曰朝臣曰宿禰曰忌寸曰道師曰臣曰連曰稻置以牢籠天下之姓氏然則以官定姓雖自天武始賜實防於神武也仲哀天皇當漢獻帝初平與平建安開始置大連之官亦因於古蓋是等官族皆自神武建德賜姓始神武元年常周黑王十七年少連大連蓋即其時人故孔子得稱之論語少連與柳下惠並稱歸不知其何時何國今觀雜記東夷之子一語又證以東方氏族而知少連大連之稱猶漢世大小夏族大小戴等以氏族其民踴夷不恭故賢者猶侏張西方秦有子桑焉論語子桑伯子正義曰鄭桑則以此爲秦大夫案鄭蓋以子桑伯子爲二人與包氏異也其民好稼穡務本業漢地理志說秦俗如此故賢者猶大簡不足以自拔也今是秦趙燕代荆楚演蜀陸行幾萬里鐵道未布游者未能以徧至賴遠宦互革其俗互增其

見聞必杜絕之則民死其鄉吏死其牖下川谷郡縣隔越而不達風俗臭味窒闕而不流若是則其害於文明也最甚故除吏者無避本省亦無迓遠人情有不通則輔以三老亭長五術貴賤之情視其權不視其位輕重之情視其祿不視其階有位而無權有階而無祿則將軍之策命或塵足以易觴豆往者有理藩院則鴻臚寺普矣有總理通商之臣則理藩院輕矣大學士宰臣也提督持斧之帥也自軍機處之設則內閣無政自金陵之陷則提鎮爲僕妾至於郎曹觀政之士而不冝與均齒伏名違其實權舛其秩故賞不勸而黜不創必覈其權實而升降其階位其尤冗散無事者則廢六術以是六術規芟其建置若夫增損財益之凡目則以時定也章炳麟曰若古官方之亂莫泰元魏縣置三令長郡置三大守州置三刺史刺史則皇室一人異姓二人守其泯勞宜勿可以終一爨然而猶曰升平之世何也其端未見也見端而革以其六典上諸大旅震來虩虩無喪翼鬲敷天之下衰時之對時周之命

商鞅第三十五

卮書三十五

商鞅之中於讒誅也二千年而今世爲尤甚其說以爲自漢以降抑奪民權使人君縱恣者

皆商鞅法家之說爲之倡烏摩是惑於淫說也甚矣法者制度之大名周之六官官別其守而陳其典以擾又天下是之謂法故法家者流則猶西方所謂政治家也非膠於刑律而已後世之有律自蕭何作九章始漢地理志箕子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李俚高初皆嘗有作然或行於小國或草創未定之制若漢唐及今變本加厲之法則皆萌芽於何遠不本鞅而近不本李斯張湯趙禹之徒起踵武何說而文飾之以媚人主以震百辟以東下民於是乎廢小雅此其罪則公孫弘爲之魁而湯爲之輔於商鞅乎何與鞅之作法也盡九變以籠五官覈其憲度而爲治本民有不率計畫至無俚則始濟之以攫殺援噫此以刑維其法而非以刑爲法之本也故大史公稱之曰行法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今夫家給人足而出於虔劉之政乎功堅其心糾其民於農牧使蠶之游惰無所業者轉而傳井畝是故蓋賦有餘而賦稅亦不至於缺乏其始也蔽其終也交足異乎其厲民以鞭箠而務充君之左臧者也及夫張湯則專以見知腹誹之法震怖臣下誅鉅諫士艾殺豪傑以稱天子專制之意此其鵠惟在於刑其刑惟在於簿書筐篋而五官之大法勿與焉任天子之重征斂恣調發而已矣有拂天子意者則已爲天子深文治之并非能自持其刑也是故商鞅行法而秦日富張湯行法而漢日貧觀於汲黯之所譏則可知矣繇湯之法終

於盜賊滿山直指四出上下相蒙以空文爲治何其與鞅反也則鞅知有大法而湯徒知有狎獄之制耳法家與刀筆吏其優絀誠不可較哉且非特效之優絀而已其心術亦殊絕矣迹鞅之進身與處交游誠多可議者獨其當官則正如檄檮而不可終方孝公以國事屬鞅鞅自是得行其意政令出內雖乘輿亦不得違法而任喜怒其賢於湯之關人主意以爲高下者亦遠矣辱大子刑公子虔知後有新主能爲禍福而不欲屈法以求容闔烏虜其魁壘而骨髄也庸渠若弘湯之徒專乞哀於人主藉其苛細以行佞媚之術者乎夫鞅之一日刑七百人以赤渭水其酷烈或過於湯而苛細則未有也觀其定令如列傳所言略已具矣吾以爲酷烈與苛細者則治亂之殊直佞之所繇分也何者誅意之律反脣之刑非有所受也湯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媚人主故瘁心力而裁制之若鞅則無事此矣周興來俊臣之酷烈也又過於鞅然割剝之憐亂越無條理且其意亦以行媚而非以佐治則鞅於此又不屑焉嗟乎牛羊之以族蠹傳者慮其敗羣牧人去之而無所遘刑七百人蓋所以止刑也俄而家給人足道不拾遺矣雖不刑措其執將偃齊斧以攻穰穡世徒見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後之成效若鞅之爲人終日持鼎鑊以宰割其民者豈不繆哉余觀漢氏以降刀筆吏之說

多傳春秋其義恣君抑臣流馳而及於民湯之用汝事比其取俶矣自是可稱道者特旌旗之以文無害之名而不能謂之有益於百姓是其於法家則猶大巖之與壑也今綴學者不能持其故而以抑民恣君蔽罪於商鞅烏庠其遠於事情哉且亦未論鞅之世矣夫使民有權者必其辯慧之士可與議令者也今秦自三良之死後嗣無法民無所則效至鞅之世而冥頑固以甚矣後百餘歲荀子猶曰秦無儒此其恣愚無知之效也以蠢愚無知之民起而議政令則不足以廣益而祇以殺亂是非非禁之將何道哉後世有秀民矣而上必彊闕之使不得與議令故人君尊嚴若九天之上萌庶縮朒若九地之下此誠昉於弘湯之求媚而非其取法於鞅也藉弟令效鞅鞅固救時之相而已其法取足以濟一時其書取足以明其所行之法非若儒墨之箸書欲行其說於後世者也後世不察鞅之用意而彊以其物色效之如孫復胡安國者則謂之愚之尤如公孫弘張湯者則謂之佞之尤此其咎皆基於自取而鞅奚罪焉吾所爲激鞅者則在於毀孝弟敗天性而已有知其毒之酋腊而制之其勿害一也昔者蜀相行鞅術至德要道弗踏焉賈生亦好法矣而非其遺禮義棄仁恩乃若夫輓近之言新法者以父子異財爲憲典是則法乎鞅之秕稗者也寶其秕稗而於其善政則放

絕之人言之戾也。一至是哉。夫民權者文祖五府之法。上聖之所以成既濟也。有其法矣。而無其人。有其人矣。而無其時。則三統之王者起而治之。降而無王。則天下蕩蕩。無文章綱紀。國政陵夷。民生困敝。其危不可以終一舖。當是時。民不患其作亂。而患其貽盪姚易。以大亡其身於此。有法家焉。雖小器也。能綜覈名實。而使上下交蒙其利。不猶瘡於蕩乎。苟曰吾等國政之不理。民生之不遂。而必不欲使法家者整齊而撙紕之。是則救飢之必待於佻飯。而誠食壺飡者。以寧爲道殣也。悲夫。以法家之鷙。終使民生以法家之刻。終使民膏澤而世之仁人流涕。洩以憂天下者。猥以法家與刀筆吏同類。而醜媿之。使九流之善。遂喪其一。而莫不府罪於商鞅。嗟乎。鞅旣以刑公子虔。故蒙惡名於秦。而今又蒙惡名於後世。此骨髓之臣。所以不可爲。而公孫弘張湯之徒。寧以佞媚持其祿位者也。

正葛第三十六

卮書三十六

臨沮之敗。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譏其無遠略。而或解以敗問之。未通。苟羅騎斥候之疏。如是。則政令愈慢矣。皆闕闔者也。法家之所患。在魁柄下移。移者成於從橫之辯。言其上。則雄桀難御。不可以文法約束者。爲特甚。故韓非所誅。莫先於務朋黨。取威譽。其在蒿萊明堂。

之間皆謂之俠葛氏亦法家也行誅於從橫而彭萊李巖麗於流辟夫劉封雄桀之次耳奪孟達鼓吹守山郡不發兵罪也而葛氏特以剛猛難任不可用於易世之後勸先主除之是殺之以其罪殺之之情則不以其罪也如羽世之虎臣又非封等倫也功多而無罪狀除之則不足以厭人心不除則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而將掣撓吾大政故不惜以荊州之全土假手於吳人以隕關羽之命非媚之也一國之柄無出於二孔出於二孔其所舉雖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齊人心壹法令則國已分裂矣雖殺之而疆易侵削終不以易內訌韓非內儲說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乃以左氏易之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王曰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諸葛立意蓋亦同茲大氏法家之旨憲令爲重而都邑爲輕古今一也其故事則有蕭何之戮韓信何公用之於韓信而葛氏陰用之於關羽法家之竭忠

亦瘁矣亦其所以爲小器焉爾吾讀梁父吟言二桃殺三士

事見晏子春秋梁父吟云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稱讒言者特婉辭爾終云

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是嘉晏子之殺三士明矣

葛氏者其志亦見於誦詩矣

刑官第三十七

卮書三十七

西方之言治者三分其立法行政司法而各守以有司惟刑官獨與政府抗衡苟傳於辟雖

達尊得行其罰昔者周公以立政爲憲法其言曰庶言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卒事而告大史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其刑官殊於百工之徵也歐洲法家之訓曰王者無惡神聖而不可侵王者無惡以有事則與大臣分署也神聖而不可侵以其嚴威深閼也今是卒暴小忿奮佩刀而刃人及其略奪婦女以爲嬖御柏爾奔朝多有之大臣所不署嚴威所不扶此謂匹夫之惡其訓不可用而法律不著其條獨以侵

人田器予其請求

西方以田器與訟者若訟君則曰請求

此雖立憲猶恣人君使得以一身爲姦盜不軌也申無

宇陳僕區之法而楚子謝罪孟軻陳古義警賤殺人則咎繇得執之夫以大上之尊而猶不免於五咤使舜妄殺人則治之等是矣中國以專制名尙制是術彼歐洲則闕者何也凡法至於辭窮不欲其避忌區蒸寧頌言之而變其治是故司市之令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帑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注此王國之市而說國君以王罔以其足以互明之釋曰此王國之市若直見王后世子過市則不見諸侯以下今以王國之市而見諸侯以下過市足得互見注以下過市故云互明之也據此是王后過市亦加罰也自夫人以下皆行其罰而國君獨賞貸乎赦刑人者非謂其肆大眚也以國君之故而使鴟義矯虔者得以不誅則君之與於鴟義矯虔甚矣其行罰又甚也難者曰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

而不忌器之效也。今子陳是則奈何？曰：夫秦以不能自守其憲度，使二世得恣己意以族大臣，故趙高得報之報之者，趙高起於熏宦，非刑官之行法也。使刑官得夙行其法，糾帝之小愆，則二世必不得恣睢以陷於弑，何高之足患且姦劫之臣加刃於乘輿者，彼庸必有辭乎？自周官之法廢而讜訶不行於上，吾則與之莎隨以道古。江標曰：古有象刑意者，專以懲人主歟。

定律第三十八

胤書三十八

殺一人不以其罪，聖王有向隅之痛，是故持仁恕之說者必曰：省刑西人效之幾於刑措，雖然殃咎者人主與執法之吏所宜任也。苟誅殺而當，雖少僭酷猶足以庇民，何取於省？夫中國所患非刑重之失也，特其米鹽瑣細罪不至死而必致之棄市，髻首者爲可減耳。若夫賊殺畧人之辟，吾伏以質而美人震之以靈靈之氣，非有殊也。昔之人狙於肉刑者，以笞箠不足懲，狙於笞箠者，慮肉刑之憎毒，其害於民無旣，黥首則足而愈無所恥。夫笞箠與肉刑，特以爲輕重之劑，而民之懲與不懲，非笞箠肉刑之所能與也。病至於體理，籲以烏喙，大黃使人瞑眩而病已刺，以長鍼灼以橐艾，使人財有汗而病亦已。故病之賴以治者，非藥石之輕重爲之也。中其害氣也，刑亦有中。昔明之制律也，請壽文臣以公侯者死，今瀉仍之曰：文臣

無大勳請辭以公侯者死夫明律之所基於公侯者慮其攤柄震人主耳今因襲其舊而獨弛禁於大勳之文臣若慮其震主則大勳者愈益甚也若其不慮則令可劓也咩違本意使名實相賈如是者衆故有司持法則失情持情則失法進退無所持則遷延以緩其事故法之不足以懲民者非輕重爲之也紵戾之使必不可行耳儒者不究其實而慕泰西輕刑之名欲并斲去之謂可以仁恩感下民斯已過矣雖然律令則不可以不定夫滅死一等卽爲軍流其重者乃入於胥靡胥靡非義也且不恆有以軍流治罪人不過出鄉其爲患苦也淺不足以懲故稍重者不得不入於死愚以爲古有圖土今律與西法皆有監禁監禁者絕陰陽之氣違日月之明若入幽谷其愾戚過軍流遠矣軍流可以狃快爲姦慝而監禁絕之且當其禁時竊無餘思吟呻以求反本斯其悔過也亦易是則不傷肌膚不折筋骨而可以使民懲創故大辟之科條冗濫者宜代以是此革重而之輕也今兵律雖設軍中科罪皆制於大將雖上亦許以便宜從事何者不如是不足以肅士卒也愚以爲士卒之騷擾非合羣不足以成其在胥役則藉一人之力飢更文法以羅織人罪其戕賊下民百倍於士卒若卒設曹掾也則已曹掾未設則胥役之生死宜制命於長官雖一邑之令皆得以便宜論淺此

革輕而之重也。通商之岸戎夏相捍，一有戕殺，則華人必論死，而歐美多生制律者，欲屈法以就之，以爲罪從下服，則吾民可以無死。烏虜以一隅之事，變革域中，吾未覩其便也。愚以爲震旦之地險邇，若一家而瀕江，猶有以不潔戮者，其附塞則有蒙古律焉。今宜與諸鄰國約於通商之地，特定格令，參中西之律以制斷，而不以禁域中此輕重互相革也。若是則懲民者卒在輕重之劑乎？曰：否。滅死以去苛，授正長以權，以肅吏，定通商之律，以平怨。若夫懲民則固在必行也，非輕重之劑所能與也。且今世矯虔之民衆矣，其尤黠者，蓋怯於犯吏而勇於陵人，拙於公益而巧於私取，短於鬪力而長於駕言，其情可誅，顧遁於律令之外，雖欲必行，且有所不得行焉，而況其不行歟。

不加賦難第三十九

卮書三十九

珠申之帝銜不加賦，以示恩，而賦固所以襲甲米也。加之則孰不張楚於大澤者乎？旣椎脂髓以自肥，其族及執格不可加，而諱曰吾澤厚矣。若僮僕而釣者，果敬其魚乎哉？且秬羨者，令長所私索而，竊取之以入縣官，其卒又使令長得公取平餘於民，其加賦二矣。大兵起，門關蹶，梁於是乎有釐金，曰是征之商賈也，使商賈不因是以厚鬻而返取之農圃，則是誠惠。

政爾不然其猶曰殺非羊非殺也校獵之奪禽也攘人之兔以爲乾豆而發弦者不厭其餘戲雖少非廉矣今少之不能而段借其辭以耀之信夫民之易愚哉明愍帝之重斂非以營馳道禦寇衛民則有焉而民曰加賦今之薄斂少半而昭羣胡羣胡不能折衝以庇黔首是黔首無所衛也竊人之財猶謂之盜今其婦人未嘗刺章作文繡織麤毳其男子未嘗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爲兵器後漢書烏桓傳述其男女所業如是烏桓卽滿洲舊城矣以自澹給而浮食於民歷八世無齟齬是恣其劫畧而不憂名捕於有司也於盜甚矣而民曰不加賦嗟乎歲在烏味而降民儀九萬夫日夜不黔其突以圖革政將求資於大府而無若八旗之蠹蝕何使八旗之無餉乾甲米則歲節五百萬而贏據光緒會計錄支八旗兵餉馬銀四百六十七萬五千九百六十九兩支八旗米折銀一百一十八萬四千四百四十一兩凡五百七十八萬餘兩爲一歲之數今幾十三萬萬矣以是通商惠工而實軍府何功之不成而何師之不舉其又磬折徒跣以承白人之頽怒也夫公府賦以爲百官之經用則多取而不爲橫豳林有征問架有征船輶有征津渡有征一內焉一出焉猶大浦而斂者也今反是瘼度而舉歲藉以餉羣胡雖不增矣其膏澤則不沐浴於小民且漢氏之三十而取一者不瘵漚乎譬蟻蝥之蝕人縱不時斃其筋力固以日蝕及以釐金掙取以昭信票氣貸豈不曰吾以事國家非少府私之也亦念夫八旗之

蝕蠹於前而今乃鯨其後邪遭歲之大濂攻剽及都會知不可奈何而振卹之其於積歲所獲千未抒一焉又募資於富人以輔其乏乃自歌舞其德曰吾節大官之饜珍裘之飾以惠爾氓也鄙非廩祿其族而歲取什二以爲常平其安取是惠矣烏摩深宮之酋離芻保之手不自知其佞德以不加賦詭炫其民者其職耳百僚師師落其賕珠冠其孔雀服其麗子曳其盛鬻厭其淳磨縣其帛書無以報之而劇前世之苛政以美之甚矣哉其背本而不知惡也

明農第四十

脩書四十

昔吾嘗悵始元文學之與弘羊辯也不如卜式夫天地有百昌以資人用待工而成待商而通故聖王置舫人之官以通川澤驂服騾牝以達原阪人不極勞而足以窮泰遠劑其所產以冀服御弘羊之均輸非苟作也今之人亦嘗以理財之善善劉晏晏式弘羊矣勿爲權首而怨勿及也而文學諸生類欲遠法治古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以遏貪鄙之俗醇至誠之風其議虛僑近於無端崖之辯固不足以服弘羊矣察弘羊之病在知商而不知農卜式農家也故導之以衣租食稅以爲本議租稅出於穀穀出於力耕力耕出於重農是爲知本夫

通四方之珍異使五金百卉皮革丹漆晝夜相轉乎前而上權稅之民得其養上得其用均輸之術於是乎兩便然計本量委轉輸之久而出者必窮是故終南之山今無檀栢者會稽之壤今無竹箭者取之盡也然則商非能自通也孳殖於農而裁制於工已則轉之今居大農之官而不以飭力長財惠訓其民斯溺職也哉古之所謂農非播稼而已蔬圃之豐園圃毓之楨榦之富虞衡作之鳥獸之蕃魚蛤之孳數牧聚之麻桑之墜蠶桑之賦婦工成之數者非三農之職也而隸於農故諸農之所隸籍者一切致筋力以厚其本則百貨逢涌不知其所盡而商旅通矣烏虜今中國金幣之泄於異域者不可畫箸計也議者病夫商旅之不遠出而欲致行之顧未嘗以器之良楛物之盈絀爲計彼苦荼與絲者非園夫紅女將曷成者也逾淮漢甫草之地羊獄大數十桑麻不殖牛羊不下括車陟乎桃林甫草之地羊獄大數十蒲陶不成牛羊不下括商雖通矣其何取以連且吾所病於無農者有澁是者也今果窘於耕穫米一石則至萬錢矣自喘奕之蟲蟻息之物莫必其命而明者始思興農以厭塞之吾以爲農官不設農事不能以大舉昔者北方之沙磧薊北之左自虞集始營度之至於今二十世天山之水泉若古勿導導之自林則徐至於今再世而其效特局促於是也非設

農官無以爲也。

禁煙草第四十一

脩書四十一

閩土非甚磽确民亦不繇力薄材而食穀必轉於近省甚哉煙草之爲害烈也田萊一頃三穀而七煙市煙之利逾穀且十倍樹煙之勞殺穀且十倍民以昔窳細與而贏取煙葉之苦澤下毒其壞數年不能成菜茹雖欲反而樹稼其道無繇殖者滋庶食者滋衆民利而翫之監司恬而狎之迺禁不設若天之無凶年也嗟乎天下方穰穰以思罌粟之禁於此瑣且尾者則何暇議去夫不審利害之原而苟以大小權之固也罌粟大而煙草細也樹罌粟者使民食而死樹煙草者使民不食穀而死死一也何大與細之分古者萍氏有酒幾今亦禁燒酎夫酒以成賓嘉之禮賓主百拜而後敢酬酢以道天命其下寤民冬非酒不燠然而有迺禁者害穀甚也今煙草無酒之利而有酒之害酒害穀有涖煙草害穀無涖無禁得乎或曰閩民賴是久矣迺而禁之不能而適爲恐獨受賕者地是擅吏資而奪民利也禁不如權權當如洋藥十而稅其三無厚利則止矣噫意慎怯與之臣聞益帑則孰敢動矇者以爲害穀而重困之也賤者以爲利國而不可去也則禁不得行適助之增重耳且昔之禁罌粟其病

亦足以奪民而擅吏然忍志禁之者愛民以政不以小惠也夫藉君相之執誅鉏草茅且不能則何以爲政愚以爲煙草之禁政在守令而司以耆老鄉先生吏無得與與者格無禁何資之擅下令之歲已栽者不發明年無蒔蒔以番薯預足以代穀三年而腊毒盡則壤可稼矣何利之奪詔之無穀之害而動其戒心犯禁三畝者伏通衢五畝種十畝罰白金五兩二十畝官笞之沒其地入里校室導同隄除煙草者三畝一升醴五畝一簞羹十畝一丈布二十畝白金二兩三年以覘閩田五年以覘閩倉之穀

定版籍第四十二

滄書四十二

章炳麟謂孫文曰後王視生民之版與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而衰賦稅大減則充古之爲差品者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迭爲九衰至於衍沃而止矣今之大法自池井海塹有鹽而外露出稻取長黍稷粱麥各有品也居宅與樹蔬之地次之山及池沼次之江干沙田次之以是徵稅觀於民間而辨其物桑田者其利倍稻粳藜蒲陶橘柚桃李竹黍梧桐及襍樹松櫟足以給薪者其利自三山有植苦茶者與桑田比種竹者亦如之襍蒔糧藥者爲下黏與文杏不高岡而有足以侍宮室械器其利倍苦茶枅夥丹木者自四池沼大者容

魚或數萬頭不作勞而其利加於露田十倍江干沙田宜木縣其衰如桑然則定賦者以露田爲質上之而桑柰之地果黍藁薪之地楨榦之地至於魚池法當數倍稼矣獨居宅爲無訾窮巷之宅不當蹊隧者視露田而弱當孔道者魚池勿如別爲差品以是率之賦稅所獲視今日孰若孫文曰兼并不塞而言定賦則治其末已夫業主與傭耕者之利分以分利給全賦不任也故取於傭耕者率參而二古者有言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夫貧富斗絕者革命之媒雖然工商貧富之不可均材也朽人爲人黝聖善畫者圖其幅帛其爲龍蛇象馬草樹雲氣山林海潮燿火星辰人物舟車變眩異態于以緣飾牆壁一也然或一日所成而直百錢或一日所成而直贏於萬金輓步輦者與主海船者其爲人將行一也一以爲牛馬一以爲宗主是豈可同哉彼工商廢居有巧拙而欲均貧富者此天下之大愚也方土者自然者也自然者非材力席六幕之餘壤而富斗絕於類醜故法以均人後王之法不駟耕者無得有露田場圃池沼得與齋養比而從事人十畝而止露田者人二十畝而止矣以一人擅者塉壟溝洫非有其壤地也場圃之所有植落樹也池之所有隄與其所浚水容也宮室之所有垣墉棟宇也以力成者其所有以天作者其所無故買鬻者庚償其

勞力而已非能買其壤地也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故貢徹不設不勞收受而田自均

章炳麟曰善哉田不均雖衰定賦稅民不樂其生終之發難有帑廩而不足以養民也昔者

余在蘇州過馮桂芬祠堂人言同治時桂芬爲郡人減賦功德甚盛余嘗聞蘇州圍田

吳越多稱圩田本由圍田音誤作圩圍田多豈過沼澤爲之今則徧以稱水田皆在世族大者連阡陌農夫占田寡而爲傭耕其收租稅畝錢

三千以上有闕乏卽束縛詣吏榜笞與逋賦等

中夏兼并最少惟蘇州世族尙有之桂芬特爲世族減賦顧勿爲

農人減租其澤格矣苟悅言漢世田制官收百一之稅而民輸豪彊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

於三代豪彊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民今不正其本務言復除適足

以資富彊也桂芬於蘇州仕宦爲達諸世族皆姻婭通門籍編戶百萬號呼之聲未徹於耳

將厚薄殊邪其闔立祠堂宦學者爲請之農夫入其庭廡而後知報功也

均田法

凡土民有者無得曠其非歲月所能就者程以三年歲輸其稅什二視其物色而衰征之

凡露田不親耕者使鬻之不隸者鬻諸有司諸園圃有薪木而受之祖父者雖不親豈得有

其園圃薪木無得受買池沼如露田法凡寡妻女子當戶者能耕耕也不能耕卽鬻露田無

得傭人

凡草萊初闢而爲露田園池者多連阡陌雖不躬耕得特專利五十年期盡而鬻之程以十年

凡諸坑冶非躬能開浚誓采者其多寡闕墮得恣有之不以露田園池爲比

制幣第四十三

尙書四十三

陟皇之赫戲詆素王之眇論方時困窮而害金播飛如熒火白選弗臧空名之劑其艱阻如行冰上所以厚生安在制幣之本自有蹠無自無蹠有從革而下皆可以爲幣從革而上皆不可以爲幣昔王鑿言紙幣之利而魏源持玉幣以相詰難夫玉不從革者也因璞爲大小勿能有意壹其形范其不便一矣抵觸而碎直千者不當一其不便二矣追琢之功勞於鑄金十倍必有定形則曠日持久成幣勿能多若苟取佩環而鑄其等直則貴賤無所準鑄金既鑄未鑄其直不相遠斷玉雖故碎琢以後其直遠過於璞又其貴賤不能以方率重率之大小爲比例故取無以得準其不便三矣古者或用蠙珠與五品之貝雖不從革猶無待雕鏤故可資亟耳若玉則惟以六瑞爲葆臧或以氣籩不施於市閭不齎於化居之賈故曰上幣彼源之迂其猶黃初之用帛邪夫穀帛者於民生爲至急而不可以爲

幣然則爲幣者必至無用者也故其始以金銀赤銅相轉而其極至於用紙幣紙幣則數寸之兩爰耳而足以奔走食貨何者絲薄易舉自從革而下其裁制莫易此行旅之齎又便其輕也且夫唐宋之飛錢交會必有帑厝以爲本今東西雖異度其儲藏固足以相任以中國之匱乏官無見錢卒然以紙幣下行其無裨楮也汎汎如海閩屈龍乎誰其信之是故今之制幣者將先取夫有用無用之間夫精鏤白鏤之見鋒刃也不若鐵其於以爲鐘鏞華藻鏘鱗之可觀而其發聲也不若銅然則金銀者愈於無用必其爲有用則猶未也故銅鐵之攻擊利用者皆俛而聽命而聖王以莊山之金朱提之銀爲珍幣今龍圖徧鑄矣然惟湖北廣東者獨盛其佗猶滯則襍質之殺者多而民又時灌藥汁以鎔其周郭也必刑無赦及夫鑄金之議則中國方以爲大命非獨便於關稅國責而已不鑄則生金日泄而鍊餅者日貴西方之金一兩當銀十五兩其與吾易則當三十兩所得倍稱故泰西隱益而中國隱損其耗無莖極既鑄金則以金相易而欲爲抗墜者無所藉其饒多矣且夫兩幣既足則民信官府如刻漏不待表撥之建肥胡之立而所發沛然足以流衍吾乃陟高北而宣言曰紙幣行矣其行之久雖卒暫無見錢顧可以相攝代若宋之湖會民給其旋如磨石至於九野九

千九百九十九隅輕齎以賈神州之商滄滄蔚奮相集相錯以成大羣而後可與西商格拒然則所鑄於九府者一而給民之求者二故曰自有蹠無自無蹠有必先取於有用無用之從革而至無用者從之如形景則厚生之大衢已然而非革命者猶若不能行也今之政府倚張爲幻於上鑄龍圖者自言十六銖即三分兩之二及以地丁內稅而不當十二銖不及二分兩之一以此婪民故符章刀布之足以明徵定係必俟諸後起者

弭兵難第四十四

戊戌春作是難時俄羅斯弭兵會未起

尙書四十四

禍亂燿燿之既極有一人焉扶義而起曰我必弭兵哉雖含哺之童必頌之以爲上仁無疑也是故向戍激而爲是口血未乾陳蔡之社爲京觀宋鉏尹文激而爲是當是時七國之權力雖猶有軒輊頰仰其執足以相禦然而苟卿覩其無成然則大勇不鬪然後爲天下右苟無生人殺人之柄而欲禁人以不已殺此實難矣今以中國之兵甲與泰西諸疆國相權衡十不當一一與之搏擊鮮不潰靡是故泰西諸國之兵可弭而必不宥弭兵於中國譬之盜有所劫略其於羣盜之所懷挾嬰纒則勿取焉至於弱人則不在是列雖厥角誦首與之指九天以爲誓其何益哉美利加亦寡兵之國也人見弭兵之議出於美利加而以爲不在疆

弱之形嗟乎美之在西半球鄰無虎狼顧蠶食所不及耳坎拏大一日自立而爲帝巴西一日發憤爲天下雄則美方戒嚴之不暇其能與之晏安於酖毒歟今關中國者萬巴西坎拏大公法恆義且有所不行而況弭兵乎必若是是猶遣將臨河以講孝經而欲以卻黃巾也說者曰吾豈徒氣盟將假貸於彼而要之相率以衛我則是以彼之金幣爲質子也弭兵之盟若則無渝矣夫中國地臧之金幣百倍於異域卽有兵革彼棄其已貸者而收其未發者如是則以什伯償一二其賢於出之內府而寄之外府者亦遠矣夫何所損焉苟無損則不足以是爲弭兵之券也吾以爲火器之窮人人殫精竭思而無所進萬國之疆弱漸若畫一當是時有釁而鬪如兩金相斂先斂者勝於是人有懼心而弭兵之策行矣今日雖弭兵於小弱猶無益也何者避用兵之名則尺檄可以得地古者刀鋸不戢流而爲甲兵今甲兵旣窮則且靡而爲鞭箠故中外有釁則持哀的邁敦書以索地而踵之以警察千人以分布其邑落則是鞭箠而天下定也猶有不率者則火器固可以用也曰是征吾屬地非犯鄰國矣然則今日之弭兵特假疆國以攘奪之柄而弱國海隅之蒼生終勿能完其首領焉諗何瘳乎昔者岡本監輔嘗欲置天討府矣以爲據險阻之地以直隸於上帝列國有罪則遣將征

之是近於弭兵矣吾以爲主天討者其氏族不能出於五洲之表也雖命曰帝臣其始亦一國之氓而已矣使故國無事則止苟有事也不慟哭以念其里閭之榆柳其人情乎哉此其所噫而誅其所憎中人之志也不然仇厲守高矯節操以飾名譽則故國雖直必務與之以枉橈之名苟滅親而已又非義也夫等之食息於行星者其用意必不能至公則六師所臨其以無罪死者衆矣又況於賄賂市鬻之師乎今言弭兵者其弊蓋猶是也抑吾又有訂焉自北宋之中葉至於明季士大夫多喜言兵事其說不務訓練而好崇詭道紛拏錯出流宕而無所薄至於揭暄之兵法百言而鄙瘞甚矣學者知談兵之爲腐儒則思以弭兵之說廓之蓋一質一文丁世運之變而以是爲琦辭焉今夫被彗日用於人而不得臧於篋者其道固不足貴也物之貴者必大璋青龜然於世無所用品之則以崇飾視聽言之貴者必深微玄眇如弭兵之說且近於仁術矣不踴其本而肇其末其說亦未可行也

經武第四十五

龍書四十五

正今之世釋菜爲本而受獻誠爲末雖然末不固則治本者且不及其年而夭殤是故其末又騰躒以先於本吾觀於易之象至密雲不雨其血將出穴於是知本末之無定程也夫

家有樵栢而國有甲兵非大同之世則莫是先矣苟釋其利而倚簞席以謀天下以交鄰國則徐偃王已以臨禁掖則李訓鄭注已烏虜哀哉內政之有萌志士之始基鮮不見懸於外內者爪牙不具而使人制之是以知需之爲賊烏虜哀哉商鞅鬻戰而出齊桓以犀甲犢盾而立國也

議學第四十六

廡書四十六

陳胡公以陶器事周室壽之於菀苡而十亂勿與焉繇此觀之利器用者形之下者也上乎形者必十亂之道曩者學校以算術化力爲臬極三十年以設精橫而共工氏不出雖出能議政乎政治之學不修使僂功審曲者議之其孰將妄鑿垣牆而殖葭葦故東游者代之以明法法明矣京師首惡於上終爲蝮蛇治官之守寧亡國不以畀夏人而諸明法者方不悉中朝隱曲冀一昔用事少得扶持陪危或期借權又主調和焉知大命之不假人與執志堅縵者之不可轉也且物不用而朽蠹生於其膚理爲工裁者不用猶以廢簪自給明法不用轉徙於溝壑中人以下不自激卽而從諛權貴人以伺斗升之祿不乃嬖娂海澳都市間相誑耀以文采菟能致錢刀者冢矣談者猥謂興學教育以俟後來而題楨可得理平可致闊

矣夫如古之言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還致珍具於國老以命諸侯諸侯返而帥之則大夫勤於朝州里此禮記文王世子及孝經援神契語驥於邑也

原教上第四十七

尙書四十七

一方部成而有政教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本管子侈靡語學術申宗教詘至於今世或言中國無教教者人目能視火而具揄徧庶虞無教非詬有教非寵也余聞姚崎生言教齊物論而貴賤泯信善哉

觀諸宣教師所疏錄多言某種族無宗教者若非洲內地黑人脫拉突非古野人新基尼亞

野人亦名穆託箸於拉備科所上文牘輒言建國時未有宗教而後稍事幽靈崇拜然人類學諸

大師往往與是說堂拒威知以宗教者人類特性之一端也梯落路曰言民有無教者繇其

說解宗教過陋小矣原始人文第一卷而載路亦言格以人種學說必無無教之民民教學序論西尼突

爾亦云然則雖在蠻頑至愚之倫而其征倂於神也如璋圭壘篋取攜矣諸言無宗教者其

譌謬有兩因因於視察之疏一矣凡宗教其外聲形色采深結於內容藉令族人觀以感忽

之間而斷其宗教然不此固不足任也且未開人種甚畏異族特甚其見也必不達其內情

重以宗教神聖在義宜有墨匿故南洋之佗步與其脫披爾米科乃西亞之泡馬利希臘之
哀斯配克皆以神聖嚴憚謹儼之口不可語筆不可畫若支那之諱日本之齋矣吾嘗問亞
伊奴人以輪回之事傷其感情墨不應也大氏欲諜知宗教者宜入其鄉并觀其翁媪則浸
知其神聖所以謹儼夫宣教師則不然涂見負販而遽問以信造物之有工宰不以是定宗
教有無彼野人未受教者故不識造物何義則多以消極之辭讎對卽其爲無宗教一成立
故有初至言無教後又言其有教且履襪者若火國野人亞夫甘種始見者以爲語言不具
絕無宗教及達爾文視之得其語言發達狀其宗教亦信有神靈在天事之威儀複雜品式
嚴重或呼死者之名而信其魂魄必來毛髮墮地必舉火爇燒之不卽謂召癘疫其崇信神
靈至矣之非洲西鄙者初識其人以爲裁知猥劣弔法也後乃知其趨鄉惟一神教有近於
上國者瓦伊知天然民族
之人類學第二卷是故校計中失而近取二者觀之則前至者疏於視察倬然也因於
專己黜人二矣宣教師者皆以造物爲人格之神以是表旗故凡信弔物弔法者必排擯以
爲無教雖祖禰崇拜猶黜之諸言日本無教者語蹣蹣不勝條何者彼以崇祀人鬼信諸儀
式爲取贖其擯之也則宜於新基尼亞之穆託人也則謂之絕無宗教或言守形式信游魂

熒惑於祭儀於利海諾夫與非洲之加邁倫人也亦不箸其有教與不而言其民常事門基
斯夫倫古二神夜行攜其偶像婦人臧獲卽不得攜於品託斯皮海諾人也卽云無絲髮宗
教觀念獨信弔法及不死術又記其神號有加倫伽者若是而止斯土來記瓦夫馬人曰是
土教迹冥冥其民謂形體有神力神力宅於蘆葦池沼間投牢體則獲之故獵者得獸必祭
若豢獵狗然入其里門則頌祝之聲外徹其戶外常置烏呷巴那羔皮以爲常此斯土來所記其花
言野人信讖記畏弔師纏弔物於項下者不可勝原要之惑於祕怪神力與信弔法有效雖
羣予之爲宗教猶將奪而廢之守其一師形謀成光猗歟那歟拉備科爲渠帥而是爲其鉦
鐸鼓角也天下凡從生而不毛者其所趨鄉無問爲貞信熒惑其事無問爲弔法鬼神不也
人心不能無嗜欲祈冀思之至於熱中歛冰不寒頽然佞佞若有物焉靈運而能直接於形
軀者則愛之任之憚之敬之猶其在人格則有社會交際也有求而遇人則悽愴也悲泣也
欣凱也鞠脰也踞拜也此亦情之至也凡有血氣心知者孰不具斯機能矣人乍遇者謂之
逕鬼彪被髮乍遇者謂之鬚談詒而始倪視而中感接而終客之有無情僞亡足論而主必
受其濡觸也苟以熒惑者爲取賤邪泡利步之在動物亦取賤矣然學者求賤物與脊椎所

以系聯方賴泡利步之異形於鳥獸以徵其特性相屬發達相從爾今於人文史間求宗教孰發達者真信熒惑辨其氏叩哉亦求發達相從之徵而已矣且熒惑者劣民所特具及其文明而自磨滅今宗教文明者其根本皆自外來章章也如堪德云道德所因或因美術或因政治家之奇策或如正統家云有一定之聖人然其始幽靈之崇拜與一神之崇拜則不可辨章已況其內容與民間宗教附麗者往往而有若景教以使徒爲守護神或爲驅除癘疫者中夏之所謂湯也馬利亞者乃以守護小兒爲神浮屠之末禱祀諸妄鬼神亦衆以是知宗教雖有高下亦時有竝出同流者夫組織宗教與民間宗教非宣教師所謂真信熒惑者邪觀其氣類濡染亦可見其相因互通也且文明者多重宗義神之智力必揮索窺伺之心知其意以是爲宗教要領及夫巴斯託人自言素不省神而見於夢寐之間是雖熒惑復與組織宗教相類若浮屠之禪定與近世之神智學美人與爾廓德信等曾以說佛教要在神祕不可思議與新披伦告拉斯派之神祕觀及歐洲諸按神術相通實瑜伽之變形也其形想皆如是矣嗟乎宗教之有棚除高高下下其自爲也終於犬牙相錯無柰之何吾故曰弔法鬼神之容式蕪漠不思之觀念一切皆爲宗教無宗教意識者非人也高下之殊蓋足量乎哉

原教下第四十八

滄書四十八

生民之初必方士爲政是故黃帝相容區而禹益以廢縣治山日本之天孫印度之仙人西方猶奏之禮金牛此五洲上世之所同也自夏殷以往其民則椎魯無臆理而聖人亦下漸之以爲吾用何者眇論之旨非更千百年固不能以闡釋時爲之也當是時見夫蕪蕪之萎於燕鯨魚彗星之迭相爲生死與其佗之眩不可解者而以爲必有鬼神以司之則上天之祭神怪魃頭之湯祓自此始矣

今社會學家有言上古信鬼諺日中視影始蓋以爲行止坐臥是物皆隨之則因樹則有樹影如葉蒼蘆白佛言世尊譬如闇中有樹無影迎葉汝不應言有樹無影但非肉眼之所見耳善男子如來亦爾其性常住是不變易無智慧不能得見如彼闇中不見樹影凡夫之人於佛滅後說言如來是無常法亦復如是此雖設喻然可知彼意直謂影本自有不顯明闇中人不能見影猶不能見微生物也噫以彼深識玄鑑而猶不免於上古野人之說何哉

馮嶠者大龜也以爲河伯海若者右倪之龜也以爲瀛之神河海之物安知無嶠若若者其力勝民其居成郡縣七行星之間其所生人安知無嶠若若者其材勝民其居成洲國苟有智者曰彼不吾覲而吾亦勿之覲也民之朱愚望祀之又取蛇蛭之相似者而事之而聖人亦下漸之以行吾教是故伏曼容曰萬事之始生必由於蠱

周易集解引

人死而爲枯骸其血之轉鄰或爲茅蒐其炭其鹽或流於卉木其鐵在廿其肌肉或爲蟲蟻蟄豸曰精氣爲物其智慮非氣也所從受者胎卵之成成於牝牡之感而子姓受之感有交錯以成智慮及死則若波之復乃夫氣則灑淖於水土也

曰游魂爲變御覽八百八十三引韓詩外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脈歸於澤聲歸於空動則歸於風隄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髮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案精氣歸天呼吸歸人一也謂精氣歸於天空而仍爲人所呼吸非謂輪回也精氣即指氣易之精氣則統數者言名同實異然易義盡此矣說文志有易韓氏二篇名嬰此雖其說詩義亦即其所以說易也夫一朝

而喪其親戚匍匐復卒不得其處之死而不忍致死之薦祭之設情也謂其馨香之氣屑

然咲然足以感魂魄誣矣雖然此又五洲之所同也夫黃流之裸鬱金百葉酌之以達黃泉

舍菜者或曰采芳香也焚膏者或曰以達臭也梁武帝始令祭天用沈香祭地用上和香事見通典意亦同此而南美利加之鄙

人亦自醉以當葛而夢其祖其效若莛鼓然則馨香之果足以感魂魄乎夫可以感之使至

者必其莽蒼之氣也今精氣被於水土卉木以成物矣其游魂則散乎無形埒之宇歸乎野

馬其智識則未嘗有氣也成物者不能至無氣者不可感而致兩不得致則當葛之效也何

繇哉章炳麟曰生人之志念必振於鉅荼郁烈而後壯彼致齋者其志凝矣從而鼓之以

鉅荼郁烈則足以發揚光景而見其所爲齋者非魂魄之果至也吾之智慮嘗蛻於先人

精於自見而先人在矣故曰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禮記大學注物不必來而

吾形備之謂之致知以格物必若責以祖禰之享嘗商旅之齋其君者張權火於萬里之外

綴而成文字旌旆飢風鳴檐吹角便旋百卉規之以爲容閱此皆去王庭遠矣其君寧能視

聽之哉於彼不責於此則責之亦見其頗也頗與濫者君子皆不爲故董無心王充之於祭宗禰重之矣其於上天及神怪祇鬼者則皆擯之以爲椎愚之言繇董氏而上顓頊之聖絕地天使不通顧猶立重黎以司神事大智如周孔於巫方相故未盡去也時爲之也祝禱不通譎禱不舉必始於董氏董氏者其聖足以幹百王之蠱於喪躬亡嗣謂之不孝之流其表曰絕祀其中堅曰喪先人之智於臚大山祀爰居謂之瀆亂其名曰僭越其實曰蠢愚而莫繇董氏之道行董氏之制篤於親者必無廢廟享無弛袷禘察於物者戴天而履地必無建大圓與羣神祇之祭

爭教第四十九

胤書四十九

王者致教而憲政政不又則教尊此以有爭自沙蘭生之劍神彼得之十字軍始伏屍漂泚乎尙矣夫禹之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也見呂氏春秋名類不然夫五行者裁制於人而已何威侮之有章炳麟曰黃帝起消息則設五官利器用財隸於考工自禹之衍九維始以聲味容色暨於人事皆籠以五行以是耀民而擅其威故五行者禹之亂教也有距塞吾教者一世征之不能下則奕世征之奕世征之必烹滅大戡之至於賁陽五柞之間而其民不擾屈

原有言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斃於有扈牧夫牛羊天問夫該職蓐牧以世其官五行之實神也有扈蓐蓐收以爲牧圍威侮其官而五行之教殆文命之族父子殉之竭力致死而不悔者其教不立則不足以鎮撫黔首羽吠夏翟將遷於鄰國是以爭之至於擊牀也古今亦孰不爭其教涿鹿之戰用師以相濟惟異德也爭教也少正卯仕於魯仲尼弟子從之者大半於是執而殺之東觀之下爭教也軒轅仲尼之所爭或躪而夏氏之所爭者獨非是何也明夷之彖抗衡而言文王箕子八卦五行之相競也案八卦之衡亦未是然與五行固相衝突矣易與五行符是以陰陽氣無箕子彼禹之教橫行於東夏而不西被於關中文王之在豐鎬鄠杜有扈之虛也故守易千歲而不言五行比其厲周南度黎苾汜移東漸而箕子不得不竄於極東玄菟之域矣周史錄鴻範以箸東西之異教非尙之也昔者希臘以地水火風爲元素今所知則流別且羸於六十五行焉取乎大弦爲宮小弦爲羽五也文王增和穆二變以爲七音不耦行矣萌芽爲青海波爲黑五也禊祭天之玄以爲六色不耦行矣自周時五行已不足以自太然子思孟軻猶道之見荀子非十二子篇至賈董不能絕巫醫則之足以殺人祝史則之足以蠱人主禹一唱其術而其禍民也若是吾聞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焉乘兩龍蓋三層佩

玉璜左手操翳右手操環海外西經自以賓帝所獲足以貞觀頤若也以此誣民其教何如哉處

羣愚之世齊聖仁彊而訐巫恆之匿垢者殃必及身是故有扈氏爲義而亡淮南齊俗訓仲尼序

甘誓大爭教也訂其枉直在彼不在此

憂教第五十

鳩書五十

志古之大旅之金版或盜而帝或氣食無行而帝或屠城掘冢墓而帝帝於異教者則無有非民志之一不不足以行其政也自泰西之設禮拜寺也天津民羣聚擊聖相論誅十五人而民畏泰西也如蠶公其後有蕪湖之難有古田之難皆輸幣弔卹罷黜大臣及曹州難作不及約言攘膠卽墨以去而民畏泰西也如天帝章炳麟曰吾懼夫彼之不以威讐我而我亦不以彼爲畏也猶有畏也曰幸矣何者景教者諸科學之所輕其政府亦未重也縱之以入支那使趨於相殺毀傷而已得挾其名以割吾地其計畫黠矣吾林麓無鑑之氓觀其恣橫而以爲泰西故重神之也積忿結氣怨之銜骨以及其政府故地爲西守而念不西鄉審是則景教者乃祇以梗泰西東競之道者也昔者元魏嘗入鄴矣遼金元據燕矣滿洲入榆關矣皆不革其三統而中夏築法之尙然後本鞦固故曰國姓可易而中夏不可易道中

夏而憲泰西者謂之舜之齊斧與我矣舜之齊斧可薦食我矣今傳景教未也不然其瓜分也如印度之從佛回英吉利亦頌置之而無與已教相提成若是則能植以爲外藩部終不布化焉是於印度可也以中國之廣沛不舉一官不議一政而窮谷於伏處雖懷夫忍乎然則賢桀之士必蹕起致死以大攫搏於原若是則以二萬萬人一其志也儒雖弱必瘡馬地矣未可刈矣嗟乎元聖武夫泰西若林焉盡其睿哲將必有慮於是而思以易之則可阡危也且夫遼氏以降其在邊皆習馭騎以武怒擊殺爲故而不事文教其卒猶北面於瞽宗之序匈奴烝後母虐老獸心潰糶至矣及元魏而卒少變也況多謀如泰西者乎侗愚之民以爭教爲故佩帶之士以愾憂爭教爲故繇君子觀之操是二說者皆訾讐之人也一昔之閔也謹於一昔其終將勿能久庸渠知夫泰西之黠者其於中國且善厚結之如桑蠅蝟而箸之勿易其士勿變其帖經其學者置以爲冗官或處郡縣則比於領事又令西士之習於華者籀讀吾經緯以號於衆曰吾有仲尼之遺計籍焉若是則西教瘡殺也而中國自是終於左衽矣

訂禮俗第五十一

瘡書五十一

十祀不同風百里異教蹈諸大方作訂禮俗

一事古者踞拜之禮施於席地而今有登倚坐榻斯古之牀几也余讀天官掌次大旅上帝

則張氊案朝日祀五帝合諸侯師田則設重帟重案鄭君曰張氊案以氊爲牀於幄中重案

牀重席也以上鄭說此非臥所皆坐以休息者固知周初坐有牀矣非獨天子孤卿有邦事即亦

張幕設案意者王官尊寵偃息用之不正施於法禮故燕則跣升亦席地不牀也大史公言

張湯爲御史大夫坐牀上見朱買臣是亦施於貴者及向栩之坐板牀後漢書文苑傳上下通矣胡牀

亦自漢時有之風俗通義曰靈帝好胡牀凡坐大者爲牀小者爲几春官司几筵之五几以馮者也禮記乘車必

以几以登者也公羊傳言以鞶爲几以坐者也而氊案庫者漢世命曰髡髡通俗文曰髡髡

小者謂之髡髡上音榻下音登施大牀前小榻上所以登而坐牀也御覽七百八引東觀記曰景丹至廣阿

光武下馬坐鞶氊髡髡上設酒肉引同髡音如榻髡音如登近世之言登者昉於此矣甲古

者設坐曰案上食之器曰案設坐如榻上食器如檮祭皆非以馮倚者也東觀記曰更始韓

夫人見常侍奏事輒起抵破書案案之異狀自此始然鄴中記言石虎以玉案行文書皆御覽七百七

百十明書案爲可持轉者篋櫃之倫與今言卓者猶異王符有言負板案以類楯潛夫論實邊篇是

亦非甚小也晉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有柏書臺太子妃有漆書臺御覽七百三引則始似今之卓

矣乙禮經土昏之夕有衽席而不見牀臥無牀乎士喪記既夕即士喪下篇言牀茅常牖以此知昏

禮畧也世本稱紂爲玉牀御覽七百六引而易箸剝牀以足豳風歌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則臥牀先

紂爲之哉丙以是三者東校日本箸剝以尻庫几以馮薦土以寢故空首褻拜悉如舊禮諸

踞榻之國則絕之古之九拜今可率者其惟肅愷與持節持戟之倚拜乎

二事黃帝作旃冕世本文延長而前俛玉藻注延冕上覆也漢禮器制度曰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夏官弁師釋曰爵弁前後半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俛也

案此爲弁與今泰西曰制形范絕異其趨則同也先民初載則其顛骨猶長故旃冕爲適形

積二千歲顛廣而秦始皇除袞冕之飾惟爲玄衣絳裳一具及漢興亦如之擊虞茂疏言如此引見御覽六百九十

然平冕通天高山側注其實一也御覽六百八十五引獨斷曰天子冠通天漢制之秦禮無文祀天地明堂服又引董巴漢與服志曰高山冠一曰側注如通天案司馬彪後漢與服志曰高山冠如通天不邪卻直豎無山迹展筓胡廣說高山本齊王冠秦滅齊以其君冠賜

近臣謁者後漢與服志當鄙生初見亦儒衣而冠側注史記鄼生列傳此則秦時非無冕服顧等威廢絕以

王冠夷於誓御云爾然是時帝者已斥冕不用固以形骸不適冀得漸廢而漢明方更造之

亦其蔽也今戰國多故章服誠宜有所張弛至乃一於毛褐而繪紉徒以被牆寒必熏鑪出

必復陶空爲蠶績違輕煖之本矣是故後王之制輕覆利屣以從事大袞高冠以燕居燕居之崇者至乎兩梁冠而止矣其次白帙其次岸幘獨旃冕無用如彼大學所冠上平如弁而正方足以擬冕亦猶魏武帝裁白帙以代皮弁者邪

三事昔諸葛亮造笥袖鎧宋明帝以賜王玄謨

宋書王玄謨傳

滿洲之服其笥袖鎧之緒也軍容入

國以便趨走亡咎若其右方重衽溫煖不均於左削袂上起而合手者如拚矣嬰絡以效桑

門絳繩以被氊笠比是觀之將相驚以精彪物極而移異服者衆猶曰西服者苟以隨時

諸解辯有常刑幸其若是胡漢猶彌以相惡蒙古朝祭以冠幘私燕以質孫

質孫漢言一色服內庭大宴則服之

勳貴近侍下至樂工衛士皆有其服

胡服隱也滿洲游學以短衣常居以嬰絳胡服箬也人貌榮名詠是相構則

可矣殊微號易服色以俟後王

四事服物樸者益文華者益野莊周曰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明自餘皆翦也流俗蓄爪以爲華異國視之擬於鸞獸亦有闐玉不給落以瑣珠垂珥不給黃金紐鼻諸蠻之焜耀文明者悼笑矣西方之衣履至牢堅近質也若其將校以雀羽聃首婦人以沙穀羅面琦譎不衷亦何擇哉法其樸不法其華斯之謂雅

五事毛褐之衣自周世禮服而有之春官司服曰王之吉服大裘而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
玄冕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
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衮卷龍衣也鷩裨衣也毳麕衣也麕衣
之說後儒所叢疑康成以爲毳畫虎雌指謂宗彝若確實不磨者寧知司農則綜貫於五冕
之名義乎夫鷩者質言則曰駿驥文言則曰華蟲蓋古無鷩名也用有敝衣其畫駿驥字從
聲變而爲鷩耳敝者何也說文曰敝帔也帔一幅巾也一幅巾者一幅帛也布帛皆敝爲幅
帛所謂幣曰量幣矣說文訓幣曰帛而幣故敝之或字敝從爾爾從巾今幣又從巾
是二巾矣故知其非古文蓋五冕服皆
以衣名不以物名也衮爲卷龍不曰龍而曰衮其字從衣可類例也敝衣者與毳衣相耦對
敝者帛也毳者麕也希衣者與玄衣相耦對希者鍼縷所紕衣也說文訓縷字如此而
無希字希卽縷也玄者純
玄不紕以爲文也是故五冕皆玄衣以希衣受名於紕而縷其下者獨稱玄衣四冕亦皆帛
衣也以毳衣之削裁自麕成之則直其前者以非麕而專敝衣之名方言曰帔縷毳也陳宋
鄭衛之間謂之帔縷注以爲物之扞蔽也帔也縷也毳也名物故訓絕遠得并爲一語者以
帔者敝衣也縷者鍼縷所紕衣縷衣也毳者毳衣也衣服以扞蔽形體故引而伸之以成是

言兼言曰帔縷單言曰毳此猶周世習識冕服者之遺言哉夫其四冕皆帛衣獨襍以麕非好爲駁舉也古者天子冕服十有二章而已其服袞而下兼鶯毳希玄命以裨冕者自周始玄袞以下本五侯與孤卿大夫之正服曲禮曰其在東東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謂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也又曰庶方小侯於外曰子謂戎狄子男君也且殷爵初有公侯伯三等異畿內而謂之子周立五等增以子男本注此以知殷世子男在內則采邑在外則蠻夷非諸侯也夫蠻夷之子男其數什伯於采邑則從其多者言之織皮緹帶本出於四裔以是其君皆服屬衣故子男毳衣殷制也其在虞夏芻豢不可以質言其在成周周公斥大九州凡殷世爲子男於蠻夷者一切改隸采衛惟屬衣亦得爲中夏命服天子御之以爲裨冕故非被髮雕題涅齒貫鼻之飾雖樸質猶可以禮節文今其當御毛褐猶是矣雖然廢緇帛者必熏鑪熏鑪成而室中宜有竈突不卽以燠致疾人有安寢改作重煩其孰則不可行故曰行者居者宜異服羔羊之皮素絲五紵形若端衣而稍陋小其裁制居者有裕焉六事言宮室者異商屋夏屋韓詩曰殷商屋而夏門傳曰周夏屋而商門崔凱曰禮人君爲殷屋四夏也卿大夫爲夏屋隔半以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商夏者其義不可知獨四靈

兩雷殊耳四雷而其上正方故楚有章華亦商屋也案臺則無屋而史記蘭相如傳言秦王坐章臺見

章臺之異於常臺者也蓋名之曰臺其實榭爾釋宮閣謂之臺日本者謂之榭注臺上起屋章者商也律歷志商之釋山曰上正章西山經曰大華之

山削成而四方故章華以上正四方取義章華本非地名史記言秦曰章臺登徒子好色賦言秦章華大

齊等有章華明爲臺之式而非楚地明矣杜預皮傳華容而陸賈誼邊讓皆謂章華臺在乾今神州爲室皆

夏屋歐美爲室皆商屋商屋之爲麗婁闔明至矣其室不庭閉牖而晝然膏鐙比於夏屋其

中失亦相庚也初據亂者處以兩雷以四雷游觀視瞭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如是

則止

七事王者以警蹕扶衛威神師尹迭滅及縣令猶有先馬雖衛之衆無救於搃匈而空沮滯

吏事又喪游觀顧眄之樂今處事繇者多已委地不用然亦不遭掩擊自令而上遞以相師

可也且人之張蓋避暑潦也故乘車無蓋潦車有蓋或張衰笠足以澹用給求矣今秋冬精

明之晝不暴露人然尙處張華蓋華蓋漢世已用之忘其自來久矣以覆步輦語有所謂無魚而作罟者邪古

之牆罟獨傳棺槨傳記言屏攝者云以茅絕蔽神位亦非要扇矣楚語屏攝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

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案左昭十八年傳巡羣屏攝鄭司農云東茅以爲屏蔽祭神今之郭扇長柄而上僂句自

漢世豪俠爲之亦謂雉尾貴者乃稱五明而猥謂虞舜所作本御覽七百二所引崔豹古今注語武夫傳俠不足
以識禮度其漸上流遂忘牆壁之象古者忌諱弘多亦胡爲而遺是乎遂令鄙笑訖於來茲
也

八事祭以三牲魚腊者侯王以備物也下逮庶民而極奢微矣古之爲祭不足以爲法程周
制十分經用而取其仿以奉神嘗索繡言漢世貢賦三分之一矣宗廟一矣賓客一充山陵
案與桓子尚相校此說有誤曰賦皆充祭葬賓客則經費何出姑存其事又奢闕於古此至反戾也其後國祭亦弛賤民之祠祀者乃

稍益備臚今繼不盡廢諸祀宜豫設條例凡祀神祇以盥而不薦爲比凡享人鬼以舍采薦
芬爲比薄祭始乎北澤先師其下則徇壹無等差典祀倡之尊富者先之門外之血食則少
減哉

九事飾終之制傳外者易斷周身者難理神道石闕其誣肇於後漢裴松之陳議禁斷而南
朝無碑泰西以冶銅寫形崇爲偶像落成祝灌比於生人此旣異於景教其鄙倍亦瘞甚焉
然非哀思所寄苟以崇修外觀故易斷也及其周身厚者蓋子姓之慕也中世以厚葬發掘
輓近乃有室家乏無困於營葬茨棺露處中人信形法曠歲求壤遷殯庫宇叢樞爲屯故令

積尸之氣傳爲殄殍民之潰疫此其一矣然則桐棺三寸衣衾三領下母及泉上母通臭墨子之教也足以抑情流滯於今篤終者必引孟荀以爲難是以難理也夫禮以文質異時而制制衡律者必本於石師昔者趙岐略識章句令死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下下詎便掩馬融盧植皆禮家有方之士也融雖奢侈其遺令尙曰穿中除五時衣但得施絳絹單衣御覽六百九十二引不得下銅虎銅唾壺況佗銅物御覽七百十二引而植之將死顧敕其子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夫以馬盧博達經禮趙岐顧亦宗法孟氏然皆不用經儒之說而取墨家五時衣少厚於三領沙牀無棺於桐棺三寸爲甚焉然則明者作故以更周公之法抑何牽於孟荀而率情爲時病乎

辨樂第五十二

卮書五十二

民氣滯箸筋骨悉纏辨以宣導之作辨樂

皇始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呂氏春秋古樂大司樂存其六代而遷者或見於爾

雅古之作樂各用其如大司樂舞雲門則圓鍾爲宮舞咸池則函鍾爲宮歌九德舞九營則黃鍾爲宮是也因以樂名題識五音宮謂之重

重章也堯之大章也古章重聲通漢書廣川惠王越傳背尊章法今閩中俗婦呼舅姑爲鍾聲轉也商謂之敏敏謀也神農之下謀也中庸人道敏政

地道敬樹注敏或為謀敏謀皆古音之部故得連借
神農樂名下談見鉤命漢及御覽載樂書引禮記文
角謂之經經莖也顛頊之六莖也顛頊樂名六莖見禮樂志白虎通義六莖

古或作經莊子養生主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經即六莖首者猶言章矣漢世古詩十九首其名本此徵謂之迭迭列也舜之六列也古音失會通甘泉賦蕤

為證書多上大淫洗馬本作大淫肩亦其驗故迭得借為俯俯列聲義皆通廣雅釋詁曰俯列
也舜有九招六列六英見呂氏春秋古樂蓋上世三人投足奇零不耦者至是始成六俯矣羽謂之柳柳流也

大暉之休流也師流聲通若壁穿離西域傳作壁流雅也廣雅釋樂樂名首列一休流未詳何代從彼文逆推知是大暉其行綴俯列百王不同傳曰天子

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初獻六羽始用六俯

也左隱五年傳服虔曰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白虎通義曰天子八俯八八六十

四人諸公六俯六六三十六人諸侯四俯四四十六人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

琴瑟而已蔡邕月令章句引樂容曰舞天子八俯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御覽五百七十四引禮記曰天子宮縣四面舞行八俯諸侯軒縣三面舞行六俯大夫判縣二面舞行四俯士特縣一面舞行二俯是謂大夫士無俯

者公羊一家之私言鍾文烝謂少牢特牲皆無樂舞明大夫士無俯黃杜預從白虎通義說

以周曰少牢特牲兩篇名卜饋食禮無樂舞天子猶然不足為難杜預從白虎通義說一義者牴牾久不洩宋書樂志傳陸之駁

杜曰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有杜預從白虎通義說

四人豈復成樂左傳正義申杜曰舞執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質以董仲舒三代改制質文曰

主天法商而王用錫舞舞溢員溢即主地法夏而王用織施舞舞溢方主天法質而王用羽

籥舞舞溢楯主地法文而王用萬舞舞溢衡夫俯與人偕降者其執方俯降而人自若者其

執衡重以員楯其鄼依各異形漢郊祀歌曰千童羅舞成八溢千童者侈言其眾然亦以是

知八佾之不限劑於六十四人儻員體者則然春秋說曰天子舞雩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

公羊桓五年疏引 執不得方故知百王之異制而抵牾者可無相伐也所謂織施者咸池之故名也

織得聲於咸說文咸古文讀若咸樂記咸池備矣注池之言施也是織施咸池同聲故得通借其實當為織施雖織言飲余馬於咸池淮南天文訓言咸池者水魚之罔也是古神話語言咸池故諺說不可是正爾咸池為黃帝所作樂堯

增修而用之 其在樂師為旄舞鄭司農曰旄舞者鼈牛之尾周書王會所謂樓煩以星施矣晁

見樂記注 舞者莫隆於葛天之牛尾故入周室而其用不衰此雖樸鄙其翕張俛仰因陽氣

以達物使民不啻窳札瘥足也及其華者或浸淫於巫道故古樂在今則不用蓋桑林狸首

崇禹生開為尤害呂氏稱湯禱旱於桑林翦髮磨手以身為犧牲中古雖鬼魅未若是甚也

然宋以桑林享晉侯舞師題以旌夏懼而發疾左襄十年傳 令旌為析羽之旗者鹵簿恆物亡足

以驚怖其獨為倣怪明矣地官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

為翬或為義春官樂師有皇舞故書皇作翬鄭司農云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

羽四方以呈說文曰翬樂舞以羽翬自翬其首以祀星辰也翬翬也所以舞也然則翬舞者

祀四方星辰與禘旱暵兼舉之矣桑林所以禘旱故知旌夏為翬舞後鄭樂師注曰皇襟五采羽

說為覆頭翬首者皆不陳風宛其值其翬羽值其翬為其故訓傳云值也此後鄭所本值亦可借為戴與大記皆戴級羽戴之言值也釋地北戴羽為空桐注戴值也是說戴值同在一部一聲之轉互得通借故先鄭許以覆頭翬

首為說皆讀值為戴也證諸左傳題以旌夏當從先鄭許義題以旌夏題額也說引申為頭淮南本經訓條曰模題注題頭也鄭風清人箋喬矛裕近上及室題釋文題頭也又

引申為頭所戴莊子馬蹏齊之以月題釋文引司馬遷云馬領上常頤如月形者也此其謂舞師以旌夏戴頭也聖之稱旌夏夏者樂

舞之大名若言九夏矣旌說徵於鄉射禮記曰以翳旌獲白羽與朱羽綵以此知析羽皆得

稱旌無必簪繆故翳旌徒有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羽之為羽翳復無其杠以析羽故

大共名之曰旌注人首者與注旒首亦不異也頭蒙鳥羽屏隱其面形象則不恆類方相氏

之熊皮金目者故驟觀而懼至於談詒為疾矣舞師故書皇或為義古文義犧同用穆天子傳白犧是也而賈侍中說犧非古字說文明古字自作義也先鄭以皇舞為衣飾翡翠與其謂犧尊

飾以翡翠者相推校司尊明其讀故書義舞與犧尊同字也呂覽所述固商書舊文然竹書

本當為身犧旌謂躬翳玉題旌以禱為郵民之極爾周秦閒古義漸亡不識犧旌而從臆增

衍其文曰以身為犧牲非理實也伏生大傳亦沿其謬要之譌謬所始自以其樂俶怪怵人其緣起亦偕

有文實者甲狸首之為節亦在樂師其作樂繇丁侯不朝大公畫丁侯射之丁侯病困御覽七百

三十七引六編何以明之襄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襄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

之不來者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史記封禪書自後推觀引可以知物始此益為妖妄也乙周書世

俘曰克殷請祀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此夏樂矣崇禹崇伯禹也周語釋繇爲崇伯禹嗣其位故曰

禹都陽城埶破孟子注云陽城在嵩山下故因山以名其國世謂嵩高之名起於漢武古者祇曰外方不知漢武命名亦案圖籍非古書先有是號寧當以臆創造問語云冥之興也融時于崇山章解崇崇高山也孰謂漢武獨臆以易名

那生開生啓也漢諱啓白虎通義三軍此言開自出伐扈也諱啓爲開周書亦漢人字寫定至今遂莫能革舉子恆事方播爲樂歌者隋巢子曰禹

產於碣石啓生於石御覽五淮南謂禹化爲熊塗山氏慙而化石於是生啓漢書武帝紀岳用事華山至於中陵見夏

后啓母石師古引淮南此文今淮南無之佚也其詩蓋生民玄鳥之倫而誣罔過於履敏方士以之丙觀漢世魚龍舍利

諸戲惟以觀視四夷古乃以三事爲容舞今六代之樂不章舉三足以比類頌以盡美而動

以不軌物其妍醜不相容故曰舞之華者不可用於今矣且歌者所以說耳舞者所以練形

舞不具其骨體無以廉勁雖歌則猶無樂今夏人疲癯矣古之招舞旣以神怪不宜於民事

其槃辟折旋節度亦矢獨操牛尾及人舞以袖爲威儀樂師注稍俟靖可則效人舞尚存於日本余在西京見之

然泰緩不足以揚精砥優人之舞悉形象成事爲之旣不比律其惟醜又相若容舞者宜何

法式章炳麟曰苟大意得以是宣導滯箸不因於古惟其道引而止仰咽以申肺張臂以廣

匈蹠躍以利躡足躡夷以堅體髀佗使形體柔和者猶不一術過是乃有尋槿擊劍角觝旋

馬皆往往有其法式止不離局行不獵部於是具弦匏鐘石而已及其動容以象功德若古

之爲韶濩象創者待事而作於生民不爲亟其成性易俗各視其方而亦異齊中世阮籍有言江淮以南其民好殺漳汝之間漳謂衛汝近鄭其民好奔故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挾瑟之客氣發於中聲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有駭也御覽五百六十五引阮籍樂論今其血氣互變而各未有裁制後王者因其繇俗嗜好以爲度齊褻矣吾不得而見之矣

相宅第五十三

鳩書五十三

奉駟駒黃牛以郊天於土中鄂杜竹林商山甘木汧灑牧馬不廕於關中不可以居河無鱣鮪睢渙無文章雒與大梁不可以居周宋古之沃衍而今乎沙磧非江南之武昌則無居也孫文曰異撰夫定鼎者相地而宅發難者乘利而處後王所起今縱不豫知所在大抵不越駱粵湘蜀不駱粵湘蜀者近互市之區異國之寶旅奸之中道而亡故發憤爲戎首於今奧區在西南異於洪氏所克則以爲行在不爲中都中都者守其阻深雖陋小可也何者地大而人庶則其心離其心離則其志賊其志賊則其言犒掠其行前卻故以一千四百州縣之廣袤各異其政教雅頌者百蹶之媒也雖保衡治之必亂其節族矣夫景亳以七十里岐以百里古者伯王之主必起小國雖席之蘿而不受者非惡大也士氣之齊一足以策使周

行之著敕足以徧照非小焉能處小者於愉殷赤心之所擢厲其政葉冥其水土撫循其士大夫其輕若振羽從之十年義聲況乎諸侯則天下自動願爲兄弟大將焉往使湯文之故有大傀暇土其舉之亦絕贖吾未知其廢易竄殛之不伉於癸辛也洪氏初以廣西一部成義旅所至斬馘勤於遠略克都邑而不守跨越江湖以宅金陵內無郡縣而擲落以爲大以此求一統昆侖岱宗之玉檢未有錄焉故困於邊幅者爲小醜陬小邊幅不以尺寸繫屬者爲寄君寄君者戒矣雖其案節得地而揚光明金陵則猶不可宅當洪氏時有上書請疾趨宛平者洪氏勿從非其方略不及此也王者必視士心進退以整其旅金陵者金縉玉石稻粱芻豢之用饒雖鼓之北而士不起夫滿洲在者其虬分異國視虬便以爲賓仇此之謂亡徵及其閉門仰藥始以宅南自悔也豈不絀於廟筭而詒後嗣之鑑邪發難之道旣如此矣定鼎者南方誠莫武昌若尙賓海之建都者必邊遠武昌夫武昌揚靈於大江東趨寶山四日而極足以轉輸矣外鑑諸鄰國柏林無海江戶則曰海墘爾內海雖鹹亦猶大江也是故其守在赤閒天草而日本僑特以爲津濟江河之在上游其通達等是矣何必傳海夫北望襄樊以鎮撫河雒鐵道旣布而行理及於長城其斥候至窮朔者金陵之絀武昌之贏也雖

然經略止乎禹迹之九州則給矣。蒙古新疆者地大險而勢不相臨制夫雖州本帝皇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地連羌胡足以笞箠而制其命其水泉田畦膏腴不逮南方猶過大行左右諸國農事者制於人不制於天且富厚固不專恃倉廩自終南吳嶽土厚而京陵高羣井所韜足以利川下通武昌繕治鐵道雖轉輸者猶便雖然經略止乎蒙古新疆則給矣。王者欲爲共主於亞洲關中者猶不出赤縣不足以馳驟彼東制鮮卑西蠶烏拉嶺者必伊犁也。古者有空匈奴縣突厥者矣耽樂於關中而終不遷都其壤王靈不遠是以赤帝之大九州分裂而爲數畛夫爲中夏者豈其局於一隅固將兼包并容以配皇天。伊犁雖荒斬之胡桐檉柳驅之羆狸羈之羸橐佗草萊大辟而處其氓出名裘駿馬以致商賈鐵道南屬轉輸不困未及十年都邑衢巷斐然成文章矣。故以此三都者謀本部則武昌謀藩服則西安謀大洲則伊犁視其規摹遠近而已。章炳麟曰非常之原黎民懼之而新聖作者遂焉。余識黨言量其步武先後至伊犁止自武昌始。

地治第五十四

樞書五十四

後王興專制立憲之不知其畿外必以地治鐵道未播放於晉之府縣鐵道已播放於美之

聯州聯州者類古封建古者謂人君酋漢書宣帝紀楊玉會非首注羌胡名大帥爲酋案張敏傳言偷盜酋長數人則中國自名部長爲酋也酋者釋酒

酒官則曰大酋合月人君以名何也生民之嗜欲始於飽煖卒於駘盪其形性以式法授酒材

而得火齊者其始不過數人民歸之若嬰兒之求乳於母則始以材藪登爲侯王印度之言

阿修羅者譯言無酒一曰非天謂其釀酒不成而不爲天帝也蘇摩者亦祀以爲天王中外

之民嗜欲同而皆相崇以君長高位曰尊醢盡其材曰壽法典曰彝皆酒器也長子嗣位以

爲不喪七鬯士大夫推其長者而曰祭酒故知酒儲於府君親度齊之作其民則以禮饗醑

以是流恩君之養民不過一國及周公明大命於妹邦而設酒幾則康叔始得以一人統治

三都故邶鄘衛者以三政府而戴一主詩諡言康叔子孫稱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案君子孫兼并則三國不必同風同風即不必分爲三國邶取十邑其詩猶祇稱邶可徵也

近世所謂雙立君主者也方伯連率則聯邦已大者謂之兼霸之壤小者謂之仇諸侯管子

乙漢因其義大者謂之倫侯小者謂之限諸侯史記秦始皇本紀有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後漢書鄧禹傳注引漢官儀曰下土小

國侯以肺腑親公王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爲限諸侯唐仁罰曰賈子制不定篇特類其尚幼偷猥之數也倫侯即倫猥即限諸侯今案詩正月傳仇仇小也是亦猥瑣之意故作諸侯猥諸侯同義

方伯以賜弓矢專征仇諸侯皆不得擅發今德意志聯邦內政自治於國而兵符乘於中央其類例也

聯州者校以二事則比於聯邦中國宜設布政司以專方面如明制其餘諸曹各以僉事貳

司按察司以法官特立於左下有推官徧於諸縣廢道府以縣令承布政司或并諸小縣爲一區尊令秩至正五品縣有鄉官各任其文學法律之士縣附司者稱府主府者稱守其秩祿權藉如令凡守令皆自諸吏次轉任用於司而見於君名在開府一司之事有法者如律令無法者咨於議會而廢與之一縣如司故經事者上比事卒起者自尊自政府及司以至府縣守其分職無相奸也司所部者革故以從山水形勢夫內政者欲其地無華離軍事者欲其毋以山水爲甌脫而相譁諉乃者以督撫主兵不并包江河不可得令軍民之事異守故海陸諸鎮其區域與司異形司以牧民而地得就其條列有舍地治不以版籍正民而欲庶政無姦欺隱匿者王史之所未聞

消極第五十五

危書五十五

章炳麟曰吾言變革布新法皆爲後王立制而慮或闕入於清年清年與進而從新不如還而守舊凡政日益謂之積極凡政日損謂之消極消極不足以立事而事立矣非審去就識王化根原者都不信也夫清作僞政以媚大邦亦有新軍陵轢主人近歲培克之盡賂醫之彰診館之侈蚩賤所發憤也而頗修飾緣績妄作名譽旣惠臧吏又使漢權益衰夫憇漢人

知不可以鎮撫恐富彊則權去故言變政而無實行然鄰國者以詐相構因其用詐而施保
扞此以民亡而政府存故假權於胡種使積慮以布法者百亡僞布亦亡言談者寧無佗語
而頌說變革不去於輔頰如何其自忘邪且古之行李所以宣情解謫及蜀主與魏文帝治
戎不絕猶有雙鉤之好素紙之命御覽三百五十四引魏文帝答劉備書曰獲素紙之命兼美之既佗既備其充匿皆填府藏者固已無數矣案文帝與王朗書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巴蜀之鉤則良鉤出蜀此爲得蜀後所贈可知其臣許靖與王朗諸葛亮與陳羣鹽齏糧藥
之事皆通問訊交於竟外不以其貳心也今威刑放失雖適同盟且與爲市有以鬻牛之味
但歌之聲握手之愛同車之寵投命者矣又其甚者金錢交錯關節伏匿而無狀權利銷鑠
而不章唯政府亦陰從與之然拙者猶不免躡墮暴死及夫府中外司怙其權藉與爲姦以
持祿則終甘寢而使國鬻矣故不如絕交通商者本以兩利廢筭利鈍則視其材巧也今令
連山之冶千里之渠制於佗人得恣其煊封而已願爲從者又令駟僮得轉漕於海外歲一
二百萬石穰歲秬稻石則八千中江以北民有凝土以食者矣有土曰觀音泥者凶年可以救飢今安慶雖穰亦食之空中
滅以傳商期絀無盈九域所不有也故不如閉關處四戰之地兵以禦外不欲重孰何其民
滿州旣與漢人殊種曾國藩者渴於富貴以造鴟鼻破鏡之逆謀旣徂大戾始效泰西船械

以自封輓世講武往往就德軍符號督撫才者率有四五千人今警察又建矣然不務堅利調良者不以禦外以禦其民給也民勝者位號亡外勝者位號存孰也故不如偃兵夫舍此三事而蠹者猶豕矣其詔旨情僞無問炳炳必期於遏絕漢民違今十年百執事之守舊者與其士民多能仰屋梁而道之夫三事既不可鋪刻廢弛而國家復與比姦此如頭瘍不可破矣佗新政之可破者會在未行卽有情僞端緒建言者當議而罷之而今通達長者方欲匡違致新埤增前事又益後端立憲地治何其嚙嚙也今有造酢母者投以百味苦者亦酸芳甘者亦酸彼清政府猶酢母矣利政入之從化而害害抵之不除空舉利者以妄投穢豈不晦於彼己而昧得失之數邪夫將率鄙夫襍以辯人曳曳奏事以長其淫僻塞其變更朝士之責也求識豪士爲之購利器視道徑示以法度使不儕於盜竊游學之責也今西邊羣盜已衝從矣雖自處於汙下不識條法觀古之戎首皆起自攻剽而亟更易渠率以得聖王誠人智以更事生故羣盜覆而望其繼者可也且發難莫窘於作始攻略城保恣取金穀雖異國亦有爲滿弱漢者矣稍持續之及於得師有法地跨數道而清名實借惡卽與新者爲盟會之國耳積極之政於是倣載以輔後王法家通人良工異材旣定而尊用也

朱棣曰以清室醜聲彰聞猶能羈執誼士芟夷傑俠而四鄰不以為咎者誠新法翼之爲其刻飾也

案各國政府遇清誠有括張弛未擬以是非爲衡也然賓旅之操正論襍報之平枉直本不與政府同流鄉令諭言日出政府亦恥於持護亂君也今賓旅所論襍報所陳徒曰中國不自振厲而已其於羈執誼士芟夷傑俠則未有一言彈射者或且嘉其

果斷非僞作新法以飾耳目庸足致是莊周二田氏盜齊與其聖智之法盜之故有盜賊之名而處堯舜之安及夫龍逢斬比干剖袁弘施子胥靡皆聖法假人之效也然校計新法得失而遣

學處其中流傳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唯學者亦自重其能干祿故不冝爲害不冝爲利

尊史第五十六

僊書五十六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者是非先也謂之陳人

莊子寓言篇語自唐而降諸爲史者大氏陳人邪紀傳汜濫書志則不能言物始苟務編綴而無所

於期赴何者中夏之典貴其記事而文明史不詳故其實難理韓非曰先王之言有所爲

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

外備說左

非通於物化知萬物之皆出於幾小

大無章則弗能爲文明史蓋左丘明成春秋內外傳又有世本以爲胙翼近之矣世本者不

畫以春秋其言竟黃頊將上攀尙書下儕周典廣春秋於八代者也裸而不越轉一機以持

縷爲之於此成文於彼此其爲有經緯本末而徵耆艾者哉

生民之紀必貞於一統。然後妖妄塞地，天絕。故世本帝繫氏姓之錄，實於中候、苗興、無訾、程計數矣。夫整齊世繫，分北宗望，成而觀之，無魂特察諸子所說，與箸於楚辭、山海經者，後先凌襍，派別撓亂。然後知此其爲繩架也。山海經記盼桑等十一姓，或出神聖之後，而入夷狄，宜足爲世本增益舊聞。其他胄繫名號，棼繆難理矣。及以世本爲權度，而亦灼然昭徹。帝俊一名也。帝俊生中容，則高陽也。帝俊生帝鴻，則少典也。帝俊生黑齒姜姓，則神農也。帝俊妻娥皇，則虞舜也。帝俊生季釐，后稷則高辛也。及言帝俊竹林與妃羲和常羲者，其名實尙不可知。老童之子寔曰吳回，斯祝融矣。今言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託生炎居，炎居三世而至祝融，驩兜放於崇山，與伯鯨比肩，今言鯨妻士敬，士敬二世而至驩頭，微世本之爲繩架，眩者亦衆矣。今繩架已具，與之博觀於疑事，而新知又可得也。古者王伯顯人之號，或仍世循用，不乃撫取先民，與今歐羅巴人亡異，是故商帝稱湯，其後亳王亦曰湯也。史記秦本紀及集解索隱嬴氏祖曰秦仲，則二世亦號秦中。郊祀志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余謂秦中卽秦仲秦世稱仲猶仍世稱叔趙世稱孟也傳說帝鴻氏有不才子，謂之渾敦。西山經言渾敦實爲帝江。江者鴻之省借。此則孫仍祖號。山海經旣自箸其律，凡仍世循用者，視此矣。世本稱巫咸堯臣也，以鴻術爲帝堯之醫。御覽七百二十一引而書序言伊陟贊

於巫咸。其後鄭有神巫曰季咸與列禦寇同時。莊子應帝王又巫咸禱者。莊子天運不知何世人也。夏后啓者禹之子。承父之道者也。禹濟江黃龍負舟禹仰視曰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其後鄒有公子亦曰夏后啓與白圭言生不足以使之死。不足以禁之。並見呂氏春秋知分羿殺鑿齒。在魯堯之代。其後有竊則有夷羿墮巢子曰幽厲之時。奚祿山壞。天賜玉棊於羿。遂以殘其身。以此爲福而禍。御覽八百五引卽周時復有羿也。秦之孫陽字伯樂。察晉語言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則郵無正。韋解伯樂無正字卽晉末復有伯樂也。是數名也。一曰明天道。一曰達性命。一曰善射。一曰工御。而同術者復茵席重薦之。固知其樂相慕用。故采以自號矣。若則漢祖之治法服使。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與向栩弟子有顏淵子貢。季路。丹有之輩。古今一量。曷足怪乎。凡撫取先民者。視此矣。用是數者。知山海經所記名不一。主號不一。臣傳說者。或傳合之。卽大紵盤。不緣於繩墨。自世本取中以齊量。則請張變眩。皆輻湊於一極。視其書不踰殞行表上。及夫貫穿中外。騁驟古近。其微言寧不在札牒之表者乎。又曰左氏以內傳爲紀年。外傳爲國別。此與紀傳異流而同用。世本非表。故其志也。後之史獨魏收能志官氏。願埴述錄索虜而已。其佗族史未有能爲中夏考迹者也。歐陽修宰相世系表甄綜華胄於單門寒庶則闕焉斯門地之籀錄非氏族之典章也

故劉子玄討論書志嘗發憤於斯。其言曰自劉曹受命雖璜為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華夷從夏於是中朝江左南北扼殺華壤邊民虜漢相殘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濤其開高門素族非復一家即正州曹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矜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案甄別華夷之說自金元至今尤為切要氏族作志非以品定清濁乃以區分種類斯固非流俗所能知也

後來作者有述斯篇其以補遷固之闕遺焉述帝繫氏姓二篇

仲尼作春秋而取於周室者百二十國寶書公羊卷一疏案國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辭具有其文是也寶書劑以百二十國也何故侯國之祝宗卜史皆自天子賜之本左定四年傳雖楚則

有周大史左哀六年傳惟晉董氏亦以辛有之二子出於成周左昭十五年傳春官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

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其史百二十人蓋乘昭而出分趨於邦國以書善敗歸而臧諸冊府

所謂周大史也此猶三監本非侯國陪臣然其國綴以作史御史所不至者其書不登故寶書之數視其員矣然皆記

述國政下不通於地齊萌俗下通者此謂之行管子曰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

利害也山權小行人以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名從其官然則世本居篇自此作夫古者有分

士無分民曩令民皆州處至於老死不相往來按版而識姓籍籍而辨族百姓與能則大司

徒與行人不勞也北壤世同賓萌世異而民始不鈞壹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

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自騁衍言裨海獨能道其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遷徙變革蓋闕如也及夫同在九土時有動靜函其舊風因其新俗襍綵以成種性則延陵季子之觀樂見微而知清濁朱贛因之以爲條別其說秦地上道車轡四載小戎之篇而下道漢世新徙田昭屈景諸家五方襍厝風俗不純其說韓地先舉潁川南陽本夏舊國其俗朴鄙後述秦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則始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而難制御可謂昭識本末者矣夫國風者見異風居篇者見異居自居篇而後惟貨殖列傳輿地理志夫斯學旣喪故殖民之地以逋逃罪人棄之以戎狄斥遠之述居篇

洋洋乎九功之歌以利用厚生者豈不大哉故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先民有作有所作也

毛詩商頌故訓傳訓方以正歲觀新物而考工記三代異上進化有形其後史官乃不爲工藝作志

君子以爲鍾律量衡之設官律歷志述劉子駿說述銅律則云職在大樂述樂量則云職在大倉述權衡則云職在大行是也陶匠梓輿之相變史通彼

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榘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榘子長所書魯始爲榘其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筭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案此雖非專指工藝而萌俗尙器必有取先亦考工之意

也一切可以比類成籍此作志者所宜更始乎今是世繫之書則以奠昭穆麗派別勿錄其

彙物章典獨世本有作篇所道者不封於姬氏奔軼泰古上窮無始矣此其義何也以爲古

者烝民始生。未有形政。人人異義。父子兄弟離散。不能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墨子尚同上篇語作力劇而

器用。匿民所歌。噓不怨王者。然盡大東北山之輩也。今文武既王。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

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上觀作者。皆弗知其權輿。故作篇者。所以統紀是也。其言曰。牟夷作矢。揮作弓。一器相倚。依以行。而作之者二人。故郭璞眩之。

見海內經少暉生般般是始爲弓矢注

余讀胡非子曰。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尋聞

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疏文志墨家有胡非子三篇御覽三百四十七引此條以此知古

之初作弓者。以土丸注發。古之初作矢者。以徒手縱送。兩者不合。器終不利。此所謂隱匿良

道。不以相教。繇民不知羣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故尋合之。而械用成矣。惠

施有言。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晞望。呂氏春秋不屈三者亡。一

城不可就。作篇明大上之弗能善羣。故其說若躡蹕。踣不情。萌俗則亡。所遁於其表。自弓矢而

外。猶有數事。古者椎輪作篇曰。奚仲作車。海內經曰。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

木爲車。此則作車者。且非一人也。周人上輿。而其工聚。輪人爲轂。輻牙。輿人爲軫。輅人爲轅。

各致其疏然後成大路始即爲輿者或以人昇爲輪者或以臂輓爾相土作乘馬韓哀作御
韓哀亦作寒哀蓋古有其數物咸具而後駕被備也胡曹作衣黃帝作旃冕御覽六百八十六引宋均注通帛爲旃案旃當爲端

人非七國之韓哀侯也之借猶端蒙御覽六百八十六引宋均注通帛爲旃案旃當爲端不則作履屣始即衣者或魁頭冕者或徒跣三物咸具而後采章備也堯使禹作

宮高元作室高元作室乃呂氏春秋勿始即爲宮者直有垣墉及高元乃備其棟宇繇作城郭視

融作市伯夷作井五物咸具而後居處邑里備也容成作歷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羲和

占日常儀占月輿區占星氣冷綸造律呂大荒西經下地是生噫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海內經后土生噫噫噫生歲十有二案大荒南經羲和生十日大

荒西經常羲生月十有二皆占日月者則此生歲十二即占歲者呂氏春秋勿躬云后益作占歲益即噫一聲之轉非伯益也始即占日者弗能定朔望占月者弗能

步分至占星者弗能測景作算者弗能偃禦四物咸具而後天官調歷備也故輓近視以爲

一器一事者皆數者相待以成古者或不能給其相待而匱乏已甚雖一人之巧什伯於一

無益繇是揖其民力相更爲師苟史官之無作篇而孰以知合羣所自始乎抑吾聞之耕稼

始於神農犁鑄用矣今日啓繇作系柎鸞車造於有虞和鈴具矣世本已言黃帝臣胙作服牛是則黃帝時已有牛車至鸞車則始於

氏今日奚仲始作車皮弁通於三王綦會陳矣今日魯昭公作弁墳簾掌於笙師陶竹鳴矣

今日蘇成公作簾暴新公作墳鼓延者始爲鐘者也海內經今日垂作鐘帝俊生晏龍晏龍者

為琴瑟者也。引同今日伏羲作琴神農作瑟淫梁生番禺舜仲之父番禺者始為舟者也。引同今日

共鼓貨狄作舟。初學記二十五引云黃帝者始穿井者也。御覽一百八十九引周書今日伯夷作井且左氏為

襄公傳自箸季武子之有鹽書而今曰魯昭公作鹽小雅之言髮曲局而歸沐沐者生有顛

頂則知之晉豎有言沐則心覆亦其自記也而今曰秦穆公作沐繫豈激而秦遠宕而失後

者邪夫古器純樸後制麗則故有名物大同形范改良者一矣。若古自有篋漢世仲亦作篋京房乃備五音也禮極而禘

樂極而崩遺器墜失光復舊物者二也。若前漢衮冕已亡明帝始作此既冠帶彼猶毛薪則其閉門創造眇

與佗會者三矣。泰古關梁不通故合宮衛室黃唐柄備及古公遷岐猶陶穴未有家室此見質文變革遠及千年禹域一隅自為胡越今時牀几由來久矣而席地之儀猶在日本古之九州亦若神州東國

進化異時諒無多怪者也三者非始作然皆可以作者稱之左氏於開物成務之世特為錯互或舉其始或

揚其中或述其季所以見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呂氏春秋察今語倍堯之時混吾之美

在下興時化者莫善於侈靡也。管子修靡篇語然則天子為國圖具樹物以視天材異同民用因革

赤刀夷玉兗戈和弓胤之舞衣垂之竹矢襍陳於路寢者非直以是觀美其用則與今世博

物院等故亦素臣作書之志也世儒或憲言二世以明進化察公羊所說則據亂升平大平

於一代而已矣禮俗革變械器遷譌誠弗能於一代盡之。公羊三統指三代三世指一代三統文質迭變如連環也三世自亂進平如發鐵也二者

本異安人注至於淮南書曰周政至道也殷政善注善施教未夏政行注行尚行政未必善善政未必至也注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釋稱訓其齊文從道器自形以上下道之行至器亦從之注繇夏而往愈行可知也繇周而降愈至可知也獨其殊方絕域或後或先以有行至則不可知如左氏作篇之學乃足以遠監宙合存雄獨照不言金火之相革而文化進退已明昭矣斯亦所謂貫穿中外騁驟古近而微言見於札牒之表者也述作篇

徵七略第五十七

楯書五十七

藝文志稱成帝時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數術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此則別錄先成七略後述之明文也然歆傳言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其後卒業則山海經之錄亦署名秀向時雖未纂七略其與任宏尹咸李柱國分職校書業有萌芽故隋志已稱七略別錄隋經籍志史部簿錄篇有七略別錄二十卷署劉向撰又有七略七卷署劉歆撰此非二書蓋除去錄錄奏上之文即專稱七略耳固知世業聯事儕於公羊五世之傳談遷彪固二世之史舉一事以徵作者孰因孰革無以質言矣略者封診之正名傳曰天子經略所以標別羣書之際其名實着然御覽引劉氏書或

云劉向別傳或云七略別傳今觀諸子敘錄皆撮舉壽里事狀其體與老韓孟荀儒林諸傳

相類蓋淮南王安爲離騷傳大史公嘗直舉其文以傳屈原在古有徵班孟堅離騷序引淮南離騷傳文與屈原列傳正同

知斯傳非大史自撰也而輒近爲學案者往往效之兼得傳稱有以也其書領錄羣籍鴻細畢備推迹愈

疏上傳六典異種以明班次重見以箚官職天府之守生生之具出入以度百世而不惑矣獨

蕭何之九章見刑志叔孫通之禮器制度王官所守布在九區及秦氏圖籍高祖以知地形阨

塞戶口多少彊弱者皆闕不箚律歷志所述和聲審度嘉量權衡職之大樂內官大倉大行

者今在歷誼十八家以否無文可知及夫大尊桂酒徵於元帝時大宰丞李元之記見禮樂志晉灼

注引此則官宿其業業舉其簿今於劉略亦俄空焉蓋其大者國之典章刊劔一字罪至殊死

固不待校其細者蘧豆之事佐史之職官別爲書與周時贊大行相似萊而輒也亦不暇校

讎繕寫是以不箚於錄也然自班氏爲十志多本子駿其法式具在及隋遂有舊事儀注刑

法地理諸目皆自子駿啓之鄭君有言教者開發頭角而弗洞達則受之者其思深非子駿

孰與知此乎始班氏爲藝文志剛要備篇南宋至今奏錄旣不可覩而佚者往往見於佗書

歷城馬國翰綜輯其文繇省不韞時有奪漏余嘗樂史官秘文之學竊省春秋孫卿以爲亂

術解蔽篇注亂裸也。法言亦云左氏品藻重衆庶曰品說文襍采曰藻玉藻注劉氏比輯百家方物斯志其

善制割綦文理之史也亦以餘暇慮綴佚文用父子同業不可割異故仍題七畧別錄或引

向或引款或引七畧別錄或引劉向七畧或引劉歆別錄既糅雜不可分析亦不更施標識凡藝文志所錄書目及其子注非班氏省出新入其辭

皆劉氏舊文與管晏列荀山海經說苑諸書鈹錄具在者雖佗書徵引皆不疏錄獨取韋昭

顏籀所引與佚文當舉書目以起本者始一二泛書之自省崑瑣多有闕畧過而存之竊比

於我五原大守所輯如別

哀焚書第五十八

卮書五十八

章炳麟讀違礙書籍目錄書凡二冊首列上諭條款後誠書目曰烏虜昔五胡金元宰割中夏其毒滔天至於逆

順之分然否之辨未敢去故籍以騰姦言也自滿州乾隆三十九年既開四庫館下詔求書

命有觸忌諱者毀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撫海成獻應毀禁書八千餘通傳旨褒美督佗省摧

燒益急自爾獻媚者蠶起初下詔時切齒於明季野史諺曰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開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

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其後四庫館議雖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繆尤甚者一切

擬毀及明隆慶以後諸將相獻臣所箸奏議文錄若高拱邊張居正大岳申時行繪屏簡牘葉向高

四夷考選編若霞草查霞餘草高攀龍高子鄒元標鄒忠介楊漣楊忠烈左光斗左忠繆昌期從野堂船

若霞續草若霞奏草查霞尺牘孫承宗孫高倪元璐倪文正盧象昇宜雲姚希孟清閩全集沈澗集

廷弼按遠疏奏書牘孫承宗孫高倪元璐倪文正盧象昇宜雲孫傳庭省罪姚希孟清閩全集沈澗集

魏集中有建夷澄寧授官始末一篇馬世奇澄寧居集諸家絲表寸札靡不難燕雖茅元儀武備志不免於火武備志今存者

故馳之耳厥在晚明當弘光隆武則袁燭六神黃道周廣百將金聲金大當永曆及魯王監國則錢

肅樂吟張冥堂寓農國維撫吳煌言北征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孫氏則夏峰集顧氏則亭林集

日知錄黃氏則行朝錄南疆文定及諸文士侯魏北彭所纂述皆以詆觸見責其後紀昀

等作提要孫顧諸家稍復入錄或曰朱邵數君子實左右之然隆慶以後至於晚明將相獻

臣所箸靡有子遺矣其佗遺聞軼事皆前代逋臣所錄非得於口耳傳述而被焚毀者不可

勝數也繇是觀之夷德之戾雖五胡金元抑猶有可以末滅者邪大史公曰秦旣得意燒諸

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乾隆焚書無慮二千種畸重記事而奏議文獻次之其陰鷲

不後於秦矣今夫血氣心知之類惟人能合羣羣之大者在建國家辨種族其條列所繫曰

言語風俗歷史三者喪一其萌不植俄羅斯滅波蘭而易其言語突厥滅東羅馬而變其風

俗滿州滅支那而毀其歷史自歷史毀明之遺緒滿州之穢德後世不聞斯非以遏吾民之

發憤自立且剗絕其由藉邪自是以後掌故之守五史之錄崇其諛佞獎賊虐美專以駕言誑耀使莫能罪狀己以階革命偉哉夫帝王南面之術固驚於秦哉且乾隆之世僞復明孝安等三帝年號於前代諛士方贈諡樹表揚厲而不厭及一夕焚其書不曰狂吠則曰悖逆何一人之言而前後駁異如是也夫愚臣僚之攜貳則褻遺忠以炫之懼漢族之懷舊則毀故書以窒之二者相違而皆以愚民惟民也卒受其愚哀哉昔者秦始皇帝功德瑕釁粲然在中夏其法式詒於後嗣焚史隱惡至今而彌甚攘除胡貉數世而不行及授胡貉以柄使烝報殺略者得善自隱諱以爲臧身之固雖秦亦不意是也烏庠長國家者不務子孫萬世之計而肆忿情於一眊方是時則誠滿志矣數世而衰而斧柯之伐其則不遠中西紀事海國圖志之屬嘗指斥歐人歐人亦欲以嚴令督毀之至於庚子撻伐之詔且躬自燔除以奄其咎悲夫昔人箸書皆異代見焚今斧宸圖籍之未喪而先不能保其詔令乎

哀清史第五十九

廌書五十九

烏庠自黃帝以逮明氏爲史二十有二矣除去復重舊書舊五代史二種自是以後史其將斬乎何者唐氏以上史官得職若吳兢徐堅之屬奮筆而無撓辭宋明雖衰朝野私載猶不勝編牒故後史

得囚之以見得失。作者雖有優絀，其實錄十猶四五也。自清室滑夏君臣以監誦爲務，當康熙時，戴名世以記載前事誅夷矣。雖正興詩獄，乾隆毀故籍，爛誦之禁，外寬其名而內實文深。士益媮媮莫敢記述時事，以觸羅網。後雖有良史將無所徵信。悲夫！天子之將崩，便房題湊璠璣玉匣之屬，宿成於考工，無所吝諱。雖諱亦不得不豫。今清室之覆亡，知不遠矣。史於亡國亦大行之具，不於存時宿儲時之人死而有隨之齎送，以贈襁者，國死而齎送亦絕。可不哀邪！大凡紀傳財成於史館，直載其事，願不詳其所因緣，私傳碑狀，雖具道委曲，大氏諛誣也。且貞信以嬰戮，則國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則草野不譏。朱紫玉石，貿然殺矣。清室始滑夏崇拜浮屠，以獎其姦，烝報尊親，以盈其欲。故世祖大行，暗忽之事，吳偉業詩彰之，而張煌言爲滿洲宮詞，箸文皇后之婚睿王。張著水奇零草有滿洲宮詞云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此當時事證然皆家人事。米鹽瑣細，不箸於傳史，無損史之枉撓。曰聖祖至仁也，滇都淪喪，天保既定，而明之宗室誅夷殘破，不記於史。官仁和宋氏者，自言明裔，康熙世懼接戮，改氏曰宋鳳皇。朱氏者，自言明裔，清初逃之鎮寧山中，戒子姓不出山，亦足以見其戕虐。三憲懣毒無道，視蒙古之遇宋裔絕矣。且延恩之封，不建於六十一年，而待世宗明明裔彫零破覆盡也。高宗者，威謀若神，善御將帥。

每用兵諸將必稟承廟筭違者輒敗以成事診之福康安柴大紀之獄功罪易知猶亂於名實若萬里之外何薛瑩漢紀有言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違失無不折傷意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御覽九十引瑩吳人與韋昭同時田文鏡之隋覈天下稱其酷吏趙申喬者以清方被主知善爲句稽布政有績及其發南山集以誅名世餘蠶被於方苞諸良鉗語醜正傷志士之心清世以文字成獄者自此始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其惡超躍於文鏡矣比迹彭鵬聲爲惠吏國史無譏而草野亦莫之譏也乃者宋之徐爰諳識朝章大禮儀注非爰不定其學業精博終身亦未有大過也徒以豫參顧問能得人主微旨旣善傳會又飾以典文遂與阮佃夫等同列於恩幸傳今之徐乾學高士奇非爰之亞佐邪國史無譏而草野亦莫之譏也錢謙益與馮銓其貳心一也一思明一忘明則惡名歸於思明者肅順與奕訢其輔主一也一骨鯁一夸齷則美名歸於夸齷者且李穉孫嘉淦若遽受大辟則百歲不雪矣訥親張廣泗誠得滅死費貸前事而復用之其褻頌載涂又可知也夫國史謔於人主首施俛仰無奈之何而私箸者復逐游麴以爲褒寧如之何其明枉直也又遼左舊臣起自草昧而傳者輒加文飾推其學術多仿佛雜聞斯與甃收牛弘之記索

虜何異。史通浮詞篇云如魏書稱登國以爲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暉述道武結婚潘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齊言無隄何其厚顏又魏說橋云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而弘鏡周言文雅若此勳遊經典多依史漢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辯類蘇張賈生鼓鵲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案世儒載滿洲事蹟多有類此不獨學似經國而已至於淫穢之迹墨賊之狀故老相傳十口不殊而不箸於竹素者尙將千萬易世以後其事湮淪矣欲求信傳蓋其難哉書志者受成於官書者也前世上下非甚隔越所施法令惟禮樂等秩縣其文具而民不率行其佗每下一令雖有崑滯大氏見諸施行矣故苟有練習制度者上觀法式下覽計簿無必清問下民而優於作志蔡邕之十意是也其後有空文不行者私錄具在猶可句校自清室布政不綜名實筐篋猥積而細民弗知期會迫亟而吏有餘裕奏記文牘是非貞僞成於賂賂兵制刑法不勝其弊至食貨益羨羨無可稽法令之所需官司之所內農商之所輸數各乖異曩者獨有鹽漕河三政詆謾泰甚俊民黨言以陳其弊大吏下問始播揚之更制新法令又四五十年矣惟河北流少事鹽漕之政隱疵伏癘又參半於昔者下無良書則不得彰聞也又官書稱民數四萬萬比伍而闕必無四萬萬矣稱釐金歲二千萬買人所賦必再倍二千萬矣昔康熙中祀名爲家給人足諛者直者靈同無異辭獨唐甄生其時則曰清興五十餘年四海之內日益困窮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覩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

農民凍餒豐年如凶良賈行於都市列肆焜耀冠服華靡入其家室朝則函無煙寒則蜩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徧滿海內潛書存言篇 繇此言之寬假之令免賦之詔皆未施行也衆諛之言仰戴仁帝以爲聖明雖直者猶傾之惟甄發其覆蒙然尙不能詳其時粟布泉幣械用盈絀之大齊後史無所依據以爲實錄食貨之條又有萬此者當何所取酌以爲國典邪若乃清之禮樂胡漢雜用其發端多鄙倍深自諱匿至於今堂子之神怪達賴之尊禮名實緣起不可得而詳也兼是數者雖欲爲志而風俗蕃變之故政事棼理之迹文之與實一切相繆寧得不讞短乎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當清氏御世也豈不欲褒揚其祖考滂沛令聞荼香無窮故示之意旨使杜塞其嫻詢者終然清議寢息而浮虛之頌徂於宇宙及其弄臣酷吏配享在下相引以爲華語每聽厭雖有實美誠僞不辨一切無以自別孰與縱民之譁嚙恣其載筆令美惡偕管異時紀傳書志得所因襲其惡誠蒙譎讓於後其美者人亦樂談而不厭以校今茲孰修孰短也夫癡夷者惡燧鏡偃曲者惡綆繩將奄其咎必憎其表事之理矣卒使一家之史赫焉以斬遺美往惡黯黤而同盡亦無筭也哉或曰西方哲人之史種別爲書若漢之十志與儒林貨殖諸傳述其委悉皆可令各爲一通與往者二十

二家異其義法。今作史者方欲變更。雖斬焉無憂也。抑吾未聞事蹟不具而徒變更義法者。夫近事聞其省。不聞其勅。故騁而上。襄以造中國通史。

附中國通史略例

中國秦漢以降。史籍繚矣。紀傳表志。肇於史遷。編年。建於荀悅。紀事。本末。作於袁樞。皆具體之記述。非抽象之原論。杜馬綴列。典章闡置。方類是近。分析法矣。君卿評議。簡短。貴與持論。鄙倍。二子優絀。誠巧。歷所不能計。然於演繹法。皆未盡也。衡陽之聖讀通鑑。宋史而造論。最爲雅馴。其法亦近。演繹乃其文。辯反覆。而辭無組織。譬諸織女。終日七襄。不成報章也。若至社會政法。盛衰蕃變之所原。斯人闇焉不昭矣。王錢諸彥。昧其本幹。攻其條末。豈無識大。猶媿賢者。今修中國通史。約之百卷。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鉤汲胥沈。以振墨守之惑。庶幾異夫策鏗計簿。相斫書之爲者矣。

西方作史。多分時代。中國則惟書志爲貴。分析事類。不以時代封畫。二者亦互爲經緯也。彪蒙之用。斯在揚摧大端。令知古今。進化之軌而已。故分時者。適於學校教科。至乃研精條列。各爲科目。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進退。皆可以比較得之。此分類者。爲成學討論作。

也亦猶志方輿者或主郡國則山水因以附見其所起訖無必致詳或主山川記一山必盡其脈帶述一水必窮其出入是寧能以郡國封陔矣昔漁仲蠡牘用意猶在諸略今亦循其義法改命曰典蓋華嶠之故名也

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紛紜非制度所能阨然其繫於社會興廢國力彊弱非眇末也會稽章氏謂後人作史當兼采尙書體例金縢顧命就一事以詳始卒機仲之紀事本末可謂冥合自然亦大執所趨不得不爾也故復略舉人事論叢十篇命之曰記

西方言社會學者有靜社會學動社會學二種靜以臧往動以知來通史亦然有典則人文略備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厲士氣令人觀感不能無待紀傳今爲考紀別錄數篇非有關於政法學術種族風教四端者雖明若文景賢若房魏暴若胡亥姦若林甫一切不得入錄獨列帝王師相二表而已昔承祚作益部耆舊傳臚舉蜀才不遺小大及爲蜀志則列傳亡幾蓋史職所重不在褒譏苟以知來爲職志則如是足也

案大史公引禹本紀楊子雲作

蜀王本紀皆帝者之上儀也然漢疏文志儒家有高祖傳十三篇孝文傳十一篇而劉縯聖賢本紀亦列子產見於文選王文憲集序注所引是知紀傳本無定稱今亦聊法舊名取孟堅考紀子政別錄以爲識別云爾

列表五篇。首以帝王以省考紀。復表師相以省別錄。儒林文苑悉數難盡。其襲述大端。已見於文言學術二典。斯亦無待作傳。故復列文儒表。畧爲第次。從其統系而已。方輿古今沿革。必爲作典。則餘文難理。職官亦爾。孟堅百官公卿止於列表。一代尙然。況古今變革。可勝書邪。故於帝王表後。卽次方輿職官二表。合後師相文儒爲表凡五云。

史職範圍。今昔各異。以是史體變遷。亦各殊狀。上世瞽史巫祝。事守相近。保章靈臺。亦官聯也。故作史必詳神話。降及遷固。斯道無改。魏晉以來。神話絕少。律歷五行。特沿襲舊名。不欲變革。其義則旣與遷固絕異。然上比前哲。精采躋躔。其高下相距。則遠是繇。一爲文儒。一爲專職。爾所謂史學進化者。非謂其霸清鑿翳而已。旣能破。亦將能立。後世經說古義。旣失其真。凡百典常。莫知所始。徒欲屏絕神話。而無新理以敷徹之。宜矣。其庸末茸陋也。要其素知經術者。則作史爲猶愈。允南古史。昔傳過於子長。今不可見。顏孔隋書。亦遷固以後之惇史。君卿通典。事覈辭練。絕異於貴與之儉陋者。故以數子皆知經訓也。近世如趙翼輩之治史。多鄙言弗能鉤深致遠。繇其所得素淺爾。惜夫身通六藝之士。滯於禮卑而乏智崇之用。方之古人。亦猶倚相射父而已。必以古經說爲客體。新思想爲主觀。庶幾無媿於作者。

今日治史不專賴域中典籍凡皇古異聞種界實蹟見於洪積石層足以補舊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時一二稱道之雖謂之古史無過也亦有草昧初啓東西同狀文化既進黃白殊形必將比較同異然後優劣自明原委始見是雖希臘羅馬印度西膜諸史不得謂無與域中矣若夫心理社會宗教各論發明天則悉人所同於作史尤爲要領道家者流出於史官莊周韓非其非古之良史邪

設局修史始自唐代繇宋逮明監修分纂汗漫無紀明史雖秉成季野較宋元爲少愈亦集合數傳以成一史云爾發言盈廷所見各異雖有殊識無繇獨箸孟德斯鳩所謂古事談話者實近史之良箴矣今修通史旨在獨裁則詳畧自異欲知其所未詳舊史具在未妨參考昔春秋作而百國寶書崩尙書刪而三墳穆傳軼固緣古無雕版傳書不易亦繇儒者黨同就簡致其流亡然子駿七畧尙書家猶錄周書周官而外周法周政亦且徇見儒家固非謂素王剛定以後自餘古籍悉比於吐果棄藥也通史之作所以審端徑隧淺導神思其佗人事浩穰樂胥好博之士所欲知者何旣舊史具體自不厭其剽覽苟謂新錄旣成舊文可廢斯則拘虛篤時之見也已

中國通史目錄

- 表 帝王表 方輿表 職官表 師相表 文儒表
典 種族典 民宅典 浚築典 工藝典 食貨典 文言典 宗教典 學術典
禮俗典 章服典 法令典 武備典
記 周服記 秦帝記 南冑記 唐藩記 黨錮記 革命記 陸交記 海交記
胡寇記 光復記
考紀 秦始皇考紀 漢武帝考紀 王莽考紀 宋武帝考紀 唐太宗考紀 元大
祖考紀 明太祖考紀 清三帝考紀 洪秀全考紀
別錄 管商蕭葛別錄 李斯別錄 董公孫張別錄 崔蘇王別錄 孔老墨韓別錄
許二魏湯李別錄 顧黃王顏別錄 蓋傅曾別錄 王猛別錄 辛張金別錄 鄭張
別錄 多爾袞別錄 張鄂別錄 曾李別錄 楊顏錢別錄 孔李別錄 康有爲別
錄 游俠別錄 貨殖別錄 刺客別錄 會黨別錄 逸民別錄 方技別錄 醜人
別錄 敍錄

襍志第六十

趙書六十一

管仲鏤簋朱紘而有三歸之家仲尼曰微斯人吾其被髮左衽矣盜嫂如叔術猶有爲之煩
浣者吾觀近世李光地之事何其反也成功之奉明朔自擬以英和謂敵索虜而人亦島夷
之降隸如施琅光地因其逋逃以爲大用卒踏鄭氏明之衣冠正朔自是斬也其伐高矣全
紹衣願責之以奪情背交與寄報之戮功名在壺鑑而以三疵成罪豈不瑣哉嗟乎使後世
之稱光地者果無以異於管仲叔術也則紹衣之責之誠過矣

宋紹興三十二年辛棄疾以耿京之命率中原義兵歸宋是時棄疾年二十三其生在金世
曰踐其土食其毛倒雕戈之矜以反創之其諸寄食無所以從於叛者歟抑與旃裘居其義
固異於恆也世或傳棄疾與黨懷英筮得卦異象以是定南北之仕噫枯骨朽著其神靈不
逾人矣必有神靈天弗助逆也其受命也如響

曾國藩者譽之則爲聖相濼之則爲元凶要其天資亟功名善變人也始在翰林豔舉聲律
書法以歆諸弟稍游諸公名卿閒而慕聲譽沾沾以文辭蔽道真金陵之舉功成於歷試亦
有羣率張其羽翮非深樞極舉而措之爲事業也所志不過封徹侯圖紫光旣振旅未嘗

建言持國家安危誠篤於清室之宗稷者邪方諸唐世王鐸鄭畋之倫世傳曾國藩生時其大父夢蛟龍繞柱故終身癰疥如蛇蚶其徵也凡有成勳長譽者流俗必傳之神怪唐人謂鄭畋之生妊於死母見唐尉遲偓中朝故事其誇誣蓋相似死三十年其孫廣鈞曰吾祖民賊悲夫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後唐明宗夜祝天曰臣本蕃人豈足以臨天下烏虜載其立德賢於菟裘其違務光不遠惜乎未聞五始之義也喪有無後無無主族姓皆絕則里尹主之易稱羣龍無首其血玄黃自素王之興吾以知諸夏之無是患也王者代替而孔不代喪當其無君則褒成之胄爲里尹雖有戎狄以盜我九鼎誠無若芟主何明宗弗知而黏鄴於天其未聞道者歟雖然苟志於仁無惡也尙得推賢不失其序夫

聞女主羣盜十國八貝勒未聞曠年無君也元定宗沒而委裘三年未有壓紐之主元史定宗紀三年成中春三月帝崩於統錫雅爾之地下書己酉年庚戌年系之曰定宗崩後議所立未決當是時已三歲無君其行事之詳簡策失書無從考也是時中原之黎庶則誰隸乎苟曰元百年有君二年暨無之民猶隸元也烏虜諸夏之有君四千年矣二百年暨無君民猶隸諸

夏矣

儒阮於驪山而伏生叔孫生獨脫及秦之廢通履漢朝焉其違於守節歟當其前則有夏大史終古與受之臣摯矣踵是則有陸元朗孔冲遠矣夫以身衛禮樂儒術不卹其汙此誠非溝瀆之小諒所能跂也及身弗能衛幸猶有虜敏逸民以守善道而世又蹙之則弗卹其汙以衛是人如馮道錢謙益者亦盡瘁矣哉不然革命之際收良以填溝壑而天地之紀絕矣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也盈耳哉

孰使以焚如之子受輦帶者魏大子問曰君父皆篤疾適有一丸將誰救邴原勃然曰父也參是子之於父視其君孰重非特上視也下視且然是故王莽殺其子宇逢萌聞之歎曰三綱絕矣彼因心之痛發於死亡而齋咨涕洟以道之其哀厲如是知其絕者乃不絕也自孫復胡安國以至今重所主抑所生使申胥隱軫而稽紹之徒重得志其絕乎則誠絕矣

別錄甲第六十一

楊顏
鏡

卮書六十一

章炳麟曰逃空虛者聞足音而悲故箕子過殷虛則流雅聲魏武帝觀關東荒梗而賦千里無雞鳴易代小變猶慄慄不忍視况挈圻甸而傳之異族者乎薦紳在朝無權藉或有簪位遭易姓則逐流而徙其間雖俛仰異趣然睠懷故國情不自挫悲憤發於文辭者故所在而

有至如重器授受。適在同胤無益損於中。夏豪髮然卒不能持其怨慕。此亦情之至也。楊雄字子雲。成都人也。少好學。不爲章句。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不修廉隅。以微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願嘗好辭賦。作反離騷。甘泉河東羽獵長楊諸篇。仕漢成哀間。直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而雄方草大立位。不過黃門郎。郎官散秩。千人無印綬。非命吏也。侍郎比四百石。秩不逮大縣丞。尉漢穀至賤。此卽與今之舉貢入館從事者何異。百官公卿表。郎與期門羽林皆屬光祿勳。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期門掌執兵。送從比郎無員。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羽林掌送從。次期門。初名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是郎位之賤下等騎士也。故去就新。故不爲攜貳。及王莽代漢。爲新帝。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嘗爲劇秦美新。以獻外。示符命。內實以亡秦相風切。是時莽置義和雄。爲法言。以義和擬重黎。卒藉巫步。以明其讎僞。究觀莽變法反古。當世百姓不堪。命然卒爲光武。明章導師。所以盪亡秦之毒螫者。至後漢始效。雄識短時。有非議。然其本徒在漢新革命。故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明。其命胙方半。將中興復舊物。且亟稱兩龔之絜。而自比於蜀莊沈冥。愀夫其辭之志。微樵頽也。雄以天鳳五年卒。有相人桓譚者。字君山。與雄友善。仕新爲掌樂大夫。光武時爲議郎。至六安郡丞。是時

新室舊臣爭詆竊故主務極醜惡而譚爲新論上之世祖猶稱莽曰王翁初高祖令故楚臣名項籍時有鄭君者獨不奉詔籍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如譚可以亞矣其行事若反楊雄要之同在禹域則各爲其主無傷也若元時闕本黃昇鄭玉趙弘毅之倫以文學食祿或絕意仕進不受徵幣及明師舉徽州至入京誅胡元天下昭蘇而方牽帥婦稚繫組自殞此則所謂悖德遁天以訓則逆者邪

顏之推字介臨沂人也博覽書史善爲文辭好飲酒不修邊幅事梁元帝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周師破江陵入弘農爲李遠掌書記之推志不欲事仇國遇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洩仕齊累官黃門侍郎周師侵齊陷晉陽後主輕騎走到鄴計困甚之推以陳氏因國於梁神州舊族與故主無以異自元帝殞命江左益衰今因執便得北齊爲附庸外有淮岱梁宋之蔽庶幾得自存立乃因宦者鄧長顓進奔陳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爲左右道青徐赴陳後主內之丞相高阿那肱弗欲遂罷其議齊亡再入周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大子召爲文學以疾卒之推在齊有二子命長曰思魯次曰敏楚示不忘本其家訓有言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

吾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俛而不荅。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女曹爲之。顧炎武聞之。曰。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尙有小宛詩人之意。彼奄然媿於世者。能無媿哉。

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也。仕明及清。再至尙書。初明中世。自李夢陽王世貞務爲詭譎瑰異之辭。以相高。其失模效秦漢而無情實。謙益與艾南英訟言。排拒學者。風靡然。其體取擷。楹謙益爲人。徇名而死。權利江南。故黨人所萃。已以貴官擅文學。爲其渠率。自憲也。鄭成功嘗從受學。旣而舉舟師入南京。皖南諸府皆反正。謙益則和杜甫秋興詩爲凱歌。且言新天子中興。已當席褰待罪。當是時。謂留都光復在俾倪閒。方偃臥待歸命。而成功敗後二年。吳三桂弑末帝於雲南。謙益復和秋興詩以告哀。凡前後所和幾百章。編次爲投筆集。其悲中夏之沈淪。與犬羊之傲擾。未嘗不有餘哀也。康熙三年卒。初明之亡。有合肥龔鼎孳吳偉業皆以降臣善歌詩。時見憤激而偉業辭特深隱。其言近誠。世多謂謙益所賦。特以文墨自刻飾。非其本懷。以人情恩宗國言降臣。陳名夏至大學士。猶拊頂言不當去髮。以此知謙益不盡詭僞矣。是時蕭山毛奇齡當南都傾覆。以布衣參西陵軍事。軍敗走山寺。爲浮屠。永曆六

年人或構之清率亡命爲王士方展側山谷閒卒得脫乃徧游齊楚梁宋鄭衛作續哀江南賦萬餘言過禹州寓故懷慶王邸作白雲樓歌事侵尋聞於順天怨家欲陷之亡去匿土室康熙時禁網解奇齡竟以制科得檢討吳世璠死爲平滇頌以獻君子惜其少壯苦節有古烈士風而晚節不終媚於蕩襲全祖望藉學術以謹詞之其言持有爲發也自是以後士大夫爭以獻諛爲能事神聖之號溢於私家記錄然猶有戴名世呂葆中查嗣庭汪景祺胡中漢等雖仕滿洲爲侍從筆語及詩時時有所彈射名世推明末帝爲英主意至泥款其佗或爲失職怨望而作然觀其所詆譏猶明於種類之大齊者自乾隆中年以後士益趨嬰颯風絕矣

章炳麟曰楊雄寧靖懷舊謙益雖在染其迷猶復之推仇周而親陳知中國昵於梁室江左士人之知類尙矣哉墨子曰買鬻易也消盡蕩也經說上同族迭王謂之易異族入主謂

之蕩蕩與易孰悲宜戶知之然今學者言攘斥滿洲或徒以具莫蛻化清道光時有仁和龔橙人傳館試正大光明殿賦忘其韵橙曰吾知之長林豐草禽獸居之此其狂而時中者邪後以漢文授巴夏禮爲謀主圓明院之火橙單騎先士卒入取玉石寶器以出及清率氣西

師陷蘇松。斷沃氏下游。橙與有力焉。世皆多其奇氣。觀其出入歐滿。一彼一此。坎墜以求。逞者於中夏。何有近世歸安。錢恂。十應。卿試不中式。怨懟以隨。使得知府常言均之異族。寧事歐洲。不事清。以其政法猶調整。故此其言近正。而卒偏盤。將藉名於憤激。以趣執利者哉。且所爲攘除異族者。爲同種自主也。政法固次之。均之異族。則政法昏明。何擇重政而褻種。故自昔有右沙陀左後梁者。

別錄乙第六十二

許二魏
湯李

脗書六十二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也。少遭金元之亂。嘗避地過河陽。當暑渴甚。眾爭啖道旁黎蔭。樹自若。曰。世亂黎無主。吾心其無主邪。亂少定。游河雒。閒從柳城姚樞。得宋二程朱熹書。遂居蘇門。徧求禮樂。星歷兵刑食貨水利諸典。而敢爲大言。以道自何。凡喪祭昏嫁。必以禮倡。鄉人學者浸盛。元世祖忽必烈。王秦召爲京兆提學。既踐位。授太子大師。改國子祭酒。至元二年。上疏言。前代北方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佗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書奏。忽必烈嘉內之。六年。與大常卿徐世隆。定朝儀。與大保劉秉忠。

左丞張文謙定官制七年授中書左丞八年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十三年以故官領大史院事十八年卒諡文正衡在朝二十餘歲進不恆一代度制畧出其議奏事亦數以古義責難然還輒毀其草故其言多秘不聞元將伐宋衡請修德以懷遠無繆武弗聽及死道令以浮屠服斂世以比漢荀爽弗能阻九錫而仰藥也

魏象樞字環極蔚州人清順治三年進士以刑科給事中轉處諸科八年廉勁敢言事大學士陳名夏得罪言官坐不先事糾發六科長皆被議象樞降補詹事主簿稍遷光祿丞十六年氣養歸家居討論性命天道之說遭母憂喪葬號爲遵迹古禮康熙初徵授御史兼選順天府尹會吳三桂以湘蜀滇黔拒命欲割地稱帝號仁帝玄擘問象樞象樞曰堯禹之師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木謀徹藩者明珠米思翰今執糜爛當誅二臣以讞諸藩不省後以刑部尙書終於家康熙二十五年也諡敏果譚獻曰三桂雖亂臣然本漢種漢種有分地則王土幸無全制於滿洲故象樞假爲闕語以譖上蓋漢董卓議大發卒討山東義兵鄭泰曰政在德不在衆也劉表僭竊郊祀天地孔融以爲宜且隱忍以崇國防和光同垢與象樞而三不然者滇府之師非甚稚愚不求其擾而狎也

魏裔介字石生柏鄉人自清順治三年成進士十一歲至左都御史又二歲加大子大保當是時明師數入討裔介上言今劉文秀復起於川南孫可望竊據於貴竹李定國伺隙於粵西張名振流氛於海島連年征討尙逋天誅爲目前進取計蜀爲滇黔門戶蜀旣守而滇黔之虜蹙故蜀不可不先取粵西稍翦桂林之役未大創必圖再犯以牽湖南之師宜令藩鎮更番迭出相機戰守此三方者攻瑕先粵西潰則滇黔亦瓦解若海上當嚴斥倭修戰艦諸路合剿弗使事久變生其後諸道進兵卒如裔介所規竟以亡明雲南定裔介言滇黔川楚閒不以滿兵鎮守恐戎寇生心荊襄天下腹心宜擇大將領滿洲兵數千常駐其地無事則控扼形勢以銷奸萌有事應援據水陸之勝議雖不行其爲滿洲謀宰割漢人可謂社稷臣矣康熙元年轉吏部尙書三年授保和殿大學士二十五年卒諡文毅裔介先後所建白於滿漢閒時有詘申控縱其歸皆以便滿洲政府爲子孫帝王萬世計性槩辟善應事先龜象樞得志其骨鯁弗如然猶箸聖學知統錄論性書希賢錄數種自以爲得性命之情云湯斌字孔伯睢州人母趙明季罵流賊死斌少避亂衢州清順治九年成進士出爲滄關道徙嶺北道方鄭成功經畧長江而粵都山有明舊將李玉庭戲下萬人陽詣斌約降成功已

圍南京遣諜抵贛州斌獲諜斬之策玉庭且中變卽移兵守南安玉庭果至擊走之分兵要其歸路卒斬玉庭尋氣病歸斌既有吏才而知取與之術欲託方聞大儒以自華聞孫奇逢講學夏峰往從受業十年又嘗與黃宗羲問對則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山水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然本意欲以此養高出而緣飾吏事故終身無自得特工爲剽取調和朱陸閒以自文而流俗遂相扇爲大儒稍稍忘其拒義師戰功矣康熙時以制科授侍講寮遷江南巡撫斌故善節儉及在官惟素帳一采野薺和豆羹而食之聞子市雞怒筮其僕雖公孫弘御布被脫粟飯不能絕也亦以此爲佞臣明珠王鴻緒所中卒皆無恙頃之以禮部尙書輔皇太子嘗奏對仁帝玄擘前面設出口平生未嘗欺罔人至此玄擘聞之而不罪也但曰理學誠爲貴今貴謾邪然斌取者吏事撫江南請蠲明萬曆時所加餉及免蘇松賦數十萬兩又言國有大慶或水旱形兒不肖者反急徵以待復除必豫免次年田租然後民不可欺免租先一歲頒諭自此始其在江關聽訟無留獄環治五十里待質者不齎宿糧嘗出遇雨止宿大樹下民藩其樹識之故所在有聲此其所長也康熙二十六年改工部尙書以度材卒於通州諡文正道光時遂從祀孔子廟庭矣湯斌循吏也參養忘舊惟所任使

章炳麟曰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孫卿是言有味哉烏庠孔子已失諸宰予世傳與田常作亂孫黃於湯斌亦少弛矣

李光地字晉卿安谿人治漳浦黃道周之術善占卦會康熙朝尊朱學故以朱學名其習業因時轉移聞時貴律歷卽爲章筭幾何貴訓詁卽稍稍理故書貴文言幽眇也卽皮傳周易與中庸篇爲無端崖之辭然惟箚術爲迎明卒以是傳會得人主意稱爲名相康熙九年成進士三歲以編修乞假歸耿精忠據福建與鄭經竝遣人招之皆不至會編修陳夢麟爲精忠迫脅常託病支吾以其形剋院塞密示光地光地遣使閒道入京以蠟丸上封事仁帝立擘下其疏會康親王傑書已自衢州陷仙霞關進陷建寧延平精忠降授光地侍讀學士鄭經將劉國軒擊拔海澄漳平同安惠安諸縣進逼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光地使其叔父日烺將鄉兵百餘度石珠嶺支木橋以濟而別令其弟光埏光堪以鄉兵千度白鶴嶺迎巡撫吳興祚軍於永春師至泉州大破國軒軍遷翰林學士是時閩率有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將軍都統以下各開莫府所將皆禁旅傳食於民時係纍丁壯役作之劫畧婦女無筭閩民驅而北者數萬皆光地贊師力也頃之鄭經卒子克塽幼弱諸將內爭胡漢皆以

臺灣風波險惡無主用兵者而光地適至京師力言亟取毋貽患且薦降臣施琅可用狀立
擘內其言二十二年卒下臺灣自是明氏子孫與奉中國年歷冠帶者無遺育矣光地既以
智謀絕中國由稱功高蒙殊遇而陳夢露方以降賊坐斬光地微白之得不死夢露以光地
欲攘己功故不素白僕書令己下獄發憤作書絕交天下稱光地賣友自光地在朝君臣相
顧驩甚索官至文淵閣大學士玄曄通八線諸術又好閩學而光地能料量讎對故玄曄命
錄札記進御又時時令參訂朱熹書常曰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光地若也光地雖
厚顏以大儒自襮然文深弗能如魏湯吐言或絕鄙倍其爲榕邨語錄曰周程張邵不得朱
子慮不若是烜赫至今學者傳以爲笑以楊名時李紱陳鵬年蔡世遠惠士奇何焯皆用名
德爾雅爲光地識拔故死後稱譽得無衰然惟何焯醉心於光地其他皆能識之光地少無
行後嘗督順天學政遭母憂有旨奪情光地請給假九月治喪給事中彭鵬者亦福建人劾
光地忘親貪位且自陳雅素知其姦僞狀又好色嘗盜良家子全祖望志之五十六年卒諡
文貞

章炳麟曰莊周有言儒以詩禮發冢自宋人言道學

宋人本稱道學其後分言理學取後復分心學道學本該心理修身倫理三科其名較二者爲合近

世通言理 明儒述之宋明諸儒多迂介明末王學亦多披倡 而清儒多權譎元清惟衡象樞尙慘

恒思反本自裔介而下思不義以覆宗國其公山不擾所恥也唯行己亦仍世益庫裔介恃

齊給而斌詐諛飾儉至於光地外淫何宋明諸儒行誼之修而今若是沾薄也夫孫卿死而

儒術絕自明季五君之喪謂孫奇逢王夫之黃宗羲元李頤也 道學亦亡矣

解辮髮第六十三

龜書六十三

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簪尾尾者其今滿洲之辮髮乎漢書

終軍傳解編髮削左衽師古曰編讀曰辮斯其來遠矣支那總髮之俗四千年亡變更滿洲

入始翫其四周交髮於項下及鬢髻一二故老以爲大辱或視髮簪桑門衣以終通典樂六天

絲布幘頭巾白線縹紫綾袴緋轆二入辮髮朝霞袈裟若今之僧衣也行纏碧履鞋據此是天竺亦有辮髮其言

若今僧衣者祇指朝霞袈裟耳又今印度人皆幘頭而不辮髮然則舞時偶一用之平日則否故樂工仍不辮髮也 蓋

冠簪高琴之飾既不可復則寧盡毀之以章吾志其情隱矣其後習夷俗久鬢髮垂鬘以爲

當然亡所怪嗚日本人至始大笑悼之歐羅巴諸國來互市者復蚩鄙百端擬以猥豚舊恥

復振然士人多要幸儻石之祿猶前卻持兩可未盡芟夷也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一年秋七

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時滿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橫挑疆鄰戮使畧賈四維交攻憤東胡之

無狀漢族之不得職隕涕洟洟曰余年已立而猶被戎狄之服不違咫尺弗能翦除余之罪也。蔣薦紳束髮以復近古日既不給衣又不可得於是曰昔祁班孫釋纒立皆以明氏遺老斷髮以歿春秋穀梁傳曰吳祝髮漢書嚴助傳曰越劓髮晉灼曰劓張揖以爲古聽字也余故吳越閭民去之亦猶行古之道也會執友以歐羅巴衣笠至乃急斷髮易服歐羅巴者在漢則近大秦與天毒同概其衣雖迂小方袷直下猶近古之端衣惟吾左輔之日本亦效法焉服之蓋與箸桑門衣無異趣云傳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繇是萌芽令佗日得端委以治周禮固余之志也昔者小雅詩人閔宗周危亂發憤而作始之以流水之朝宗於海而終之以邦人諸友誰無父母烏庠余惟支那四百兆人而振厥是恥者億不盈一欽念哉

櫃書校勘表

誤 教 敷 敷 斷 泰 句 篆 符 形 頌 引 岳 映

版 字 亞 例 數

頁 八 八 二 壹 二 壹 二 六 五 三 五 六 五 七 五 八 八 四 二 七 三 一 七 三 一 七 三

參 行 三 行

行 八 三 一 貳 一 壹 二 壹 九 〇 八 一 〇 六 參 一 四

字 四 貳 六 貳 三 六 貳 一 七 三 〇 三 〇 六 二 〇 二 〇 四 三 三

字 一 四 夾 注 三 壹 貳 六 貳 參 又 貳 貳 夾 注 七 三 〇 六 二 〇 三 二 〇 夾 注 六 夾 注 四

芙蓉和二千七百四十五年夏四月出版
芙蓉和二千七百四十七年秋九月再版



著 者 章 炳 麟

印 刷 者 田 所 定 吉

大日本東京牛久區神樂町二丁目二番地

印 刷 所 翔 鸞 社 井 上 印 刷 工 場

大日本東京牛久區神樂町二丁目二番地

6

1899